

評註  
經史百家雜鈔

譚澤闓署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6878B



流利暢達  
聲亦鏗鏘

南周且之儔。爲皆有譽。古憲字邪。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鍾。晉景公鍾也。國語昔秦國親止杜同其勳。于景鍾。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賸腹。誦詠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緒植原。穰穰。何足以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備。修死罪死罪。見

薛綜與諸葛恪書

是孫權時以恪爲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討山越恪不交鋒候其殺祿既熟輒縱兵攻之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不收平且屯居略無所入于是山民

飢窮出降權嘉之遣尙書僕射薛綜勞軍綜先不愴書曰

山越種族名古百越之遺居今浙東皖南之山中故名山恃阻不賓。歷卅。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鏑。刀刃也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奸。旣掃兇慝。又充軍用。黎蔭音蔭苗也。稂莠音郎。化爲善草。魍魎音魍。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詩小雅執訊獲醜傳醜辭也疏謂其有知訓可與之爲言辭。易嘉折首。易離卦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周之方三。詩采芣。召虎周宣王詩。人討淮夷有功。漢之衛霍。衛青霍去病。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勳超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 卷十四 書讀一

前世主上歡然。遙用歎息。感四牡詩小雅篇名所以勞使臣也之遺典。思飲古者戰勝而歸飲于廟曰飲至之舊章。故遣中

臺謂尙書時稱尙書為中臺近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

### 高崧爲會稽王昱與桓溫書

晉穆帝時桓溫屢求北伐詔書不聽永和七年溫拜表極行率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昌松爲會稽王昱草書

喻以禍福

寇難宜平。時曾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算。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比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頃所以深用爲疑。惟在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音遂啗音遂猶音遂沓音遂相音遂對音遂語音遂背音遂則音遂相音遂憎音遂逐音遂也音遂沓音遂想音遂足音遂下音遂亦音遂少音遂聞音遂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此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詩宗子維城所以內愧於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當先思甯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

情詞既畢  
直抒胸臆  
不爲六朝  
釘鐵案  
之習所染  
宜乎王伯  
厚謂其有  
廊廟材也

### 王羲之與會稽王牋

晉穆帝永和八年殷浩謀再舉攻秦  
羲之遺浩書又與會稽王昱書止之

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願智力  
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  
自非聖人。外甯必有內憂。今外不甯。內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  
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  
擬議乎。夫廟算謂帝王之謀略也。古人出師定計於祖廟故云。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  
而卽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况今轉運供繼。西輸  
許指許昌今河南洛陽今河南洛陽縣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  
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謀畫也。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敵不已。  
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  
舒養譬之琴瑟不調。其者必解而更張之。令殷浩苟羨。時浩也。壽春羨鎮下邳。遠據合肥。今安徽合縣。廣陵。今江蘇江都縣。許昌譙郡。即淮城今安徽亳縣。時姚萇屯此。

梁西晉梁國今河南商邱等縣彭城在江蘇徐州府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

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尙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況廟大臣未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遊。將不止林藪而已。以前爲曹公作書與孫權願殿下暨與暨同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

### 王羲之遺殷浩書

時殷浩伐秦使安西將軍謝尚等攻許昌敗績浩退屯壽春復謀再舉羲之遠書止之

知安西見題註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理也如此。天下寒心。固已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

王伯厚曰  
南豐記王  
右軍墨池  
云愛人之

魯雖一能  
不以愚  
謂右軍所  
長不止輸  
墨其動股  
治內外協  
和然後為  
家可安其  
止浩北伐  
謂力爭武  
功作非所  
當其遺謝  
萬書隨事  
行藏與士  
卒同甘苦  
謝安虛  
談職務浮  
文妨要非  
當世所宜  
言論風旨  
可著廟廊  
江左第一  
流也不可  
以醫掩其

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  
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切可論。一事可記。忠  
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  
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  
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凡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  
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  
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  
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  
延羣賢。與之分任。尙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  
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  
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古。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  
罔知所厝。也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窮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夷三族也漢書商之刑耳。恐

勝廣陳勝吳廣之憂。無復日矣。

### 王羲之報殷浩書

辭氣質素  
兀傲不羣

吾素自無廟廊志。直當也王丞相王時果決也欲內納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尙矣。不於足

下參政而方進退。言不于此時方定進退之志俟兒婚女嫁。便懷向子平。名東漢朝歌人隱居不仕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與北法禽膠游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

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公羊傳天王出居于鄭王者無外也此所益

殊不同居護軍。時授護軍將軍不拜也。漢末使太傅馬日音禪密音低孫音低獻音低帝音低至太僕。慰撫關東。若不以吾

輕微。無所爲疑。宜及冬初以行。吾惟恭以俟命。

### 王羲之與尙書僕射謝安書

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同耳耳。此一郡謂會稽郡時魏之爲會稽內史久以同



清聖祖云  
纘之構詠  
風流雅興  
逸致乃能  
留心實政  
不顧尚清  
慮真中流  
砥柱矣

蹈東海矣。今申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也。重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

當歲終考其殿。去聲。最者為最下者為殿。與最者為最上等差也。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謂廷尉。三縣不舉二千石必

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切。愛。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州之佐吏亦謂之州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

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紀綱

郡之屬官輕用輕便言辦事快捷也。在五曹。都縣掾屬曰專如。今之分科辦事也。主者洩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

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為法不一。牽

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

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縣名今屬浙江會稽道。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

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以凋

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猶言就道也。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

伍課捕。課捕不禽。同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

亡絕滅。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怠。而無益實事。

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又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質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爲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

### 王羲之誠謝萬書

謝萬晉謝安弟穆帝時爲豫州刺史羲之遺書誠之萬在位矜豪傲物但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果敗

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

### 王羲之與吏部郎謝萬書

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污身穢迹。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

鑲詞塚句  
明極雅尙

此篇風韻  
特妙遠無  
匹

天賜。遠天不祥。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敷布草木。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

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德殊。遠遠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謙。戒以輕薄。庶令舉

策數馬。彷彿萬石。漢石齋與其四子皆官二千石號萬石君其次子變帝時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

安石。晉謝安字東游山海。竝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曠。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勸譙。雖不能與言

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耶。常依陸賈。漢楚人有五男

子各二百金。為生。賈嘗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千人。令甘男給人馬。食極欲十日而更見漢書。班嗣。漢扶風人家。賜書。足于財好古之士楊王孫。漢武

人學黃老。術業千金。厚自奉養生無所不至。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矣。

盧諶贈劉琨書附詩一首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死罪死罪。諶稟性短弱。當世罕任。用也因其自然。用安靜退。在木闕不材

之資。處雁乏善鳴之分。見卷一莊。收也。異蘧子。論語蘧伯玉邦無道則可免而懷之。愚昧甯生。語。代子匠者時眇。不

免驥司賓。賓。言在木闕不材故者時眇。有雁乏善鳴故不免驥賓。嘗自思惟。因緣運會。得蒙接事。自奉清塵。於今五稔。謨明

之效不著。

尚書允迪厥德讓。彌諧。

候人之譏以彰。序候人刺近小人也。

大雅含弘。量範山藪。

左傳川澤訥汗山藪藏疾。

加以待接彌

優。款眷逾昵。與

戰國

運籌之謀。廟讞私之歡。綢繆之旨。有同骨肉。其為知己。古人罔喻。昔聶政

戰國

殉嚴遂之願。荆軻戰國衛人為燕太子丹入。意氣之間。靡

慕燕丹之。雖

微達節。

左傳聖節。

謂之可庶。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懷思也。故委身之日。夷險已之。

已猶決也。事與願

違。當忝

事先為劉從中事後去段匹碑。駕故曰外役。

役。遂去左右。收迹府朝。蓋本同末異。楊朱與哀。始素終玄。

墨翟垂涕。

淮南子見練絲而泣。為其可以南。以黑。

分乖之際。咸可歎慨。致感之途。或迫乎茲。亦奚

必臨路而後長號。祝絲而後歔

賦哉。是以仰惟先情。

先謂諱父志。

俯覽今遇。今謂現也。感存念亡。觸物眷

戀。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矣。況言有不得至於盡意。

書有不得至於盡言邪。不勝猥慙。猥衆也。謹貢詩一篇。抑不足。揄揚弘美。亦以摠其所抱而

已。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錫以咳唾之音。慰其遠離之意。則所謂成池

黃帝樂。

酬於北里。史記尉使師滯

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

夜光報於魚目。諶之願也。非所敢望也。諶死罪死罪。

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

夜光報於魚目。諶之願也。非所敢望也。諶死罪死罪。

濬哲維

皇謂帝。

紹熙。有晉。振厥龜維。光闡遠韻。有來斯雍。至止伊順。三台摛。四岳增

峻伊陟殺大戊時賢相佐商。山甫仲山甫也周宣王臣翼周。弘濟艱難。對揚對答王休。苟非苟誠異德。曠世同流。

加其忠貞。宜其徽猷。伊謐陋宗。昔邁嘉惠。申以婚姻。著以累世。義等休戚。好同與廢。孰云

匪諧。如樂之契。王室喪師。私門播遷。望公歸之。視險忽艱。茲願不遂。中路阻顛。謂謫父為劉榮所害也

仰悲无意。俯思身愆。大鈞載運。良辰遂往。瞻彼日月。迅過俯仰。感今惟昔。口存心想。借曰

如昨。忽為疇曩。疇曩伊何。逝者彌疏。温温恭人。慎終如初。覽彼遺音。諫父之遺言也恤此窮孤。諫自

譬彼樛音鳩木。蔓葛以敷。妙哉蔓葛。得託樛木。葉不雲布。華不星燭。承倅下和。周詩楚人嘗得璞玉于荆山之

中獻質非荆璞。眷同尤通良。左下郵無恤御簡子注郵無恤王良也用乏驥驥。音錄承亦既篤。眷亦既親。飾獎鷲狼。

也凡方駕駿音。弼諧見上謨助注。靡成。良謀莫陳。無覬狐狐趙道。有與五臣。春晉驪姬之亂晉公子重耳出亡從者狐偃趙衰顛

魏武子司空季平按此二句言謫之事劉氏不敢望狐趙之立大功而有志與彼臣俱履危厄五臣奚與。契闊勤苦也百罹。身經險阻。足蹈幽遐。義由

恩深。分隨昵。加綢繆委心。自同匪他。詩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昔在暇日。妙尋通理。尤彼尤非意氣。使是

節士。情以體生。感以情起。越舍罔要。無可要窮達斯已。已止由余史記秦穆公問內史繆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軍

人之書將奈何也片言。秦人是憚。日音禪音低謂金日禪是武帝時人效忠。飛聲有漢。桓桓撫軍。謂段匹禪古賢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 卷十四 洪廣 五九

作冠。來牧幽都。濟厥塗炭。塗炭既濟。寇挫民阜。謬其疲隸。授之朝右。謂別駕上擢任大。下欣

施厚。實祇高明。敢忘所守。相彼反哺。鳥初生時母哺之及長反哺其親尚在翔禽。孰是人斯。而忍斯心。每憑

山海。庶覲高深。遐眺存亡。緬成飛沈。長徽已纓。徽大索也謂已被匹禪所辟猶徽纒之繫于己也逝將徙舉。收跡西踐。

銜哀東顧。曷云塗遼。曾不咫尺。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緜緜女蘿。施于松標。末也稟澤洪幹。幹本

也晞乾陽豐條。根淺難固。莖弱易彫。操彼纖質。承此衝颯。纖質實微。衝颯斯值。誰謂言精。

致。致之言至也在賞意。不見得魚。亦忘厥餌。遺其形骸。寄之深識。先民頤意。潛山隱櫟。仰熙也

丹崖。俯澡綠水。求於和。自附衆美。慷慨遐蹤。有愧高旨。爰造異論。謂琨被謗也肝膽楚

越。見莊子肝膽喻近楚越喻遠惟同大觀。謂琨也萬殊一轍。死生既齊。榮辱奚別。處其玄根。玄道也廓焉空

也。靡結。福為禍始。禍作禍階。天地盈虛。寒暑周迴。夫差史記吳王夫差伐齊敗於陵越王勾踐不

祀。豐在勝齊。句踐史記吳王夫差悉精兵以越敗之夫越王勾踐以甲兵五千人種于會稽作伯。祚自會稽。邈矣達度。唯道是杖。形

有未泰。神無不暢。如川之流。如淵之量。上弘棟隆。易曰棟隆吉棟隆起也下塞民望。

劉琨答盧湛書

附詩一首

現頓首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董仲舒對策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

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未嘗檢括。括法度也。括約束也。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謂阮籍之放曠。怪

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自頃轉張。驚懼之貌。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彫殘。負杖行吟。則

百憂俱至。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為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

暫歡。譬由通猶疾疢爛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得乎。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和氏之璧。見前焉

得獨曜於野。春秋楚郢在今湖北江陵縣。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隋淮南子隋侯珠掌。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

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悵耳。然後知聃周聃周。周莊之為虛誕。嗣宗阮籍字之為妄作也。昔驟驥倚鞞

也。於吳坂。戰國策昔騏驎駕馭車上吳坂。馭姓負轅而不進。遺伯樂仰而鳴之。伯樂知之也。長鳴於良樂。良。晉王。王良無馮驩事。此因伯樂而連言之。知與不知也。百里

奚愚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今君遇之矣。勸之而已。不復劇意於文。二十餘年矣。久廢

則無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稱去聲。稱其意也。送一篇。適足以彰來詩之益美耳。現頓首頓首。

厄運初遭。陽爻在六。謂乾上九也。易乾卦上九亢龍有悔。豈不可久也。乾象棟傾。坤儀舟覆。楛腐糾紛。羣妖競逐。火燎

神州。洪流華域。彼黍離離。彼稷育育。育。長也。哀我皇晉。痛心在目。天地無心。萬物同塗。無心。謂無心愛

實萬物即不仁也。同塗。禍淫莫驗。福善則虛。逆指全邑。逆指劉聰。義無完都。英蕤夏落。毒卉冬敷。如

彼龜玉。命語龜玉首樞藏也。中韞藏也。積毀諸芻狗。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芻狗以芻為狗供祭時之用祭畢則棄之。之談。其最得

乎。咨余軟弱。弗克負荷。愆同豐同。仍彰榮寵。屢加威之。不建禍延。凶播忠隕。於國。孝愆

於家。斯罪之積。如彼山河。斯豐之深。終莫能磨。郁穆舊姻。嫵婉新婚。裏糧攜弱。匍匐星奔。

未輟爾駕。已墮我門。二族偕覆。王隱晉書劉聰逼晉陽令狐元以千餘人為鄉導。琚求殺未至太原太守高暉反。應聰逐琚。琚父母年老為所害。又他法監晉錄劉榮悉害諸父

母三尊。謂其之兄子。孺子之稱。曰謂劉聰劉曜劉榮也。竝根。長慙舊孤。永負冤魂。亭亭孤幹。獨生無伴。絲葉繁縟。柔

條修罕。朝採爾實。夕捋爾竿。竿翠豐壽。謂節長盈壽也。豐祥也。逸珠盈椀。實消我憂。憂急用緩。逝將去

乎。斥虛情。虛而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瘁此秋棘。有鳥翻飛。不遑休息。匪桐不棲。匪

竹不食。永載東羽。高飛也。撫西翼。我之敬之。廢歡輟職。音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

以暢神。之子之往。四美音味文不臻。澄醪覆觴。絲竹生塵。素卷莫啓。幄無談賓。既孤我德。

又闕我鄰。光光段生。謂段匹禪時。諱為段別。駕出幽遷。喬資忠履。信武烈文。昭旌同。弓駢駢。輿馬翹翹。乃

奮長靡。是鬱是鏤。何以贈子。竭心公朝。何以敘懷。引領長謠。



鍾嶸評丘  
遲詩謂點  
綴映媚似  
落花依草  
關此文暮  
春三月數  
句盡信

# 丘遲與陳伯之書

陳伯之受贈陵人武帝時為江州刺史其子駕鄧結恣為奸利帝使代總伯之不受命遂反降魏天監中梁臨川王弘北討使丘遲為書達之伯之得書

復詩  
梁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音的漢書冒頓乃為鳴鏑註鏑箭鏑如今鳴箭而股戰。對穹廬廬帳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于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見前為曹公作書與孫權涉同血於友于。張繡三國魏人初降曹操既而復之操與戰兵敗長子昂弟子俱遇害後復降操封列侯。刺讀如恣插刀也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史漢刑寬也魚刑寬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言。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所乘之車也。建節。奉疆場亦

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覩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甯不哀哉。夫以慕容超晉時南燕

主在位六年為劉裕所敗。劉裕送建康軍斬之。之強。身送東市。姚泓後姚興長子與死晉即帝位劉裕以之淵降裕送建康斬之之盛。而縛西都。故知霜露

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況偽嬖

指後魏世宗宣武帝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離也。酋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街名在漢長安城內漢時諸夷來朝設邸于此

以居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

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絃登陣。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史記趙悼襄王立廉

頗奔魏久之魏王不能用頗思復用于趙吳子之泣西河。呂氏春秋之把治西河王謂晉之魏侯武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數行下人之情也。將軍獨無

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世本舜時西王母獻白環楛矢東來。見答東阿

王夜郎漢西南夷名滇池。湖名在今雲南省城南解辦音請職辨昌海。謂蒲昌海一名鹽澤今新疆羅布淖爾即是蹶角受化。唯北狄指魏也

野心。掘強即備強也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洛汭。

水之隈曲處也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評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四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十目錄

詔令之屬

書甘誓·····	一
書湯誓·····	一
書牧誓·····	二
書呂刑·····	三
書文侯之命·····	七
書費誓·····	八
書秦誓·····	九
左傳王子朝告諸侯之辭·····	一〇
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令·····	一二

漢高帝求賢詔……………一三

漢文帝賜南越王趙佗書……………一四

漢文帝除誹謗法詔……………一五

漢文帝除肉刑詔……………一六

漢文帝增祀無祈詔……………一六

漢文帝民食不足求言詔……………一七

漢文帝遺匈奴書……………一七

漢文帝遺匈奴書……………一八

漢文帝策問賢良文學……………一九

漢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二一

漢景帝議不舉孝廉者罪詔……………二一

漢武帝報李廣詔……………二二

漢武帝封齊王策·····	二二
漢武帝封燕王策·····	二三
漢武帝封廣陵王策·····	二四
漢武帝策問賢良文學·····	二四
漢昭帝賜燕刺王旦璽書·····	二五
漢宣帝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二六
漢元帝議封甘延壽等詔·····	二七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	二七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	二九
王尊敕掾功曹教·····	三二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三三
漢光武帝報臧宮馬武詔·····	三四

班彪擬答北匈奴詔	三五
漢明帝卽位詔	三六
漢明帝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詔	三七
漢明帝辟雍行養老禮詔	三八
漢明帝申明科禁詔	三九
漢明帝塞汴渠詔	四〇
漢章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詔	四一
漢章帝禘祭詔	四一
漢章帝詔三公	四二
漢和帝恤民詔	四三
馬援誡兄子書	四三
鄭玄戒子書	四四

蜀漢後主策丞相諸葛亮詔	四六
諸葛亮與羣下教	四八
陳琳爲袁紹檄豫州	四八
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	五三
魏明帝賜彭城王據璽書	五九
曹植下國中令	六〇
鍾會檄蜀文	六一
孫楚爲石苞與孫皓書	六三
傅亮爲宋公修張良廟教	六六
宋文帝誠江夏王荊州刺史義恭書	六七
陸贄擬奉天改元大赦制	六八
陸贄擬議減鹽價詔	七四

韓愈進士策問十三首	七五
韓愈祭鱷魚文	八〇
歐陰修擬制九篇	八二
曾鞏擬制四篇	八五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十

合肥李鴻章校  
湘鄉曾國藩纂  
桐城後學葉玉麟評

詔令之屬

書甘誓書序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大戰于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乃召六卿。六卿六王曰。嗟。六事。六卿各有事。事故曰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有扈夏同姓之國今

首二句敘其誓之由王曰以下為誓辭

陝西鄜縣是其地史記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某按怠棄三正御非其馬之正二正字均即政字三政天地人御非其馬之政御不順馬之道也正政原通馬氏作正朔解大統繆孔傳

作正馬解亦非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射謂車左古者車戩之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居中主馬之馳驅不攻于

左。汝不恭命。右。謂車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天子親征必載禘廟之祖

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不用命戮于社。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于社主前予則孥汝。子也言戮及妻子也

書湯誓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桐塗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此經皆誓  
辭也甘誓  
於誓首皆  
言其誓意  
記其誓處  
此則惟記  
誓辭

退之遂董  
邵南行用  
二董生勉  
乎哉相呼  
應蕩抑即  
由此文助  
哉夫子夫  
子勛哉句  
中化出

王曰。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也格來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音怡我也小子敢行稱舉也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

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音捨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

不正。亳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桀之虐。所不及。故不知夏氏之罪。而憚伐桀之勞。反謂易不恤亳邑之衆。舍我劉穫之事。而斷正有夏。湯言我亦聞汝衆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命殛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今

汝其曰。夏罪其如台。言夏王之罪其實如我所言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遏止也。言夏王非徒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過絕衆力。使不得事農。又相率爲割剝之

政于此夏邑使不得安居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也。時是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凶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尙輔予

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賜予也爾無不信。朕不食言。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也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

罔有攸所赦。

書牧誓

武王伐紂與紂戰于牧野作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牧野已見前太史公自序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甲子二月四日也。昧爽將明未

明之時也。錢斧也以黃金爲飾。耳王無自用錢之理。左杖以爲儀。耳旄軍中指麾白則只遠旄。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也。曰。逖矣西土之人。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慰勞之也。王曰。嗟我

友邦冢大君。御治也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大夫也。亞次旅衆也。大夫位次于卿而數衆。師氏。亦大夫也。兵守門者。千夫長。百夫長。

鄭康成云  
誓首神  
怒民怨紂  
所以亡也

孔穎達云  
三云夫子  
此勗哉在  
下上最哉

呼其人然  
後勉之下  
乃呼其人  
各與下句  
爲目也

經中屢稱  
王曰蓋呂  
侯以穆王  
命作書也

及庸蜀羌髳音微盧彭濮皆蠻夷戎狄國名人稱爾戈。比音避爾干。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

曰：牝雞無晨無晨鳴。惟家之索也。今商王受紂，惟婦言是用謂姐。昏棄厥肆祀弗答。

昏亂也肆陳也答當也言亂棄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父之考曰王父母弟同母弟也言棄其骨肉不接之以道。乃惟四方之多罪

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武王名，惟

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愆過也戰法布陣然後相向故設此就敵之限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焉言當衆進一心也。夫

子謂將勗哉。不愆于四伐謂擊，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尙桓桓武貌如虎如貔音毗。

如燕如鵙。于商郊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弗迓克奔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以役使用也言如此不殺降人所以使用我西土之義。西土，勗哉夫

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 書呂刑

書疏曰：呂侯爲天子司寇，王子是用呂侯之言訓暢夏禹贖刑之法，呂侯稱王之命，布告天下，史錄其事，作呂刑。

惟呂命。惟呂命與惟說命詔意可先此以見訓刑爲呂侯之言也。耄荒二字發之亦以見贖刑。穆王耄荒所訓耳。王

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度時俗所宜訓作贖。王曰：若順古有訓，蚩尤九黎君長之名，惟始作亂。

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言鴻荒之世。淳厚敦龐。蚩尤渾始開暴亂。之端。驅鳥熏火。延及平民。無不為寇。為賊。鳴義。以鳴張跋。為義。姦宄。奪攘矯虔。姦。詐也。宄。盜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為五虐之刑。自謂得法。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

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音義。鼻。劓。斷耳。去陰。黥。以墨涅。越。於。茲麗施也。刑。并制。罔差有辭。并制無罪之人。對獄有罪者無

辭。無罪者有辭。苗民斷獄。並皆罪之。無差簡。不直辭者言濫及無罪也。民興胥漸。音尖。言三苗之民起。相漸染。皆化為惡。泯泯昏焚。昏。亂也。焚。焚也。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民。田漸染為昏。為亂。無復成信。相與反覆。詛盟而已。虐政作威。衆被戮者

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德。而刑戮發聞。莫非腥穢。皇帝。命伯夷禹稷皋陶皆舜之事。哀於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

民。無世在下。使無世位。在下國。乃命重黎。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命伯夷禹稷皋陶皆舜之事。絕地天通。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格。至也。言

天神無有降地。地祇不至。于天明不杳于羣后之逮在下。羣后及在下之羣臣。明明棗常。棗。輔也。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也。鰥寡無蓋。各得其所。無有掩蓋。皇

帝清問。清。審。詳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有怨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堯又增修其德。以德行威。則民畏之。不敢為非。以德明人人皆勉力自修。使德

明言堯所行賞罰。得其所也。乃命三后。恤功。致憂民之功也。于民。伯夷降典。下禮典。于兵。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

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殷。盛也。殷。盛其民。言禮數備衣食足。士陶作土。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敬

德。穆穆在上。謂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于下。灼彰著。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中正

刑發聞惟腥以上言苗民作五

孔穎達云此經大意言禹稷教民使衣食充足伯夷禮節有不從數者乃以刑威之故先言三君之功乃說用刑之事

配享在下  
以上言典  
舜制刑法

王曰嗟以  
下一段告

政典獄者  
應以苗民  
為戒以伯  
夷為法及  
慎刑乃能  
安甯永久

率又于民。率循又治也。率循也。率循常也。典獄非訖盡也于威。惟訖于富。謂賄賂敬忌。敬其職罔有擇

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大命也配享在下。配享天意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

非汝惟為非汝惟為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時是也。迪道也。言當視是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氏匪察于

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音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

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麗附也。苗民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賊

其辭而遂其辭而遂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格至也。庶幾有

長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由用也。慰安也。日一作曰。今汝無不用安道。自居曰我當勤之哉

戒使必戒使必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天欲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一日所行善之與惡。非為天所

全祿位是為全祿位是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休美也。言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剛柔正直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甯惟永。言若能如此。其乃安王曰。吁。來。有邦有

土。告爾祥刑。善用刑之道也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音非及。當何所謀度。非惟兩造兩謂

遺至。具備。師聽五辭。衆獄官共聽其五辭簡孚。五辭簡核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



敬之哉。官伯族姓。官典獄官也伯諸侯也族同族姓異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當使可德者惟典刑。今天相民。作配

在下。言人君作配在下地。明清于單辭。民之亂。單辭無證之辭也亂治也兩辭兩造之訟辭也言能明察一偏之辭片言折獄其聽于獄之造之訟更無不中矣。罔不中聽。獄

之爾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自營曰私家讀如檀弓君子不慢于家之言無或目營而成家于獄也。獄貨非寶。以獄聚貨不足寶也。惟府辜功。如

怨府之府聚功事。也言為罪事所聚。報以庶尤。尤非也天將報以衆罪也。永畏惟罰。當長畏懼惟為天所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言非天之降罰不中惟人受天命以

生。天則自天罰不極。極中天道罰不中。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干民

之中。嗣孫嗣世子孫也言今往何所監視非用刑成德而能全其所受之中者乎。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

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哲人即所當監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師衆也諸侯受天子良民之善衆當監視于此刑刑也

### 書文侯之命

書序平王錫晉文侯租鬯圭瓊作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

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同姓或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也丕顯者言其德之所成克謹

者言其德之所修昭升數聞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德如此故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爾爾父能左右昭事其君於小大謀猷無敢背違故先王得安在位。嗚呼。閔也。予小子。嗣造。天

此篇首言晉之先烈輔佐文武之功至闕予小子以下追敘遺

犬戎之難  
并嘉文侯  
匡扶之功  
績未則述  
賜資及誥  
命

首段令緒  
戎器次段  
清除道路  
馬牛其風  
一段肅紀  
律

不愆。謂大戎之亂殄資澤于下民。殄絕也。資費用澤。燕澤言絕其實用。澤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戎兵也。純大言西戎犬戎。侵兵傷害我國家禍甚大也。既我

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御事治事之臣也。言我治事之臣無有書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予則罔克。克能也。罔克言無能也。曰：惟祖惟父。

姓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伊惟恤憂也。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安在位。位上父義和。汝克昭乃汝顯祖。汝肇

始刑法文武。用會紹蔡傳云會者合之而使不離紹者繼之而使不絕乃辟。乃汝也。辟君也。平王自謂追孝于前文人。前文人猶言前聖人。前文人猶言前聖人。汝

多修扞我于艱。戰功曰多修。整也。扞衛也。汝功修整能扞衛我之艱難。言救周討犬戎。若汝子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甯爾邦。用

寶爾租。鬯音一。音酉。黑黍曰租。釀以鬯。草中尊也。諸侯受錫命當以告其始祖。故賜鬯也。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甯。無廢人。簡恤爾郤。簡者簡閱其士。恤者惠恤。其民都者國之都鄙也。用成爾顯德。

書費音誓。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魯侯征之于費。州作費誓。誓費今山東費縣。

公曰：嗟人無譱。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徐戎淮夷並起。寇魯伯禽為方伯。帥諸侯之師以征。歎而救之使無喧譱。欲其靜聽誓命。徂茲者猶云往者云。善敕。

乃甲冑。敵音燭乃干。無敢不弔。音的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數縫完也。縫完其甲冑。勿使斷毀。敵猶繫也。甲

精至也。鍛淬磨。甲冑所以衛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序也。今惟淫舍牯牛馬。淫大也。牯牛馬牢也。大放舍牯牛馬。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於牧也。杜塞。乃攬。



末段令儲  
糗糧築壁

孔安國云  
穰公食鄭  
取敗悔而  
自誓

切音華去聲。斂音檢。又音。乃穿。無敢傷牯。上音牯為牛馬之牢此牯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風佚也

是風馬牛不相及。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馬牛。其風謂因牝牡相逐而放佚遠去也。臣妾逋逃。無敢越逐。謂越壘伍而求逐之祗復之。我商賚汝。有得佚牛馬適臣妾

當敬還復之。我則乃越逐不復。言攘而取之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

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儲備也乃糗糧。無敢不逮。逮及也不逮謂儲糧少不及衆人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外

曰郊。郭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郊。峙。乃楨榦。版築所用之木。題曰楨。當牆兩端者也。旁曰榦。謂在牆兩邊者也。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

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音交。無餘刑非殺者刑之非一。但不用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至於殺爾芻茭。供軍牛馬之用

軍以期會。芻糧為急。故皆罪大刑。

### 書秦誓

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潁還師作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首之為言第一義也將舉古人之言故先發此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

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訖。盡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安於徇。己其責人。無難。惟受責於人。如流水。略無扞格。是惟難哉。穆公悔前日安於自徇而不聽蹇叔

之言。深有味乎古人之語。故舉為誓言之首也。我心之憂。日月逾邁。益行也。若弗云來。日月疾行。如不復云來。言已年老。雖欲改悔。恐不及也。惟古之謀人。老

我皇多有  
之以上悔  
親依人而  
疏老成

之士也謂則曰未就予忌。則以未肯就惟今之謀人。謂新進之士勸姑將以為親。姑樂其順便雖則云

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言前日之過雖已云然我今庶幾謀詢此番波番老貌。良士旅力既愆。我

尚宥之。侂侂壯勇。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猶察察明辨善誦音便平聲言俾君子易

辭。使君子聽其我皇多有之。我遠暇多有之哉昧昧我思之。昧昧而思者深如有一介介獨也大臣斷斷音斷誠

之。猗辭無他技。其心休休焉。易直好其如有容。有所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美聖通其心好

之不啻也。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主有利哉。人之有技。冒蔽障掩蓋之

也。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違背壅塞之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

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杌音杌杌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繫于

### 左傳王子朝告諸侯之辭

王子朝周景王庶子景王崩太子壽早卒國人立王子猛

公告急于晉晉帥師納王子朝奔楚乃遣使告于諸侯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饗文武之功。且為後

前段歷述  
王室有難  
皆賴諸侯  
綏靖之功

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厲王王愆。惡疾也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

望。目境內之名山大川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虢。地名今山西盧縣有虢城即是諸侯釋位。以閒

王政。問倫與也。僞之亂。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是釋位以治王之政事也。宣王。厲王有志而後效官。効授也。致與之義。謂致其官政于王也。至于幽王。宣王

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愆失也。攜王。幽王少子伯也。服襄妣所生。犯也。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謂太子宜白即平王。

遷邲。音邲。首辱地名。左傳成王定鼎于邲。邲鄭其地在今洛陽縣西。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平王六世孫。天不靖周。

生頹。王子頹。惠王庶叔。魯莊公十九年作亂。惠王適鄭。禍心施。音以于叔帶。襄王弟魯。魯公二十四年叔帶作難。襄王處汜。惠襄。襄王惠子。避難。越于去王

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黜去也。晉文殺叔帶。鄭厲殺于頹。是為王室去不端直之人。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

也。在定王。襄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髡。音貴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謂靈王景王。共音恭

職。王室其有間。讀如問前之間。下以開先王向。王位。妖語本指于朝。今于朝以為王猛。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妖語本謂楚今于朝以為晉。按此句以上妖語至

于靈王。以下是子朝演說妖言。至于靈王。定王生而有髡。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靈王克終其世。今王

室亂。單旗。月穆公名旗。劉狄。即劉盆劉文公也。剝亂天下。壹行不若。意專也。若順也。謂先王何常之有。言先王無常也。唯余心所

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同慣瀆鬼神。慢棄刑

此段訴說  
單劉及晉  
侯之咎句  
甚佳

歷舉六國  
倍約之罪  
以掩飾其  
兼并之過  
文極簡潔

法倍同背奸齊盟。遠背奸犯齊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攝持也。謂執持之使不傾危也。贊謂佐助也。思肆其罔極。茲不穀子朝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音旨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召天罰。赦圖救其憂而圖其難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同則擇立長。年鈞同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景王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間錯先王之制亦唯伯仲叔季圖之。

### 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令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猶言往日韓王韓王安納地效呈獻璽。印也。古時尊卑共稱之。請爲藩臣。已而倍同背約。與趙魏合從。同畔秦。故與兵誅之。虜其王。秦始皇十七年內史勝虜韓王置潁川郡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秦郡名。莊襄王三年置治晉陽。即趙之故都。故與兵誅之。得其王。始皇十九年趙殺李王翦滅趙虜其王趙公子嘉悼襄王嫡子。秦虜趙王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爲主。王代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

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漢書鄒陽傳注蘇林曰青陽長沙縣也今湖南長沙

是以西。已而畔約。畔約猶違約也擊我南郡。秦郡今湖北荊州安陸漢陽武昌黃州德安施南諸府及襄陽府之南境皆其地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

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齊王建相計絕秦使。

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音藐眇之身。與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

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 漢高帝求賢詔十一年

辭句簡樸而婉勁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同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周昌下相國。相國鄼。音贊侯音贊。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中丞也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郡守身自往勸為之駕車遣之遣諸相國府。

署行義讀曰年書其行狀儀容年紀也有而弗言覺免覺免發覺而免官也年老癯音隆疲病也病勿遣。

### 漢文帝賜南越王趙佗書

趙佗真定人秦時為南海龍川令二世時據南粵自王高帝初定天下遣陸賈立佗為南粵王高后時佗嘗寇長沙邊文

帝立復使賈往諭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文帝初封代王道里遼遠雍

蔽樸愚未嘗致書言未嘗通使于粵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

以故諄音佩非也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乃取它古他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

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猶彙聞王遣將軍隆

慮侯周禮可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顏師古云佗之昆弟在故鄉者求訪之而兩將軍將兵擊粵者請罷之以賓臨於漢也言親昆弟者計有服屬者也朕

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博陽侯陸灑也親昆弟在真定漢置幽治真定今直隸正定縣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日

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漢郡今湖北荊州府北至襄陽府是其地尤甚雖王之國庸獨

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

起句英偉 高落無 粉飾 真西山云 棄外奉北 藩於代二 語便可感 動鑿夷 以上諫自 代來即帝 位故措 詞約簡 必多殺士 卒數句意 極脆擊沈

結尤峻峭  
且含蓄不  
盡

李剛已云  
漢文諸詔  
令雖似藏  
鋒鏑而其  
氣象實為  
雄渾歷代  
詔令皆不  
能及也

地犬牙相入地形如犬牙交入也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隔也長沙土也。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

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同續服南服領五嶺也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

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也。願與土分棄破共棄故曰分。前

患。終今以來。從今通使至于終久曰終今以來也。通使如故。故使賈陸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

褚音了以綿裝衣曰上中下者綿多寡厚薄之差也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遣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李剛已云。顏師古以鄰國為東。等。非是。此鄰國即漢文自謂善謙詞也。

### 漢文帝除誹謗法詔二年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旃。旃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誹謗之木。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得失。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

也。今法有誹謗。詆司妖高后元年詔除詆言之令。此又有詆言之罪。是曾重復設此條也。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

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音詛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音慢。欺也。初為相約。共行祝詛。後相欺。詛中道而止。無

也。實事。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觸也。又至也。死。朕甚不取。自今

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 漢文帝除肉刑詔十三

年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白虎通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者蒙巾犯者以赭著其衣犯者以墨蒙其鬢犯宮者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以為戮。而

此本孟子是不待教而誅者也之意更深

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黥劓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

入一層說詞旨譎然

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同悌樂易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

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同由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息

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 漢文帝增祀無祈詔十四

年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

此詔前段敘增祀至晉先王遠施不求其

自媿。古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右猶高左猶下也索



報以下言其祈

清聖祖云念切民依務使家給人足而後已語語體惻如見其憂勞之心

後親也。先民復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音喜福也。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同獨美其福。百姓不與音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 漢文帝民食不足求言詔後元年

問者間近也。數年比音暹不登。又以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徒各切田度謂量計之。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謂工商。而害農者蕃。為酒醪麥汁滓酒也。以靡音糜散也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竹仲切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 漢文帝遺匈奴書前六年

真西山云

此書先黃

匈奴遠約

次諭以事

在赦前勿

深諫抑揚

開闔皆有

法焉不遺

之以物又

以其自將

苦兵為辭

非畏而賂

之也即此

可見文帝

御夷狄之

道矣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單于等大之義也匈奴之君長曰單于無恙使係虜火姑淺匈奴使遺朕言云願寢息也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疆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文帝三年匈奴右王入可南地為寇次單于遣漢書說右賢王故答之如此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天子自繡袷音夾衣綺文繪也謂其文所服也繡袷無絮也綺綺文繪也謂其文衣長襦錦袍各一比音避疎避音髮之避音金為一黃金飾具帶腰中一黃金犀毗胡帶之鉤繡十四一錦二十四一赤紵紵謂厚繒之滑澤者綠繒各四十四使中大夫意謁者分肩遺單于

漢文帝遺匈奴書後二年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音疽渠雕渠難當戶且渠一人為二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

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

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怨虐今聞音薛惡民邪惡不正之民貪降其趨讀趣顏師古云降下也謂下意於利

然其事已  
在前矣虛  
轉一筆提  
起下文

吳至父云  
嘉使爲句  
猶貨殖傳  
心誇矜勢  
能之榮使

今天下大  
安以下一  
段意量恢  
宏有籠罩  
六合之象

也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同寢兵休養卒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從也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糒音衛。藜藿音藜藿。金帛綿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偏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火規切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音岐行凡有足而行者曰跂行。喙息凡以口出氣者曰喙息。蠕動音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去除也朕釋逃虜民。顏師古云。謂漢人逃入匈奴者。令不追也單于毋言章尼等。背單于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言更不負約單于其察之。

### 漢文帝策問賢良文學

十五年

清與祖云  
親策賢良  
自此始詔  
陶簡質猶  
見古人風  
旨

張敦復云  
辭皆冲然  
彌見蘊蓄  
之厚

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音及方外。四極四方極遠之處也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音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音高皇帝親除大害。謂去亂從。秦謂項羽漢得關中羽西向爭天下故曰亂從。並建豪英。以爲官師。長也。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載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謂郡守。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總謂當時受策者。之行。當此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猶深也。惟思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廟之不甯。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直也。之閉之。與自朕躬。言朕自發視也。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毋爲有司枉撓也。烏虜讀呼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

崇本抑末  
深得民隱  
漢初詔令  
皆有真意  
不似後代  
之空文也

詔令委婉  
而有勁氣

### 漢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後二年

雕文刻鏤。雕文刻其肌也。鏤鋼鐵可以雕刻也。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音綴赤組也。綬屬猶今言絲條。害女紅工者。農事傷則飢

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素

音盛。平聲。桑積曰盛。桑在器曰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漢官名。掌御飲食。省繇賦。繇讀徭。徭古力役。徭賦征口徭役。欲天下務農蠶。素

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遂成也。今歲或不登。民食

頗寡。其各安在。或詐僞為吏。詐自稱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牟食。苗根蟲侵牟。萬民比之蟻賊也。萬民。縣丞長

吏也。奸犯音干犯也。法與盜盜。共盜為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音耗不亂者。丞相

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 漢武帝議不舉孝廉者罪詔元朔元年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謂以仁義為本始。褒德祿賢。勸善刑

暴。五帝三王所繇同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至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旅耆老者加惠

於耆老之人若賓旅也復孝敬者謂優復孝弟之人也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求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

風。紹休美也。聖統也。藥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前語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又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

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竟而積行之君子。雍壅於上聞也。二千石

官長。郡之守尉之令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衆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

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漢制自太常至執金吾秩皆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 漢武帝報李廣詔

元狩二年○漢書李廣屏居藍田南山中嘗夜出逢人田間飲還亭驛陸尉醉呵止廣宿廣亭下及拜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身俱至軍斬之

上書自陳謝罪帝報之

將軍者。國之爪牙。爪牙鳥獸以爲或者喻足以防衛也故稱武臣曰爪牙也。司馬法司馬法秦司馬穰苴所著兵書也曰。登車不式。式車前橫木古男

俯而憑式遂以式戶敬名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

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音僕顯也於夷貉。通貊威稜懾音傑勦也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

此詔句法  
嚴整首尾  
一氣貫注

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音銖徒跣赤足步行也。稽顙請罪。豈朕之指也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同止節。  
白檀。一名闕右北平。以臨右北平。郡名今直隸津海道。盛秋。盛秋馬肥恐虜爲寇。

### 漢武帝封齊王策

元狩六年○齊懷十閔帝了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張廟立子。立王時受策於祖廟也。閔爲齊王。曰。嗚呼小子。

李音云今敕封拜諸王策文起於此

閔受茲青社。王者以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而立子爲王。封于東

土。世爲漢藩輔。嗚呼念哉。共音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天命無常惟德是輔。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

俾君子怠。言人若好也則能明顯有光輝若不圖于義則使君子懈怠不歸附也。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悉盡也允信且能盡心信執中和之德則能終天祿也。厥

有愆不臧。善也。迺囚于乃汝國。而害于爾躬。嗚呼。保國又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 漢武帝封燕王策

燕刺王且武帝子

嗚呼小子且。受茲玄社。玄社已見前晉社註。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嗚呼。燕音氏虐老獸心。

此詔意在邊備故引

蕭鬻一段  
以可創樂  
之匪易

黃鬻堯時匈奴號也。虐老貴少壯。賤耆老。歎心言貪暴。無仁也。以奸巧邊貳。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

有二帥。降英國之二十。二事見律去病傳。降旗奔師。薰鬻徙域。匈奴徙漢北。北州以妥。安也。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業。古開字非也。

德。毋迺廢備。禦邊之備。不可廢。非教士不得從。徵。士不素習。不得應召。王其戒之。

### 漢武帝封廣陵王策

廣陵厲王胥亦武帝子

措詞簡要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赤社詳前。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

五湖。史記索隱五湖者具區洮湖彭蠡雷草洞庭或曰太湖五百里故曰五湖也。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特。疆。三代要服。次皆服之內者也。不及以

正。嗚呼。悉爾心。祇祇。敬也。兢兢。順也。迺惠迺順。言當慈惠于下。忠順于上也。毋桐。音通。輕脫之貌。好逸。毋邇宵人。惟法惟

則。書云。臣不作福。書洪範。無不作福。威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 漢武帝策問賢良文學

元光五年

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見前除肉刑詔。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

清聖祖云



詔詞簡潔亦見古致

禾興。朱古草生。山不童。山無草木也澤不涸。麟鳳在郊。鼉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伏犧時有龍馬負圖出于河伏

羲則之以獲八卦。禹治水有神龜。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遠夷之國南撫交趾。今安南舟車所至。人

迹所及。跂音岐行喙息。見前遺句奴書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

臣之義。講論洽聞。有弊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

水旱。漢書食貨志堯有九年之水。注有七年之旱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音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

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

親覽焉。靡有所隱。

### 漢昭帝賜燕刺王日璽書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論言昔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

勃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鄴樊鄴鄒何豐灌。樊鄴鄒何曹參灌嬰。攜劍

推鋒。從高皇帝墾古災當古災除害。耘訓平紐訓平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草叢生曰葆勤苦至矣。然其賞

首言會賴他姓安宗廟反觀後文燕以骨肉謀害血稷中段則

責其不知足結尤醫痛

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sub>音</sub>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言若四肢之一也。酒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sub>謂先人</sub>。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sub>司音胃三重釀酒也</sub>。味厚故以薦宗廟。見高祖之廟乎。

漢宣帝令二千石察官屬詔<sub>元康二年</sub>

治道名言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析分也。謂分破律條。妄生端緒以出入人罪也。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sub>由</sub>。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去聲。不稱職也。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去聲。廚謂飲食傳。謂傳舍言飾之使美也。稱<sub>去聲</sub>過使客。使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令過去也。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先言單于  
博遂以開  
說延壽等  
矯制之罪  
再鋪張其  
功然後議  
封措詞圓  
制得體

### 漢元帝議封甘延壽等詔

建昭四年

匈奴郅支匈奴單于名號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

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同帥。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陳涉賂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

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入

朝漢發兵送之郅支怨莫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至元帝時又殺漢使者谷吉西奔斬獲其首。及闕音氏

音支匈奴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而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

足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司得以安。然猶不

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執法之吏也按是時中書令石顯惡延壽而陳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案驗之故詔書云朕甚閔之。其

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

漢書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將通夜郎禁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都又

貴蒙等月詔告  
巴氏非上意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

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漢西域國名領有今新疆北境及俄屬中亞細亞之地西

域西域傳贊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狀也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音潘音禺太子入朝南越為東越所伐漢發兵救之南越

夫不順者天子德遠遣太子入朝故云甲也番禺今廣東番禺縣漢初為越王者後為南海郡治南夷之君西棘音僕田汝成曰棘在漢為犍為郡今四川宜賓縣之長常效貢職不

敢墮怠延頸舉踵喁喁梁口向上也然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

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謂唐蒙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

使者不然不然之變也靡有兵革之事嚴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發軍謂發三軍之衆興制謂起軍法誅渠帥也驚懼子

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害也殺亦非人臣之

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燧舉燧夜燧燧皆攝弓謂張弓注矢而持之也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

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謂編戶也之

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古珪字古

夫邊郡之士以下一段用排句筆意辭舞

今聞其乃發軍興制數言明過失在唐蒙等

夫不順者已誅兩句東上起下

時錫爵以青白二珪可分可合白珪藏於天子青珪歸於諸侯而爵位為通侯。處列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

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

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抵其罪而誅之也。一曰抵至也。亡逃而至子誅也。身

死無名。無善名也。諡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

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

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誠信之使也。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貴之以

不思死亡之罪。讓責也。三老。月文狀。通考序。孝悌。鄉。漢書文帝詔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

猶難也。煩百姓。已親見近縣。近縣之人使者已親見而口諭之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係有變夷

道。使咸喻陛下之意。毋忽。

###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

時相如使蜀長。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不敢。乃著書難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諷天子。因宣其使指令百姓。

知天子  
意焉

劉彥和云  
相如之雞  
蜀老文曉  
而喻博有  
移檄之骨  
焉

吳至父云  
今割齊民  
二語篇中  
主句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六世謂高祖皇帝高后孝文學景孝武威武紛紜。淇音沉恩汪濊。音昏紛紜盛貌。淇深也。汪濊深廣也。羣

生窟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郤退也。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虜音彪

西夷二族名。今定筭音昨同筭西夷國名今四川茂縣地存邛。西夷國名今四川西昌縣東音略斯榆。張揖曰斯榆本俞國名舉苞蒲。夷結旋也。一軌種曰屈也。

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

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音疲三郡巴蜀廣漢之士。通夜郎。南夷國名今貴州西境之塗。三年

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贖。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

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筭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

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

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巴蜀皆古蠻夷種。結左祖之人也。僕常惡聞若說。

惡聞苦言之言也。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見也。余之行急。行程急速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

陳其略。蓋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

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元始。非常之事。其始難知。黎人懼之。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

引禹治水以證非常之功此節是實吳云以勤身與勤民者比論筆墨精妙

引聿天之詩隱示賢君應有開拓疆土之舉此節是主今封疆之內一段故言夷狄之慕漢而西下通西夷事之不可已

水沸出。汜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壇音因洪塞源。決江疏河。灑

沈澹災。灑分也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災也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甯。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

身親其勞。躬腠胝竹施切無皴音跋脚體也腠理也胝爾也。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徹也

乎于茲。今茲也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齷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因循自誦習所傳聞當世取說。同

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騫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

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猶漸衍溢。言有餘也

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

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犯義侵禮

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

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

旱之望雨。戾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責勁越。四

面風德。風化也一方西夷之君。鱗集仰流。若魚鱗之相次而仰向承流也願得受號號天子之號命者。以億計。故乃關洙音

若。以未者水爲關也。洙水今曹衣。一名平羌。徽。塞也。以木册水。牂音軻。俗牂字。歌水。即今北江。由江若。亦即鴉。江皆流入江。在今四省。微爲夷狄之界。牂音軻。貴州雲南。廣西入廣東爲西江。鏤疏通也。

靈山。靈一作零。在四。蘆山。東。南。梁孫原。於孫。上作橋也。孫水。即今安甯。入鴨龍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

長駕。使疏逃遠也。不閉。言不。閉絕也。留音爽。未明也。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

邇一體。中外禔音支。安也。福。不亦也。乎。夫拯民於沈溺。奉也。尊之休德。反衰世之凌夷。繼周氏之

絕業。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

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滅五。下

登三。五帝之。比漢爲滅三王之。德漢出其上。滅史漢作咸。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鷯音明鳥名。似鳳凰。已翔乎寥廓之宇。而

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也。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也。稱曰。允哉漢德。

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做也。失志。靡徙也。自折。遷延而辭避。

### 王尊敕掾功曹教

掾音緣。去聲。又音悅。古佐。實。通稱。功曹。有功。曹史爲郡。屬史。選署功。各自底。砥厲。通。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音促。自避退。毋久

吳云然則二句不惟接轉縱姿飛動勃鬱已也此節文勢卓詭正見天子侈心未已不復能測其所終極也

矯枉之氣



見乎行墨  
所謂客氣  
用事也適  
足以葬矣  
一語尤刻  
瀕失聖人  
哀於勿喜  
之旨

推誠晉之  
詞旨尤英  
爽磊落

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足以致千里。闡門概也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太守之佐。悉署吏行能。書周吏之品行才分別白之。白之于太守也賢為上。毋以富。買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魯人誅之于兩觀下。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污不軌。不修法制也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當直之佐史也。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

###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更始時竇融為張掖屬國都尉以威言撫結五郡僚屬共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融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于帝帝賜之以書

制詔行河西五郡。武威酒泉張掖金城敦煌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

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同邑何已。長史所奉

書獻馬。見題註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公孫述字子陽扶風人時據成固靈有益州之地天水。郡名今甘肅秦州之地

是其有隗將軍。名時據有天水補西安定北地四郡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

厚豈有量哉。詔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千載一會言時難得而易失也欲遂立桓文。輔

徵國。謂漢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

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效致也。尉佗謂趙佗秦二世時南尉任黨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番禺貢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

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故呂公即令行南海尉事七郡謂昔梧鬱林合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王者有分土。無

分民。有分土謂立封疆也無職自適己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按是時隗囂使辨士張玄說融與隴蜀合縱高不失六國一不失尉佗云云詔書即隱指此事

漢光武報臧宮馬武詔二十七年○時匈奴饑疫自相分爭宮與馬武上書請伐之帝報以是詔

黃石公記黃石公奏隱士張良遊下邳圯上遇老人令良取所墜履乃遺書一編與良曰讀此可以為王者師相傳有黃石公三略素書即是也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柔者

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

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

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

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

孫之憂。不在顓臾。顓臾春秋國名風姓魯之附庸今山東費縣西北小沂河之南有顓臾村且北狄尙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恆多失

排句層層  
剝入所謂  
筆愈勢則  
勢愈緊則  
愈緊則意  
愈切也

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 班彪擬答北匈奴詔

後漢書光武帝二十八年北匈奴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乙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彪擬此

詔上之

棄水心云班彪奏酬答北匈奴事宜真西漢文章可據太史

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邦支。見義封甘延壽等詔自相離隙。並蒙孝宣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

邦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邦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

謂南匈奴。臨客戶。逐鞬單于。比比為呼韓邪單于。長孫李父。單于與死子左。貴王烏達。鞬侯立。為單于。復死弟。三賢王。蒲奴立。為單于。比不得立。既懷憤恨。而匈奴中連年旱。婦恐。漢乘其敝。建武二十四年。遂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惠塞內附。

攜眾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壻。通北

庭。匈奴單于所在之地曰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

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

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邦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

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

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齋雜繒五百匹。弓韃居音切。韞音丸。方言藏弓為韃。獨藏箭為韞丸。一矢四發猶言四枝。遣遺

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骨都官名匈奴異姓大臣。右谷音鹿蠡音離王。谷蠡匈奴王號以同姓子弟為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利

可以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等瑟空侯。樂器亦作瑟篋。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尙未安。

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等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齋。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

潰驛以聞。

### 漢明帝即位詔

謙冲謹抑  
文亦流暢

予末小子。奉承聖業。夙夜震畏。不敢荒甯。不敢荒怠。自安甯也。先帝受命中興。德侔帝王。協和萬邦。假音格

於上下。懷柔百神。惠於鰥寡。朕承大運。繼體守文。繼體謂嗣位也。創基之主則尚代功其繼體而立者則守文德毅梁傳曰。明繼體則守文之有也。不

知稼穡之艱難。懼有廢失。聖恩遺戒。顧重天下。以元元為首。公卿百僚。將何以輔朕不逮。其

賜天下男子謂內爵也。爵人二級。三老孝弟力田皆鄉官名。人三級。爵過公乘。漢仍秦制爵二十級八爵曰公。乘者言其得乘公家之車。

也吏民爵不得過公乘。過者得移授其子弟。或也得移與子若及也同產同產子。及流人無名數謂無文簿也欲自占謂自歸首也者。人一

級。鰥寡孤獨篤篤疾癰病也。粟人十斛。其施刑及郡國徒。在中元光武年號元年四月己卯赦前。所

犯而後捕繫者。悉免其刑。又邊人遭亂為內郡人妻。在己卯赦前。一切遣還邊。恣其所樂。中

二千石見議不舉孝廉者罪詔。下至黃綬。漢制二百石以上銅印黃綬。貶秩贖論者。悉皆復秩還贖。方今上無天子。下無

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帝謙言年尚少壯思慮輕淺故須賢人輔弼。實賴有德左右小子。

高密侯禹。鄧元功之首。東平王蒼。明帝同母弟。寬博有謀。並可以受六尺之託。臨大節而不撓。屈也其

以禹為太傅。蒼為驃騎將軍。太尉熹。趙告諛南郊。風俗通曰禮臣子無爵益君父之義也故羣臣司徒

訴李奉安梓宮。以梓木為棺。司空魴。馬將校復土。將校謂將領與校兵以主穿塚也漢書子義復土主穿塚墳墓事也言下棺訖復以土為墳故言復土。其封熹為

節鄉侯。訴為安鄉侯。魴為楊邑侯。

### 漢明帝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詔永平二年

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明政教之堂也古拜祀帝祭祖以配五帝。見文獻通考序禮備法物。樂

清聖祖云  
喬喬皇皇

聲容俱備  
東漢之盛  
史稱明章  
其有以哉

謂聖祖云  
三代哲王  
皆盛行養  
老之典周

和八音。詠祉也。福也。舞功德。其班也。布也。時令。謂月令四時各宜令若。乖舛必致妖災故告之。敕羣后。事畢。升靈臺。望氣之臺。望元氣。

天氣吹時律。即月令春律中太簇也。仲春律中夾鍾之類。觀物變。物雲勿謂氣色災變也。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謂計吏也。百蠻貢

職。烏桓部落名。東胡別種。濊貊東夷國名。一作藪。咸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聖祖功德之

所致也。朕以闔陋。奉承大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甯天下。

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後漢光武中元元年二月辛酉登封泰山禪于梁父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恢宏大道。被之八極。八方極也。

庶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呂尚且周公之謀。盥洗進爵。踧音積。恭敬也。惟慙。素性頑鄙。臨事

益懼。故君子坦蕩蕩。且蕩明達之貌。小人長戚戚。當憂懼也。其令天下自殊死已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百

僚師尹。其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

漢明帝辟雍行養老禮詔 永平二年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謂中元元年年初起明堂辟雍蠶蠶也。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也。近也。暮春吉辰。初

行大射。是年三月帝臨辟雍初行大射禮。今月十日。復踐辟雍。天子所設大學。尊事三老。兄事五更。用德行年書高者三人為三老次卿一人

秦以來斯  
禮久曠漢  
明帝能修  
舉於廢墜  
之後宜乎  
人心允洽  
圍橋門而  
觀聽者億  
萬計也

此詔語甚  
平淡然字  
句頗雅糜  
破二字亦  
新

第五 安車輓輪。以蒲裹輪供綬執授。綬車中把也三老就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袒而割也執爵而酌。

音引去聲以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雅小雅篇管謂八佾。佾列也舞者之行

具修。萬舞。萬亦舞也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易負且乘致寇至負也小人之事也。乘也者。詩

刺彼己。彼己之子不稱衣服也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

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

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者。蓋。老也禮六十曰耆左傳註七十曰蓋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 漢明帝申明科禁詔 永平十二年

昔曾閔。曾參與閔子騫也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論語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喪貴致哀。禮存甯儉。論語禮與其奢也甯

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指米粟擔又作僮通典漢書一石爲石石負僮言人擔之也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

伏臘。伏日在夏臘日在冬秦漢時令節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喪祭也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

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

於今者。宣下郡國。

漢明帝塞汴渠詔 永平十三年

文辭質樸 猶有西漢 詔令遺風

自汴渠

即舊蕩渠汴自蔡陽首受河所謂石門在蔡陽山北一里過汴以東積石爲隄亦號金隄成帝陽嘉中所作也按漢蔡陽縣故城在今河南蔡澤縣西南

決敗六十餘歲

牛帝時汴河決距明

帝此時約六十餘年

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漉漉

漉漉音義無涯際貌廣溢。

莫洲圻

通垠地埽岸也岸。蕩蕩

水大貌猶茫茫

極望。不知綱紀。今兗豫之人。多被水患。乃云縣官不先人急。好

與它役

他同。又或以爲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俱彊則下方傷。宜任

水執所使之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

所從。久而不決。今既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邱

地名郭璞曰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邱按在今山東定陶

縣西南七里

之北。漸就壤墳

無塊曰壤墳起也

故薦嘉玉

凡祭玉潔音結

牲。以禮河神。東過洛汭

洛水入也處舊在河南鞏縣今在汜

水縣歎禹之績

功也

今五土

周禮曰林川澤丘陵之宜。反其正色

黃白青黑之類。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

右得固其利。庶繼世宗

武帝元封二年發卒數萬人塞之

瓠子

地名武帝元封二年發卒數萬人塞之



引皆抑  
而意甚峻  
深得詔令  
之體

清聖祖云  
文質而思

### 漢章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詔建初元年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憂懼貌不敢荒甯不敢荒忽自安甯也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論語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敎小過舉賢才子游為武城宰孔子謂之曰汝得人焉耳乎武城管邑名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為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剛古賦字畝。不繫閭閻。敷奏以言。尙書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有禮貌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 漢章帝禘祭詔建初七年

祖考來假。音格明哲之祀。設至也言明哲祭祀則能致祖考之神於至予末小子。質又菲薄。仰惟先帝蒸蒸之情。前修禘

深旨簡而  
意長兩漢  
詔令之所  
以擅古今  
也

王者大祭。以禮存敬。朕得識昭穆古宗廟之制太祖之廟居中二世四世六世居左謂之昭三世五世七世居右之穆之序。寄遠祖之思。今年大禮復舉。加以先帝謂明帝之坐。悲傷感懷。以迎來。哀以送往。雖祭亡如在。而空虛不知所裁。量度也庶或饗之。豈亡克慎肅雍之臣。辟公之相。詩大雅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肅敬也雍和也相助也言百辟皆助祭皆有肅雍之德無懈無懈也皆助朕之依依。今賜公錢四十萬。卿半之。及百官執事皆有差。

漢章帝詔三公元和二年

方春生養。萬物孳音甲。孳半也萬物解孳甲而生也。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息事甯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悞孚逼切至誠也。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言一事雖不見效日久自能有功。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間敕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

名官至理

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各安在。勉思舊令。稱●意焉。

漢和帝恤民詔永元十二年

詔語明達  
深中情弊

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時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為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勢同行邪。是以令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巧法析律。所分也。謂分破律條。以出入人罪也。飾文增辭。貨行於言。古罪字。或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將何以救其咎罰。咎罰既至。復令災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病愈曰瘳。

馬援誡兄子書後漢書援兄子嚴與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誡之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猶言美惡。妄是非正法。謂譏刺時政。此吾所大惡也。甯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

甯言惡論  
議人長短  
後論人  
長短未免

自相矛盾  
中兩排庸  
俗濫調

溫雅蘊藉  
不似馬文  
淵誠兄子  
書之粗率

施衿結綯。儀禮母施衿結也。詩豳風親結其衿。衿小帶可繫佩。者社婦人之緯取其帶而思戒固結而不忘也。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

高名述京兆人敦厚周慎。口無擇言。所言皆善不須檢擇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

良名保京兆人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輕重合宜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

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音木者也。效季良不得。

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痛恨也

州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 鄭玄戒子書

吾家舊貧。不為父母昆弟所容。去賤也。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謂長安後漢書本傳玄西入關事扶風馬融往來幽并

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謂處士隱逸之大儒得意者咸從捧兩手也。有所授焉。遂博稽六

藝。六經粗覽傳記。時觀祕書緯術。緯緯書依託經義言符籙之書也。有易緯書緯詩緯禮緯春秋緯孝經緯等七種謂之七緯之奧。年過四十。乃歸

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執。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

辟大將軍三司漢以司徒司空太尉為三司並開府辟召府家以車遞送故曰公車。公車漢時應徵之人皆由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比牒猶連牒併名謂

齊名也言連牒齊名被召者並為宰相也。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式用也。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

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東漢末之亂黨其首領曰張角聚眾數十萬特

裏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猶平。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

傳家。謂以家事傳于孫也禮曲禮七十老而傳。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覃深。以終業。自非拜國

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

一夫。咨嗟歎聲煢煢孤獨也一夫猶一人。曾無同生謂兄弟。相依。其勛音旭勉也。求君子之道。研讚劉歆曰讚當作讚。勿替廢也。敬慎威

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

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業也。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謂修明經學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

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

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憂也。飢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憾。若忽

忘不識。音志記也。亦已焉哉。

### 蜀漢後主策丞相諸葛亮詔

先救董卓及曹操父子之罪惡反纒出昭烈之功業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

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史記網漏吞舟之魚凶慝。董卓造音難造始也言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

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不不魏文帝名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

之時。皇極天子建立準則為天下所取法也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於下。昭烈皇帝體明叡音銳與睿通聖也智也

之德。光演廣也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易繫辭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言百姓親與

能人樂推為人樂推為主也兆民欣戴。奉順符讖。音春去聲建安二十五年魏曹丕稱尊號或傳漢帝見害于是故建位易號。不

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膺受也誕大也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升遐崩朕

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加祖宗之重。六合壅否。音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

匡救。光載承也前緒。未有攸所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

分務稿。左傳務勸分注勸分有無杜齊也以阜民財。授方左傳注方百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

今亮專征  
正意至此  
已盡下引  
項籍一段  
又又展開

夫王者之  
兵一段再  
提

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漢書敘傳神母未舉。而不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

醜。又支持也天禍。恣睢音雖恣意怒形也河洛黃河洛水兩流域之地也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宏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

託以天下。以勛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正督元

戎。襲行天伐。除患宣亂。克復舊都。謂洛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

卒敗垓下。地名在今安徽靈璧縣東。南漢高祖圍項羽于此。死於東城。秦縣名故城在今安徽定遠縣東南。項羽為漢兵所敗至東。僅有二十八騎。宗族如焚。為笑千載。

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傲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火神也。漢以火德王。故云。祖宗威靈相

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犄角其後。涼州漢州名。即今甘肅省。諸國王。各遣月支、

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

人事又至。師貞易師貞丈人吉。无咎。象曰師衆也。真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

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俱見太史公自序之師。商人倒戈。今旃同旃麾首路。其所經至。亦

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

之宗族支葉中外。論中表有能規謀也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鋪果春秋晉大夫智氏之族。智宣子

將以子瑤為後果曰不如宵也若果立瑤智宗必滅  
弗聽智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及智氏亡惟輔果在  
項羽季父漢封為射陽侯  
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沈不反將助將亦助也亂人不式王命  
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朕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別于緘封而  
書皆蠶封惟教令贖令露布下小縣天下使稱朕意焉

### 諸葛亮與羣下教

雅淡有味

夫參署謂丞相府屬官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遠覆曠闕損矣遠覆而得中去聲猶棄敝蹻  
音脚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徐庶字元直嘗薦諸葛亮於先主後其母為曹操所殺遂歸操母自縊死終身不為操設一謀處茲不惑  
又董幼宰名和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  
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 陳琳為袁紹檄豫州

袁紹將伐許使琳作此檄以告州郡



清聖祖云  
肇嚴霜露  
氣激風遊  
不儘以辭  
采見長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蜀志先主歸陶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後歸曹公表為左將軍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

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

常人所擬也。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

之敗。秦二世時趙高為丞相沛公入武關高恐乃謀弑二世時二世將祀涇水齊望夷宮高令其婿咸陽令陶樂逼二世使自殺事見史記祖宗焚滅汚辱至今。永為世鑒。及

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呂后專制以兄子祿為趙王產為梁王又令產為相國祿為上將軍分領南北軍呂后崩欲為亂絳侯周勃朱虛侯劉章共誅之立文帝內兼二軍。外統

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絳侯周勃朱虛侯劉章共誅呂氏迎立代王為帝興兵奮

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文帝廟號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明白之表儀也

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棺音貫徐璜。皆後漢桓帝時宦官並作妖孽。饕餮貪財為饕貪食為餮放橫。上傷化虐民。父

嵩。魏志嵩騰養子莫能和其生出不末乞攜養。因賊假位。後漢書嵩靈帝時賫賂中百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與金螯壁。輸貨權門。竊盜鼎司。

謂公輔之職傾覆重器。操餐謂假相連屬也閣遺醜。本無懿德。標狡字典無標字後漢書作標匹妙切玉篇標狡輕也鋒協。協後漢書作俠魏志袁紹傳註引此

文亦作俠章國太子云錄俠言其文錄之利也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埽同除凶逆。謂紹誅諸人無少長皆斬之董曹也鷹揚言軍威之盛也續馮董卓。

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魏志董卓呼紹欲廢帝紹不應橫刀長揖而出遂奔冀州卓因拜紹渤海太守紹遂凡渤海之眾以攻卓收羅英雄。乘

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偏師也。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

易退。傷夷折劔。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謝承後漢書袁紹以曹操

為東郡太守劉公山為兗州刺史公山為黃巾所獲乃以操為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續漢志虎賁將冠鷄冠虎文單衣獎獎成也謂獎成也謂獎威柄也威柄。冀獲秦師一尉之

報。謂奏穆公王官之役用孟明伐晉以報殺之役也事見左傳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惡也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

邊讓。魏志太祖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

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

布。魏志陶謙徐州刺史太祖征謙糧少引軍還又太祖與呂布戰于濮陽太祖軍不利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左傳

注成也叛人謂呂布之黨。故復援旌擐音患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

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大有造於操也。後會鸞駕反旆。魏志董卓徙天子都長安

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謂公孫瓚攻紹匪遑離局。左傳杜注遠其部曲為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助。就發遣

操。使繕修郊廓。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謂迫脅天子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

領三臺。尚書三臺御史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五戚以內。所惡滅三族。

徐健菴云  
首言其賊  
害忠良張  
布機弄用  
以動朝臣  
之心與志  
士之憤此  
一篇警策

不俟報聞  
以上敘操  
專政荼戮  
忠良以下  
述操掘墓  
諸虐政

羣談者受顯誅。腹誼者蒙隱戮。百僚箝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

楊彪。後漢書彪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誼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

罪。榜楚榜掠。推也。參并五毒。折楊荷校。桎梏也。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網。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

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景漢

帝同。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詩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松柏仲長統昌言古之葬者。松柏以識其墳。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

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曹瞞傳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河泣。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邱

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許規切。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污國虐民。毒施

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督繳音灼。充蹊。坑井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

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

及整訓。加緒事也。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燒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

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

內相掩襲。獻帝春秋操引軍造河。託言助紹實圖襲鄴。以爲瓚援會。瓚亦覺之以軍退守敖倉。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

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後漢書黑山賊于毒等覆鄴城紹入朝獻鹿腸山破之斬毒又擊左校郭太賢等遂及四營屠各戰

于常屠各左校。皆匈奴部落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遁遁。

屯據敖倉。敖山名在今蔡澤縣西北山上。有城秦置倉其中故曰敖倉。阻河為固。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莊子螳螂怒其臂以當車轍隧道也。暮

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中黃伯夏育鳥獲皆古勇士。之士。聘良弓勁弩之

勢。并州越太行。紹甥高幹為并州刺史。故言越太行而來助。青州涉濟深。紹長子譚為青州刺史濟深二水名。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

飛蓬。覆滄海以沃標。音標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

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後漢雲中人董卓以為建義將軍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

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通敵也以啓降路。必土崩瓦

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

之臣。皆垂頭搨翼。打也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

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

杜訥云聲  
調備極條  
賜賜寬謹  
殿

同原章首  
非常之功

此篇與檄  
豫州同一  
章法雖略  
嫌冗贅然  
辭藻之典  
雅又非六  
朝以後之  
人所能及

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勛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衆旅猶俱也。叛。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

見音現。兵與建忠將軍

謂張繡時繡屯宛與劉表合

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

羅列也落居也人所聚居之處曰落

境界。舉師揚

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急逼也。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

### 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

年月朔日子。尙書令咳。

荀彧東漢人字季和曹操以爲奮武司馬又表爲侍中守尙書令後操賊或饋以空器仰藥死

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

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幾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

智者之慮也。漸音尖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

臨禍。懷佚音逸

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

左傳晉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

要領不足

以膏齊斧。

易得其齊斧漢書音義張晏曰斧鉞也以整齊天下

名字不足以洿音戶簡墨。

譬猶音食穀音食日音食難待音食喘日音食穀

音食始生翰毛。

長

大而便陸梁跳躍放肆。顧行吠主。戰國策詘之狗吠堯非其主也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

天網設張。以通在綱目。鑿鑿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史記三苗氏左洞庭

右彭蠡德義不修夏禹洩之子陽無荆門之敗。後漢書公孫述字子陽自立為蜀王遣任滿據荆門帝令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大敗朝鮮之壘不刊。漢武帝使左將軍荀彘擊

朝鮮朝鮮人及其王右渠來降南越之旌不拔。武帝時南越呂嘉反以楊僕為樓船將軍下橫浦咸會番禺南越以平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迹。用申胥之

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史記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棲於會稽申胥謂伍子胥見韋昭國語注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

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春秋時吳王夫差北會諸侯于黃池欲霸中國與晉定公爭長越王句踐乘虛入吳虜其太子夫差引兵歸與

越平後卒為越所滅自剄而死及吳王濞。音潁漢高祖仲兄之子景帝時與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俱反帝使周亞夫將兵討之亞夫于洛陽喜曰吾乘傳至此不意自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七國敗吳王

奔丹陽吳東驕恣屈強。猖獗始亂。自以兵強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

軍。瓦解冰泮。凜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已陷其胸。何則。夫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

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持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踞。強如

二袁。袁紹袁術勇如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鸚視狼顧。爭為梟雄者。

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鉞。伏兵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子遺。近者。關中諸將。謂馬超韓遂等復相合

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收鎖處加此一句遂覺緊刻有致且回應若使水而可恃句

聚續爲叛亂。阻二華。太華少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

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伏尸千萬。流血深樹。通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

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韓文約馬超。逋逸逆也。走散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魏志初謂西

首平漢聚衆梟擊建安十九年遣侯淵討斬之。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爲唇齒。又鎮南將軍張魯。魏志張魯據漢中垂三十年

魯使其弟衛據陽平關堅守公遣高祚等乘夜襲大破之衛夜遁魯奔巴未幾以其餘衆降。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建安十

操擊孫權至濡須未幾引還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偏師。謂夏侯淵建安十九年淵與韓遂戰大破之涉隴。

則建約臯夷。旌首萬里。軍入散關。魏志公西征張魯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氏王齊茂衆萬餘人恃險不服公攻屠之按散關亦曰大散關在今陝西靈寶縣西南則萃

氏率服。土侯蒙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已見上文陽平關在今陝西沔縣西北十萬之師。土崩魚爛。

張魯逋竄。走入巴中。巴郡名今四川舊保寧順慶州其地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朴。音浮胡寶。音條邑侯

杜濩。音戶魏志建安二十年巴七姓夷王朴胡寶邑侯杜濩舉巴夷寶民來附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

西海。兵不鈍鋒。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

允文。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

曲將校。為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之屬。皆為鯨鯢。超之妻孥。

焚首金城。郡名今甘肅蘭州西寧二府地。魏志南安趙衢討馬超梟其妻子。父母嬰孩。覆尸許。今河南許昌縣漢獻帝建安元年遷都于許。市。非國家鍾禍於

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夫鷲鳥之擊先高。攫鷲之勢也。牧野見太史公自序之威。孟津

之退也。史記武王東觀兵至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乃還師今者。枳棘翦扞。扞衛也謂翦扞而防衛之也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

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勾奴南單于呼完廚。魏志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商單于呼廚泉將其名王來朝及六郡。謂匈奴部

六郡者見烏桓。部落名東胡之狄種屠各。匈奴種族名晉中書胡俗入居塞者屠各種最豪貴湟中。湟水左右也湟水今甘肅西寧河諸羌族居之羌燧。

禮記西。霰奮席卷。白壽春。今安徽壽縣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郡名今甘肅之武都

文成縣及陝西之氏羌。巴漢。漢中郡名今陝西舊漢中府銳卒。南臨汶江。即岷江長江之近源在四川省境內搃據庸。古庸國也今湖北竹山縣漢末

置上。蜀。江夏。郡名後漢置在今湖北黃岡縣西北襄陽。郡名三國魏置今湖北舊襄陽府諸軍。橫截湘沅。二水名在今湖南省以臨豫章。漢郡名今江西

樓船橫海。俱將軍名號漢武帝時南越反上遣黃海將軍韓說樓船將軍楊僕入軍于越之師。直指吳會。謂會稽郡會稽縣時俗郡縣連稱故云吳會或誤為都會之

會非見該。萬里尅期。五道。大舉天師至壽春而南一道也使征西率甲五萬二道也及武都至庸蜀三道也江夏至豫章四道也樓船至會稽五道也並入。權之期命。於

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人除害。元惡大憝。首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

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兩句應篇首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再應前文  
禍福吉凶  
見幾而作  
之言

疾。故每破滅強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

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士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臨

下邳。今江蘇邳縣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眭音髓平聲本張楊將楊爲其部下所殺固以其衆屬袁紹屯射大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南太守繆尙留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遇曹操兵

被殺洪尙率衆降固。薛洪繆尙。開城就化。官渡。城名在今河南中牟縣東北之役。則張郃昌開高奐。

文選注魏志作高覽蓋有二名舉事立功。後討袁尙。袁紹少子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

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爲內應。審配兄弟。開門入兵。鄴今河南臨漳縣蘇游魏志作由建安九年袁尙攻其兄譚留蘇由

審配守鄴曹操攻之由降配兄子榮開門納操兵既誅袁譚。袁紹長子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袁紹中子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

百。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搃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

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

道所存。故乃建邱山之功。享不訾量之祿。朝爲仇虜。夕爲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

也。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縹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

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合肥今安徽合肥縣建安二十年操征張魯時張遼以七千人守合肥權率十萬人攻之不克引還不

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

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名憲。官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後為孫權所殺。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孫權從兄。遣使與曹操相聞。事覺。權幽繫之。兄

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為甚。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

摯。伊尹。去夏。不為傷德。飛廉。紂幸臣。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

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

雋彥。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父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

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魏周榮。叔英之子。虞仲翔。文繡之子。皆翻。翻有乃父風。書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左傳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

荷。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

寶利器。而並見驅逐。音作盛。猶言雨露。喻恩澤也。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

鳳鳴高岡。以遠尉羅。音尉。捕鳥網也。禮然後設。羅音尉。賢聖之德也。鸛鳴。音珧。鳴也。之鳥。巢於葦菴。菴折子破。

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菴。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

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

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竿同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係獸絆也。在足。則猛虎絕其蹻。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棄者輕。

若乃樂禍懷甯。迷而忘復。闔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藉詩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榭生矣于彼朝陽。忽朝陽之安。甘

折若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也至。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

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 魏明帝賜彭城王據璽書

據魏武帝子明帝叔父

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齋珠玉來到京師中尙方。尙方官名漢末分爲中左右三尙方其作禁器物。多作禁

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侈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憮然。不甯於心。王以懿親之重。

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勤誦不輟於側。加雅素猶平。奉修謂奉法修從。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

孜不衰。豈忘率意猶躡。正身。考終考成也。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於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爲失耳。

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罔念無念于善也克念能念于善也。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此。故君子思心。無斯

鍊句亦頗  
雅潔然風  
格與西京  
諸詔令頓  
殊矣

須遠道焉。嘗慮也。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爲寒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

所以爲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

周禮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死。六曰奪以馭其賞。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與奪之注。昔義文作易。

著休復。易復卦六二。休復吉。之語。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

### 曹植下國中令

黃初六年〇時  
植徙封雍丘王

雖忿對伊  
鬱而詞特  
清漪

身輕於鴻毛。而謗重於泰山。賴蒙帝王天地之仁。遠百司之典議。舍三千書五刑之屬三千之首戾。反

我舊居。襲我初服。未仕以前之服也。楚辭退將復修吾初服。雲雨之施。焉有量哉。孤以何功而納斯貶。富而不悛。同各

至不驕者。則周公。論語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吾不足觀也已。其人也。孤小人爾。身更以榮爲戚。何者。將恐簡易

之尤。出於細微。脫爾脫疏略也之愆。一朝復露也。故欲修吾往業。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摩天。

喻其高也使孤心常存此地。將以全陛下厚德。究竟也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固欲行衆之難。詩

曰。德輶音由如毛。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劉彥和文  
心雕龍云  
鍾會檄蜀  
徵驗甚明  
桓公檄胡  
觀貧尤切  
井壯筆也

### 鍾會檄蜀文

魏元帝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至漢中蜀大將姜維等守劍閣拒會會移檄蜀將吏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  
 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阼。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  
 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  
 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古國名今吉林及俄屬東海濱省之地周武王時真摺矢慎致  
 貢。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興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  
 五道並進。魏志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艾趨甘松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趨武街高懷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王者  
 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書帝乃誕數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武  
克商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表商容之閭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  
 戰。以快一朝之志。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縣名今屬河南  
 困躡冀徐之郊。制命紹袁袁紹布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

明仍規秦川。方輿紀要陝西謂之秦川。按明時陝西兼今甘肅省。姜伯約屢出隴右。隴右之右也。今甘肅。隴山以西之地皆是。勞動我邊境。侵攘我氏

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周禮以九伐之征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

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地名。今甘肅清水縣有段谷。水元和志鄧艾敗姜維于此。侯和城在

今甘肅臨潭縣鄧艾敗姜維于此。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甯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詩庶民于

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同於秦。於秦。史記秦惠文君八年張儀伐蜀滅之。公孫述投首於漢。西漢末公孫述據冀光武使吳

漢等破滅之。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君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是以

微子。殷紂庶兄紂淫亂微子知不可諫遂去之。武王滅殷封之于宋。去商。長爲周賓。陳平。史記陳平懼項羽誅遂降漢拜平爲都尉。背項。立功於漢。豈宴安

鳩毒。懷祿而不變哉。左傳宴安鳩毒不可懷也。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

往者。吳將孫壹。孫霸之子。權之孫也。吳主亮時爲江夏太守侍中。孫琳謀襲之。壹懼奔魏。魏以爲車騎將軍封吳侯。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

唐咨。文欽曹爽邑人。其母丘儉舉兵反。兵敗奔吳。及諸葛誕反。欽來應之。以議事不合。爲誕所殺。欽二子鸞虎踰城降。司馬昭表爲將軍。各賜爵。關內侯誅唐咨。而縛降拜爲安遠將軍。爲國大害。叛主

讎賊。還爲戎首。咨困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壹等窮蹙。同歸命。猶加

上寵。況巴蜀賢智。見幾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迹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

章法與陳琳檄豫州  
檄吳將校  
似惟允漫  
平衍不及  
琳諸檄氣  
盛

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迴肆。謂交易如常無所變易也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 孫楚為石苞與孫皓書

苞曰。蓋聞見幾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

故許鄭以銜璧全國。

春秋時楚成王圍許。許僖公見楚王于武城。而傅銜璧。王釋之。又楚莊王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乃退三十里。而許之平。俱見左傳。

曹譚以無禮取滅。

春秋時晉公子重耳出亡。及曹。曹共公不禮。及即位。遂圍曹。執曹伯。又齊桓公出亡。過譚。譚不禮。及入諸侯。皆賀。譚又不至。遂滅譚。亦俱見左傳。

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

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姑沃切之實。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

昔炎精

火神也。漢以火德。王故稱漢為炎精。

幽昧。歷數將終。桓靈

後漢桓帝靈帝

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

荼炭之艱。於是九州絕貫。

周禮職方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貫事也。

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

應期。征討暴亂。克甯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

鼎。馬收九牧之金所鑄三代以為傳國之重器周猶存。世載也。承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

之壯觀也。公孫淵。公孫度孫漢末度為遼東太守見中國擾攘自立為遼東侯度死子康嗣康死子晃淵等皆小

權往來賂遺明帝遣使徵淵淵遂度兵逆于遼東自稱燕王明帝遣太尉司馬懿征之斬淵傳首洛陽承籍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盤

桓。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音夫滄海。交醴通貨賄。葛越書疏葛越南方布名以葛為之布於朔也。北士。貂

馬延乎吳會。見檄吳將校部曲文自以為控弦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國名按陵轢音歷

沙漠。南面稱王也。宣王司馬懿薄伐。詩薄伐嚴狁薄發語辭猛銳長驅。師次遼陽。遼水之陽也而城池不守。桴音浮鼓

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後遠迹疆場。音亦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自

茲遂隆。九野八方中清泰。東夷獻其樂器。後漢書東夷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肅慎貢其楛矢。魏志明帝青龍四年肅慎氏獻楛矢餘五節

曠世不羈。鷹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吳之先主。起自荊州。吳志靈帝崩董卓擅朝政諸州郡禮兵討卓荊州刺史王睿素遇聖禮

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巴郡名見前岷岷山遂依邱陵。積石劍閣銘巖巖梁之固。三

江五湖。漢書吳有三湖五湖之利浩汗無涯。假氣游魂。魏明帝善哉行權實堅子備則亡於假氣游魂烏魚為作迄於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

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司馬昭懿次子繼其兄司馬師為人



將軍封 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

委以萬幾。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采音彌詩毛也。入其阻。并敵一向。

孫子併敵一 奪其膽氣。小戰江介。按文義當指江油魏志景元四年遣鄧艾領會伐蜀艾自陰平先登至江油進軍到雒禪遣使詣艾請降遂入成都時姜維與張翼廖化等守劍閣拒會劉禪放維等

令降于會 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見劍閣銘餘見上文而姜維面縛。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蜀

漢州 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錦之熟細者充於府庫。夫號滅虞亡。春秋子戲公假道于虞以伐魏既滅魏遂襲虞

滅之韓并魏徙。戰國時韓魏相連始皇滅韓乃滅魏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吳交趾郡吏吳主休永安六年反殺太守孫資使使如魏

請太守 深覩天命。蟬蛻內向。願為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左傳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內有毛羽零落之漸。

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史記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卻指河山。以自強大。殊

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雋同。又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

強。六軍精練。思復翰飛。詩翰飛戾天翰高也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

山。則太行。山名在山西河南界上魏都鄴今河南臨漳縣故以太行為北山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刳

枯木。易刳木為舟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六韜聖人興兵為天下除

患去賊故役不再籍一舉而畢今日之謂也。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自卑。文

王退舍。左傳文王聞昌侯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

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祇承往告。追慕南越。漢武帝時南越王胡遣子嬰齊入侍宿衛嬰齊入侍。北面稱臣。

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為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

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謂石苞可也位征東大將軍

甲卒。虎步秣陵。即建業吳都城今江蘇江甯縣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遊龍。馬也曜路。歌

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

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

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古名醫附一作託見其已困。扁鵲。亦古名醫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

去就。石苞曰。

傅亮為宋公修張良廟教

裴子野宋略曰義熙十三年高祖北伐大軍次留城令修張良廟

微管及殆  
庶等字句  
均欠妥

綱紀。謂主簿也。教主簿。宣之故曰綱紀。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微管論語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之歎。撫事彌深。張子房道亞黃

中。易君子資中通。照鄰殆庶。易黎辭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風雲玄感。蔚為帝師。史記留侯世家今以夷項夷平也。項羽定漢。理正位居體。

大拯橫流。固已參軌伊望。伊尹。呂望。冠德如仁。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若乃神交圮音上。見橋也。漢書張

冥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老父。道契商洛。謂四皓四皓者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也。秦時避入商洛深山。張良數太子卑辭厚禮迎之。顯默之際。宵音

然難究。淵流浩漾。音養水無涯際貌。莫測其端矣。塗次舊沛。今江蘇沛縣。佇駕留城。張良封留侯。留漢縣名。屬沛郡。故城在今沛縣之東南。靈

廟荒頓。遺象陳昧。撫迹懷人。來歎實深。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戰國魏隱士侯嬴為大梁夷門監者。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

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遊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音禮記。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我則隨武子乎。按隨武子十會也。食邑于隨。擬之若

人。亦足以云。可改構棟宇。修飾丹青。蘋蘩行潦。行潦路上流水。左傳蘋蘩蘊藻之菜。潢汗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以時致薦。抒懷古

之情。存不刊之烈。主者施行。

宋文帝誠江夏王荊州刺史義恭書義恭宋武帝弟五子文帝之弟

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

清聖祖云誠弟之文下士改過節用詳盡婉曲復以審慎聽斷為訓亦猶康誥所云明德慎罰之義也

汝性偏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物事也。回改猶改。變言隨事改變也。此最弊事。宜念裁抑。衛

青。漢平陽人。武帝伐匈奴。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韓非子。西門豹性急。故佩章以自矯。董安于性緩。故佩弦以自意。

性齊美。關羽張飛。蜀志。羽善待卒伍而驕于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任偏同弊。行己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猶言粹有

不諱。嗣子幼蒙司徒。謂彭城王義康。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爾時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

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時義恭為荊州刺史。荊州治江陵。今湖北江陵縣。略所諳究。計

當不須改作。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為難。至訊日。虛懷博盡。虛懷博盡。謂虛心容納。務

求詳。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

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為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為非也。

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遊。不宜令過。蒲酒漁獵。一切勿

為。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

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衆事也。

陸贄擬奉天改元大赦制

唐德宗建中四年李希烈寇靈武帝發諸道兵救之澤原兵過京師奉朱泚作亂帝如奉天泚據長安自稱大皇帝將兵逼

奉天璵瑒李懷光等擊破之。蜀解帝用陸贄言。下制大赦。改元興元。括奉天縣名。故城在今陝西乾縣。

門下。

唐詔書出納。門下省主之。

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守丕構。

書考作室。既底法。朕子乃弗肯堂。則肯構。

臨萬方。失守宗祧。

猶宗廟。

越在草莽。不念率德。

書惟爾率德。改行。

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

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

通勳。

德

書皋陶邁種德。

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

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育。

猶亭毒。老子亭之毒之。註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實。

以迄于今。功存

於人。澤垂於後。肆予

肆語。

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

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

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衆

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家靡依。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

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疇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邱墟。人煙斷絕。天

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鄰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

敢行陵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覩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

此段引皆自貴

朕晨興夕惕以下謝加尊號

夫人情不常以下一獄犯

李希烈田悅以下一段赦叛將之罪

墜深谷。賴天地降佑。神人叶古協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逐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布新令。朕晨興夕惕。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僚。累抗章疏。猥以徽號。加於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輿議。昨因一省。良用矍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成化。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可更徇羣情。苟膺虛美。重余不德。祇益懷慙。自今以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夫人情不常。繫於時化。天道既隱。亂獄滋豐。朕不能弘德導人。又不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羅非辜。爲之父母。實增愧悼。今上元術數家以六十甲子配九宮必一百八十年後度盡故以統曆。獻歲謂進也言歲始來進也發生。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莊子在宥籍在宥者謂宥使自在猶言任物自然也之澤。與人更始。以答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以前。大辟罪以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李希烈唐遂西人德宗時爲懷寧節度使與李納朱滔田悅等連和自稱楚帝田悅唐盧龍人田承嗣從子爲魏博節度使與諸叛將合謀同叛自稱魏王王武俊唐契丹人德宗時授恆冀觀察使與朱滔同叛自稱趙王李納唐高麗人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李正己子據有淄青等七州與田悅李希烈朱滔王武俊連和自稱齊王。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內騷擾。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若。人則

朱泚大爲不道以下  
赦朱泚部下

天下左降官以下錄  
用數過諸職官

何罪。屈己宏物。予何愛焉。庶懷引慝之誠。以洽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吏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卽遣使分道宣諭。朱泚弟朱泚雖與賊泚此音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以至誠。務欲宏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其河南北諸軍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朱泚大爲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兇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能去逆效順。及散歸本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天下左降官。卽與量移。唐詩人照得罪貶竄遠方遇赦改近地安置謂之量移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流人配隸。猶言分屬及藩鎮效力。猶後世言軍前效力並緣罪犯與諸使去聲驅使官。兼別敕諸州縣安置。及得罪人家口未得歸者。一切放還。應先有痕累。痕根也謂相根引也禁錮。及反逆緣坐。承前恩朕所不該。猶不者。並宜洗雪。亡官失爵放歸勿齒者。量加收斂。人之行業。或未必兼。構大廈者。方集於羣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況黜免之人。沈鬱既久。朝過夕改。仁何遠哉。流移降黜亡官失爵配隸人等。有材能著聞者。特加錄用。勿拘常例。諸軍使諸道赴

諸軍使諸道赴奉天及收京城將士等以下敘錄靖難功臣

諸道諸軍將士等以下敘錄各方鎮

見危致命以下收葬死難者

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勤王。扞固全城。驅除大慝。濟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崇。我圖爾功。特加彝典。錫名疇賦。謂通。永永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犯。遞減罪二等。富戶謂自立為一家也。應有差科使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當分糧賜。並宜全給。身死之後。十年內仍回給家口。其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絕。其餘敘錄及功賞條件。待收京日。並準去年十月十七日十一月十四日敕。處分。諸道諸軍將士等。久勤扞禦。累著功勳。方鎮克甯。惟爾之力。其應在行營者。並超三資。吏升遷之資格也。與官。仍賜勳五轉。遷秩曰轉。不離鎮者。依資與官。賜勳三轉。其累加勳爵。仍許回授周親。內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各加一階。仍並賜勳兩轉。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音各。林骨。薤音同。藜。肉禮典所先。雖效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間。諸道將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給遞送歸本管。官為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原野者。亦不在逐近便收葬。應緣流貶及犯罪未葬者。並許其家各據本官品。以禮收葬。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為姦。人不堪命。咨嗟怨苦。道路無聊。汔幾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



自頃軍旅  
所給以下  
減稅給復

尙德者教  
化之所先  
以下求賢  
恤民

大兵之後  
以下停減  
不急之費

陌當時之苛稅也按卽除陌法德宗時用鹽贊言令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宜留五十錢謂之除陌法及稅間架亦苛稅法凡屋兩架爲一間分上中下三等稅之竹木茶漆權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內。屬此寇戎。攻劫焚燒。靡有甯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以兇醜犯闕。遽用於征。詩之子于征有聞無聲爰度近郊。息駕茲邑。軍儲克辦。師旅攸甯。式當褰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升爲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尙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勞懷。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未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迹邱園。不求聞達者。委所任長吏。具姓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洞識韜鈴。堪任將帥者。委當參官。唐制御前殿朝見曰常參及所在長吏聞薦。天下孤老鰥寡。惻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恤。其有年九十以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事謂徭役大兵之後。內外耗竭。貶食省用。宜自朕躬。當節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飾。率已師儉。爲天下先。諸道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應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有不急之費。委中書官署名門下。卽商量條件停減聞奏。布澤行賞。仰惟舊章。今以餘孽未平。

帑藏空竭。有乖慶賜。深愧於懷。赦書有所未該者。委所司類例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 陸贄擬議減鹽價詔

三代立制。山澤不禁。天地財利。與人共之。王道寢微。強霸爭鶩。於是設祈望

官名春秋時齊置掌魚鹽左傳為之

鹽鑿祈望守之

之守。興權音管之法。以佐兵賦。以寬地征。公私之間。猶謂兼澤。猶言兩利歷代遵用。遂為典

常。自項寇詳荐興。已三十載。服干櫓禮記註小櫓大櫓也者。農耕盡廢。居里閭者。杼軸其空。革車兵車方般。

軍食屢調。人多轉徙。

畝汗萊。乃專煮海

世本黃帝臣夙沙氏始煮海為鹽

之利。以為贍國之術。度其所入。歲

倍田租。近者軍費日增。權價日重。至有以穀一斗易鹽一升。本末相踰。科條益峻。念彼貧匱。何能自滋。五味失和。百疾生害。以茲天弊。實為痛傷。嗚呼。朕不承列聖之緒。遐覽前王之典。既不克靜事以息用。又不獲弛禁以使人。征利滋深。疲疪致困。予則不恤。其誰省憂。應江淮

通達情勢  
文亦疏暢  
可誦

并峽內權鹽。宜令中書門下及度音支。官名。掌一國財政。商議裁減估價。兼釐革釐理也。利害。速具條件。聞奏。削去苛刻。止塞姦訛。務於利人。必稱朕意。

### 韓愈進士策問十三首

退之進士策問十三首。古文淵鑑。御選。唐宋文。酌以各家古文。選本均。未載。因策問本與文。異有一定。格式。每篇。章法。皆能。同也。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於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興爲。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春秋文公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公羊傳曰。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之詞。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其文相反。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者。願承教焉。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尙忠。殷之政尙敬。而周之政尙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古之人謂漢司馬遷也。史記高祖紀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商人承以質。質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三王之道。若循環終始。復始。原其所以爲心。皆非故立

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然。焉所謂二者之異云乎。抑其道深微不可究與。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為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興與霸。亦有尚乎無也。觀其所為。其亦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

帝王之書謂尚書。秦魯謂費誓。秦誓。魯侯誓。魯文。秦誓者秦穆公誓。魯侯誓者魯侯誓。皆侯國之事。而繫於帝王書末。

者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

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

列國之風詩。周南召南至豳風。各篇也。宋魯稱頌。謂商頌魯頌。秦穆之德。不歸於二君。

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辭而闢之。則既廓如也。揚子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闢之者何說。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將何以救之乎。諸生學

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謂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

論語桓公九合諸侯

九合者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謂兩鄆兩幽權貫首戴甯毋癸丘之會是也

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

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爲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秦用商君。

商鞅戰國魏人相秦

孝公封于商故曰商君

之法。人以富。國以強。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爲秦。使天下爲秦者商君也。而

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願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

問夫子之言。盍各言爾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

不序於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

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

史記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爲誰乎。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此君子之所不爲也。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傳謂三傳左氏傳及公羊穀梁也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

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於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

分如錙銖。讀其書。亦皆有人焉。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爲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

士。唐設六科取士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詩賦取者謂之進士。外有方維。詩小雅四方是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勳力進者。又有倍於

是。其爲門戶多矣。而自御史臺御史之官署。尙書省。以至於中書門下省。皆官署名並稱三省。唐初三省之長俱爲宰相。中葉以後僅存

虛名。成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如丘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況於百執事之微者

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絜靜精微。易教也。此禮記經解之文。孔穎達疏。易之于人。正則獲吉。邪則獲凶。不爲淫濫。是爲靜也。窮理盡性。言入秋毫。是精微也。今習其書。不識四

者之所謂。盍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說曰。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亦

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一有悔。安在其爲健乎。又曰。乾以易知。坤

以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爲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戰之於事。其星爲簡乎。易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

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飢寒之患。而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其舜也。與。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

章平和也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隳也下

人其咨。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

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五典。五常之教又曰。敍百揆。官名又曰。賓四門。賓迎諸侯於四門也又曰。齊七政。日月五行也

又曰。類祭名上帝。禮潔祀也六宗。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

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恤五刑。典三禮。天地人之禮彰施五色。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出納五言。仁義禮智

信五德之言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爲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

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二三子其辨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由漢氏已來。師道日微。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雖孔子亦有師。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見師說是也。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

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sub>俟</sub>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爲不足爲。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足爲聖人乎。不然。則說神仙者妄矣。

### 韓愈祭鱷魚文

初公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谿有鱷魚食民產且盡數日公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其夕有暴風震雷起谿水中數日水盡潮西徙六十里

自是潮州  
無鱷魚患



茅鹿門云  
正論發端  
便不可犯

鯉魚之涵  
淹卵育於  
此兩句方  
望溪曰先  
縣一步後  
面便一步  
緊一步

李剛已云  
四海外  
三句亦是  
深人一層  
與江漢之  
閉三句同  
一筆法  
出賞賦以  
供天地云  
云會文正  
拔長句聲

維年月日。潮州府名唐置州即今廣東潮安縣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軍府之屬官唐書百官志節度使觀察使團練使皆有衙推刺史領使亦有衙推秦濟以

羊一豬一。投惡谿一名鱷谿又名意谿在廣東潮安縣城東北即韓江也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

列山澤。孟子魯烈山澤而焚之烈熾也今作列又本作邈也罔同網紉音觸刺取音觸刺取也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

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嶺謂五嶺

海謂南海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謂唐憲宗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

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迹禹治水足迹九州故稱九州為禹迹所掩。揚州古九州之一禹貢淮海惟揚州其地北據淮東南距海之近

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

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目出貌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豕鹿麋。

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鴛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沁音心

上沁恐懼覲音顯覲音顯。為民吏羞。以儉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

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鰕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

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亦類也。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

皆可殺張廉卿云總東上面數層作一句而以三字截之最奇勁

此亦公腹文字故諸家均不選

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 歐陽修擬制九篇

任守信可遙郡刺史

遙郡佐貳官之稱。宋制刺史無職任。僅為武臣遷轉之次序。

依舊鄜

音延路。統鄜延二州。今陝西舊鄜州及延安府之地。

駐泊兵馬鈐轄官制

敕。國家自靈

宋初州名。後沒于西夏。今甘肅靈武縣。

夏城宋初州名。後沒于西夏。故城在今陝西橫山縣西。

不賓。邊隅多警。議者率以謂用兵之道。

任將宜專。恩信不久。則無以得士心。山川不習。則不可圖勝算。頃自兵宿於野。久而無功。此

殆將帥數易之過也。苟其能者。無遽奪焉。以具官唐宋以來稱官爵。履歷為具官。任守信。選以敏材。臨於戎事。

肅軍捍寇。宣力有聞。遽以飛章。上章。奏也。自言滿歲。願久親於矢石。豈不念於勤勞。然而士卒之

樂既汝安。夷狄之情惟汝熟。雖欲代汝。實難其人。所宜旌以郡章。仍臨舊部。體茲委寄。服我茂恩。可。

杜鈇音可衛尉寺

衛尉官名秦漢時掌門衛屯兵宋時爲尙祿官丞制

敕。朕撫有萬國。而官羣材。不敢專用。獨見之明。而外詔庶寮。各舉其善。具官見前杜鈇。舉者言

爾材堪親民。是用升汝司衛之丞。而將用汝臨人於治。詩云。豈弟通愷悌言君子。民之父母。

蓋夫善爲政者。能使其民愛之如此。汝能以此親我民乎。往膺進秩之榮。無爲舉者之累。可。

張去惑可祕書丞制

敕。具官張去惑。國家設官之法。患乎巧僞干譽。干求也謂干求令譽也者之難止。故考績之格。三載而一

例遷。所以使沈實守正之人。得以自進。及其弊也。庸人希累日之賞。而賢者不能自別。故又

增舊法。稍欲因舉類。左傳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而求能者焉。推爾之材。世所稱美。夫累日而遷

非爾志。干譽而進不可爲。惟思厥中。務廣其業。可。

郭固可甯州軍事推官制

州名今雲南曲靖縣

敕。具官郭固。自邊陲用兵。而天下游談之士。趨時蹈利者。吾非不知其濫。而未始怠焉者。冀必有得於其間。惟爾之能。乃其素學。夫學有實者。詰之不窮。而推之可用。嘉汝施設。精而有條。慮變適宜。將觀汝用。可。

李仲昌可大理寺丞簽署渭州判官公事制

州名今甘肅平涼縣

敕。具官李仲昌。羣材之在下者。思達其上。難矣。而在上者。思得可用之材。豈爲易哉。朕頃自擇能臣。使舉其類。而洙尹洙字師魯河南人以爾充薦。今琦韓琦字稚圭宋安陽人又以爲言。琦洙皆能體吾勞於擇士之心者。與爾不應不慎。霈然推寵。吾所不疑。爾尙勉哉。以稱茲舉。可。

郭子儀孫元亨可永興軍助教制

宋湖南縣名今因之屬衡陽道

敕。郭元亨。繼絕世。褒有功。非惟推恩以及遠。所以勸天下之爲臣者焉。況爾先王。謂元亨之祖子儀子儀唐時以功封汾陽郡王。名載舊史。勳德之厚。宜其流澤於無窮。而其後裔。不可以廢往服新命。以榮厥家。可。

李景圭可大理評事制

敕。具官李景圭。九州四海。風俗不同。而王者之化。無不及。吾於遠者。尤加意焉。夫吏非敏於

其事。則不能通俗習而順其宜。政一失焉。下則重困。邈茲南海。爾洩吾民。今會課上聞。增爾榮秩。克勤厥職。以副予懷。可。

孫復可大理評事制

敕。具官孫復。昔聖人之作春秋也。患乎空文之不足爲。故著之於行事。以爲萬世之法。然學而執其經者。豈可徒誦其言哉。惟爾復行。足以爲人師。學足以明人性。不徒誦其說。而必欲施於事。吾將見吾國子蔚然而有成。宜有嘉褒。以爲學者之寵。可。

孫礪李國慶並可殿中丞制

敕。具官孫礪等。六經皆載治民之術。而法者爲吏之資也。汝等學之。用以從政。經之道廣矣。擇其宜於民者。法之文密矣。取其平而不害者。足以洩爾官。而成厥績焉。膺茲敍遷。勉用爾學。可。

曾鞏擬制四篇

賈昌衡知鄧州制

即今河南鄧縣

敕。記舊俗者。稱南陽之民。夸奢上氣力。難制御。見漢書地理志今其餘習。殆尚有存者。故有邦之任。

朕不輕以屬人。具官某中外踐更。令聞惟舊。茲用考擇。往分彼土。蓋穰。漢縣名屬南陽郡宋屬鄧州今河南鄧縣清

水名在河南南陽縣東俗名白河之間。雖俗雜難治。然教民敦本。與於好善。召信臣。漢壽昌人為南陽太守後漢大行百姓號曰召父杜詩。後漢

汲人光武時為南陽太守政治清平時人方於召臣號曰村母。之遺迹在焉。使農桑勸而風俗厚。爾尙思繼於前人。其往懋也。哉。

無替朕命。可。

梅福漢壽春人補南昌尉數上書言事及王莽專政一朝棄妻子去之九江傳以為仙封壽春真人制

今安徽壽縣

敕。某在漢之際。數以孤遠極言天下之事。其志壯哉。而家居讀書養性。卒遺俗高蹈。世傳為仙。今大江之西。實存廟像。禱祠輒應。能澤吾民。有司上聞。是用錫茲顯號。光靈不泯。其服朕恩。可。

王中正種諤降官制

朕大興士衆。屬爾等以伐羌。宋神宗元豐五年大舉伐夏命李憲出熙河種諤出鄜延高道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共敗引還賊中正等官各有差固將

舉其巢穴。非徒卻虜收並塞之地而已。兵西出則近。而爾等東繇。同綏德。今陝西綏德縣回遠之路。以疲士馬。費芻粟。致功用不集。中正議既不審。又約有分地。當攻其左。而不能奮擊。以殲除醜類。夫軍賞吾必信。而罰亦安得已哉。是用按爾之罪。降秩有差。其體寬恩。尙思報稱。可。

張知均州制

嶺。謂五嶺即南嶺山脈之西南。桂州名今廣西桂林縣爲劇部。外有溪居海聚之民。壤錯內屬。拊循填鎮。同守。詎可屬非其人。爾比音避選於朝。往備茲任。而內不能統齊士吏。外不能綏靖華夷。致茲釋騷。騷擾也自干邦憲。奪其美職。處爾偏州。茲惟朕恩。無忘思省。可。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 卷十 詔令

八八

---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 卷十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一目錄

奏議之屬一

書無逸·····	一
左傳季文子諫納莒僕之辭·····	三
左傳魏絳諫伐戎之辭·····	五
左傳蘧啓疆諫恥晉之辭·····	七
李斯諫逐客書·····	九
賈誼陳政事疏·····	一一
賈誼論積貯疏·····	二七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二八
賈誼諫封淮南四子疏·····	三〇

賈誼諫放民私鑄疏	三〇
賈山至言	三二
鼂錯言兵事書	三八
鼂錯論貴粟疏	四〇
鼂錯論守邊備塞書	四三
鼂錯論募民徙塞下書	四六
鄒陽諫吳王書	四七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四九
司馬相如諫獵書	五四
嚴安言世務書	五四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五七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五九

董仲舒對賢良策一	六四
董仲舒對賢良策二	七〇
董仲舒對賢良策三	七五

---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 卷十一 目錄

9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一

合肥李鴻章校

湘鄉曾國藩纂

桐城後學葉玉麟評

奏議之屬一

書無逸 成王初政周公作此書以戒之

退之論佛骨表前段即由此文化出

全篇周公曰嗚呼凡七見每段均以之冠首

首段泛論

昔在殷王中宗一大段引證殷三宗之無逸及後王之耽樂而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為所勸靜食。息無不石是為作轉則非所謂所矣。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

人之依。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為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木。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相視小人厥父母

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諺。蔡傳如字。孔傳音。岸通。嗚呼。不恭也。既誕。謂欺誕。其父母。否則侮厥父母

曰。昔之人無聞知。不然則又訕侮其父母。曰。老之人無聞無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太戊。嚴恭。寅。嚴則莊。重恭則

謙抑。寅則欲肅。畏則戒懼。天命即天理也。畏。天命自度。言以法度自律也。治民祗懼。不敢荒甯。肆。故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

在高宗。武丁也。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時舊久勞于外。爰暨小人。言與小人出入同事。作其即位。乃或亮音陰。通謂天子居喪之稱。三年

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甯。嘉靖般邦。至于小大。無時。雍和也。發音和。順當於理。易為美也。靖安也。嘉靖者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

以享國年  
歲之長短  
貫串之

厥亦惟我  
周太王王  
季一段引  
周之先王  
不敢般遊  
意更切近  
一層

總自今嗣  
王一段方  
到本題

業之中也。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馬融曰。祖甲武丁子。有兄或怨者。萬民咸和也。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武丁子。有兄曰祖庚。祖甲。欲立。祖甲以爲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也。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

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

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

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卑。薄其衣服也。卽康功。田功。卽就也。文王卑薄衣服。其安人之功。與治田之功。徽柔懿美。若

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鮮。之也。言文王加惠于貧之鰥寡之人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

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以己爲衆國所取法。惟當正身行己以供待之。文王受命惟中身。文王九十七而終。卽位時年四十七。厥享

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

通曰。今日耽樂。皇。暇也。言當早夜各勤。無自寬暇。今日暫爲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攸。所也。若。順也。言耽樂之事。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時人不則

有愆。時。是也。不。大也。言時是也。不大有過。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

訓告。胥保惠。保。安也。東。順也。胥教誨。民無或胥譴。譴。音張。譴。誹也。言下民無有相欺誹幻惑也。此厥不聽。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

訓之。人。乃。教。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

戒逸豫之旨至此已盡我聞曰以下再戒以宜聽訓告未段仍引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同應前文

方柏堂云此篇自昔高陽氏以下辭氣矜肆跋扈以舜自比全無臣子之禮名音

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迪蹈也。哲智也。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

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允信也。是也。言其民有過則曰是我之過。民信如是，怨詈則不但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且欲數聞。

此言以自改悔。此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信也。是也。不永念厥辟。辟君

也不長念其爲君之逆。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言天下同怨讐之。是叢于厥身。叢聚也。周公曰：嗚呼！嗣

王其監于茲。

### 左傳季文子諫納莒僕之辭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境。音境。曰：今日必達。公

問其故。莒國名。今山東莒縣。

季文子名行父。魯大夫。其諡也。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文仲其諡。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

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

鷓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法也。合法則為吉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音嗣

民。作誓命曰。毀則壞法也。為賊。掩賊為藏。竊賄掩掩匿也。賄賄賄也。為盜。盜器國用也。為姦。主藏之名。以掩賊為名。賴

姦之用。用姦器也。為大凶德。有常謂有常刑也。無赦。在九刑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今亡。不忘。行父還音旋。觀莒僕。莫可則也。

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

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兆。域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也。度。居也。於

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帝顓頊之號。有才子八人。蒼舒、隕音頤。斨音瞻。檮音桃。戣音樹。大臨、危

降、庭堅、仲容、叔達。齊中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愷。和也。高辛氏帝嚳之號。有才子八人。

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編也。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元。善也。

此十六族也。世濟也。成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也。

土即主地之官。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

內平外成。內謂諸夏。外謂夷狄。昔帝鴻氏黃帝。有不才子。掩義隱賊。隱蔽其外面。陰為賊害。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音

頑謂心不則德義之謂。不友。是與比周。比。近也。周。密也。天下之民。謂之渾敦。音盾。杜預曰。謂驢兒也。渾敦不開之貌。少皞氏有不

方柏堂云  
是以去之  
以上言出  
萬僕之故  
以下引舜  
之去四凶  
為比其引  
舜舉八元  
八愷則陪  
筆也  
八元八愷  
先分敘後  
總敘不能舉  
與下文堯  
不能去皆  
拆筆



四凶分兩  
段敘與前  
段敘八元  
八體又變  
一筆法極  
爲靈活

是以堯崩  
而天下如  
一則句總  
束上文

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靖安也庸用也同邪也言安于讒譖信用回邪也服讒蒐慝。蒐慝也惡惡也言陰隱爲惡也以誣盛德。

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曰謂共工也其行窮其好奇顯頊音旭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

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嚚杻。杜預曰謂豷也嚚杻頑凶無德匹之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

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黃帝時官名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音食于貨賄。侵欲崇侈。

不可盈厭。於豷切聚斂積實。財也不知紀極。猶終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

餮。音貼食食爲饕餮音財爲餮舜臣堯。賓于四門。賓禮樂賓于四門此有是禮賢之事流四凶族。渾敦窮奇。嚚杻饕餮。投諸四裔。以

禦魍魎。音魍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

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常之教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日納于百揆。總持國政之官百揆時序。無廢

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

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 左傳魏絳諫伐戎之辭

無終

無終即山戎名在今京兆之昌平

子嘉父使孟樂

無終使臣

如晉因魏莊子

莊魏絳之諡

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

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

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

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國后羿有窮國君之號

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今河南滑縣有鉏城羿初居于此遷于窮石晉地記河南有窮谷羿所遷也因夏民

以代夏政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逐之而自立恃其射也論語羿善射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

伯因熊髡虜圉四人皆羿賢臣而用寒泥人名后羿嬖臣也寒泥在今山東濰縣寒泥伯明氏寒國之君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后君

也謂君長寒國棄之夷羿夷羿之氏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

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音銓改也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

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窮國門靡夏遺臣奔有鬲國名今山東德平縣東有鬲城古鬲國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音翳

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下后相所依今山東濰光縣東南有濰縣東南有斟亭是其地

氏處澆十過古禾反處豷于戈皆國名過在今山東掖縣戈在宋鄭之間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遺民以滅浞而立少康

本意至此已盡下忽展開又起波瀾

方柏堂曰文字須有離合斷續夏書有之曰有窮后羿是離是

斷失人故也。一句是合是續。又云可不懲乎之。下直接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極順然不冤。平而申開。忽插於是。晉侯好田。二句文境。乃變化不測。文筆乃有曲折。復戎失能無乃不可乎。之下即接以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亦順然文境。不開拓。文筆不怨。時平直無奇。少變化。

夏后相之子少康滅澆于過。后杼少康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周武王之為

太史也。命百官太史號官箴王闕。過也於虞人掌田之箴曰。芒芒遠禹跡。畫為九州。經啓九道。啓開也

開九州之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憂也而思其

慶音武。武不可重。猶大也。言武事不可大任。用不恢于夏家。恢大也。言羿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獸臣虞人司原。敢告僕大。虞箴如

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晉悼公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

戎狄荐音春聚。音春居。貴貨易土。易猶輕也。土可賈音古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

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

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 左傳蘧啓疆諫恥晉之辭

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時韓起如楚。遂女羊舌肸為介。上卿。大夫

也。若吾以韓起為闕。禮祭義闕者守也。賤者也。以羊舌肸為司宮。謂加以宮刑。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

### 大夫莫對。

蕙音啓疆楚大夫曰。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况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

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類音有璋。享也。類見也。既朝聘而小有述職。大有巡功。孟子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又天子適諸

侯曰巡守。巡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不敢倚机宴有好貨。主國宴賓以貨財為恩好衣殮有陪鼎。食

為殮陪加也。加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魯僖

十八年晉敗楚師于城濮。晉無楚備。以敗於邲。讀如祕事在魯宣公十二年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鄆。音焉事在魯成公十六年自鄆以

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

讎。備之若何。言何以誰其重此。言怨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

可矣。求諸侯而麀。音羣至。求昏通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

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音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音籍談。

女齊。梁丙。張幣。音輔躒。音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音為公族大夫。韓須音受命而使

矣。箕襄。邢帶。二人韓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皆大家也。韓賦。七邑。韓襄等七人皆成縣也。賦百羊舌

開口先反  
說最峭

者有其人  
四句略頓  
錯之事君  
數句又提  
起猶欲恥之  
三句再一  
頓下再提  
起

仍反說可  
筆不板滯

陳廷敏云  
李斯逐客  
督責二篇  
如出兩手  
逐客雅錄  
類西漢督  
貴峭潔類  
子書  
歷敘率賴  
客卿之功

四族。鋼從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叔向食采于楊故曰楊肸。五卿。趙成以下五人。八大夫。祁午以下八人。輔韓

須楊石。叔向子楊食我也。因其十家。韓氏七羊舌氏四共十家者舉大數也。九縣。羊氏四家共二縣合九縣。長轂九百。長轂戎車也。縣各百乘。其餘

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叔向兄。謀之。中行伯。謂中行吳。魏舒帥之。其

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同。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

可之有。

### 李斯諫逐客書

史記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聞于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西戎人使秦穆公賢之使人間要由余出余遂歸秦。于戎。東得百里奚

楚宛。楚宛人時避宋人。於宛。迎蹇叔。岐州人時避宋人。於宋。來邳豹。邳豹自晉奔秦見左傳。公孫支。岐州人遊晉後歸秦。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

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三十。一作二十史記秦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索隱曰此言五子之功故言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

鞅。衛人少好刑名之學相率公變法令封於商號商君。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

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衛人以連衡說六國使背從約事秦。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案惠王時張儀為相請伐韓

下兵三川以臨二周司馬錯請伐蜀惠王從之果滅蜀儀死後武王欲通車三川惠王五十年魏北收上郡魏南取

漢中惠王十三年攻楚包九夷屬楚之夷制鄢郢楚二東據成皋縣名在周之東境之險割膏腴之壤

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音雖范雎魏人說秦昭襄王以廢穰侯昭王

太子之異父弟姓魏名冉封于穰故逐華陽昭王母宣太后同父弟芋戎封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

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于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而不

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即崑崙山之玉有隋和之寶隋侯

和氏之璧垂明月之珠服太阿劍名楚王使歐之劍乘織離駿馬之馬建翠鳳之旗以翠羽為鳳樹靈囂

之鼓禮月令註鼙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

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音駝不實外廐

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猶後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于秦

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以朱宛轉而傅音附璣之珥以璣附阿綯齊之東阿之衣錦繡之飾不進于前

而隨俗雅化謂閑雅變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于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

此四君者  
四句總束  
一筆

又引物陪  
觀風起雲  
湧層波疊  
浪

聖黔首以資敵國吳至父云蜀難云荆齊民以附夷狄敵所恃以事無用長楊云樂遠出以露威靈數動搖以罷車甲旬法皆本此

姚惜拙云此二字疑

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地名禮記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韶虞武象。韶虞舜之樂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則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者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音齎又音咨盜糧者也。夫物不產于秦。可寶者多。士不產于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 賈誼陳政事疏

文帝時匈奴侵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皆以逆誅誼因上此疏

臣竊惟事執。同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同他背理而傷道者。

本是一字  
後論得奴  
一事而疊  
出可為流  
涕句耳非  
有二也俗  
人或途於  
起處增一  
為二  
吳至父云  
顏監謂疏  
言太息者  
六今此至  
三而止余  
疑本文當  
作可為流  
涕者二可  
為長太息  
者三作六  
者誤字耳  
一二三乃  
輕重之次  
序非事之  
條件也如  
以條件言  
之則自民  
之賣童至

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積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漢成帝所立廟也，應劭曰：帝自為廟，制度卑狹，若願望而成，故曰顧成。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父母兄弟，至孝也。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以上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樹國于險固，諸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勢。



經制不定云云當為一事教太子為一事後晉禮義刑罰共為一事則適亦三事而已

假設天下如曩時媿惜抱因此下兩段乃承上文雖意引同異姓兩層影照所謂兩不能為與上不可義別

下數被其殃。上數爽也。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謂淮南厲王長以謀反廢徙蜀道死謀為東帝。

親兄之子。謂齊悼惠王子興居為濟北王反欲擊取陽也西鄉而擊。今吳謂吳王濞高祖兄仲之子又見告謂不循漢法有告之者矣。天子春秋鼎

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謂最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虜然而天下少安何

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

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

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熒。音熒。操刀必割。此語見六籍言當及時也。熒謂暴曬之今令此道順而安全甚易。

不肯蚤為。已迺墮火規切也。骨肉之屬而抗舉劉割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

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論語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處。將不合諸侯

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

越王梁。昌邑人字仲初事項王後率兵歸漢韓信韓王信戰國韓之後王韓。張敖王趙。貫高趙王張敖相為相。盧縮王燕。陳豨為趙相國居代地

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

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通側室文帝高祖側室薄姬所生之執。以豫席藉也之也。諸公幸者迺為

中涓。其次司。僅得舍人皆近侍之官。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

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古德字。至渥厚也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

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

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名肥高帝微時外婦之子。王齊。元王名交

高帝同母少弟。王楚。中子高帝子或夫人所生名如意。王趙。幽王名友高帝子。王淮陽。共王名恢高帝子。王梁。靈王名建高帝子。王燕。厲王

名長高帝子。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

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大率也古人粗計大數曰無慮簡言曰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

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天子車蓋之制。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

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音環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勇也。如馮敬孝文時為

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領理也。故疏者必危。親者必

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然謂改其法制使不然。同姓襲是跡

而動。既有徵驗也謂淮南濟北矣。其執盡又復然。殃阨古禍字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

世將如之何。屠牛坦田屠牛者之名事見管子。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讀鈍者。所排擊剗割。皆衆理解支解。

節也。至於體音陸。髀音陸。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

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體體音陸。髀音陸。釋斤斧之用。而欲嬰總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

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

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

最後反。長沙吳芮封長沙王。酒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

然也。曩令樊樊鄴商絳周勃。鄴鄴商絳周勃。商商絳周勃。絳商絳周勃。周商絳周勃。勃商絳周勃。灌灌嬰。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

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

之勿沮音阻。醢音阻。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

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

輻湊竝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

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扶問切。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

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言諸侯之地先有削而頗入漢者，後以封列侯，今爲徙之也。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償還也，所以數償還其削地如前所

云者，明天子不利有其地也。一曰，所字衍文。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

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

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楚將後降漢封于潁川，疑懼遂反，高祖擊破之。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二人皆與淮王謀反者。之計

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

天下不亂。言舊君既沒，新君未生，置舊君之喪于朝，以臨臣下也。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

此。天下之教，方病大瘡。音腫，腫足也。一脛之大幾如要，同。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同。一二

指搐。讀如畜動而痛也。身慮亡聊。賴也。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蹇

字。蹇，古蹇字，足下曰蹇，言足蹇反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楚元王高帝之弟，其子於文帝爲從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

之子，親兄子也。惠王謂齊悼惠王文帝之兄，惠王下厲之子二字。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

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蹇蹇，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教，方倒

天下之勢  
方倒懸張  
廉卿因此  
下言淺境  
宜治

非所以爲  
安也真德  
秀曰此亦  
誠射獵之  
失  
今民賣僮  
者張廉卿  
曰此下言  
去侈除

縣通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同海字慢古侮侵掠。

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主上之所操持也。

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宜

讀倒縣而已。又類辟音璧且病痲音肥夫辟者一面病痲病風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

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御寇不得復除。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

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

侯。執既卑弱。而甑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無治安之具甚矣。臣竊料

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

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條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音說悅音悅漢音漢宣音宣官音官降音降匈奴音匈奴。

漢而答其言。舉匈奴之衆。惟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彘。通翫細娛

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讀可爲流涕者

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顏師古曰若今織成以爲要襪及帶領者也按即今纈帶之類緣。內同之閑中。閑讀以是古

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人廟則服之。宴處則不著。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音衣。縠衣。

也。謂以偏諸。纏著之也。以偏諸。美者黼黻。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

帝。一后而節適。謂得其節。而合宜。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音下。下同。竭也。謂財

力盡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嚶妾

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

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

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言天下安。不可動搖。好為大。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無尊卑也。

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商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

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謂贅。婿也。借父耰耜。慮有德色。母取

箕箒。立而諄語。音。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僭無禮之甚也。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計也。相與

計較。其慈子其。愛者。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歷謂拔而取之。六國。兼天下。功

成求得。所求者。禮也。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讀。伸。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

毋動為大  
耳張廉卿  
云漢書以  
毋動為句  
言天下安  
不可動搖  
為大耳另  
為句言好  
為大語者  
商君遺禮  
義張廉卿  
云此下言  
正風俗

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謂高祖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天下從其德曩之爲

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尙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誼。捐廉

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通耳。慮非顧行也。言惟計利與不利耳。大率非顧行之善惡也。今其甚者殺父

兄矣。盜者剽音賊割音陵寢謂陵戶之簾。攀音奪兩廟高祖及惠帝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切吏而奪之金。

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言矯僞之人詐爲文書詔令以出倉穀收賦稅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此其無

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言公卿大臣特以簿書期會爲急不知正風俗興行義也。之間。以爲大故。至於

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慮大率也於耳目。以爲是適然也。適當也夫移風易俗。使天下

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刀筆所以削書筐篋所以盛書而不知大體。

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

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

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

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竝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同墟今四維猶未備

也。故姦人幾讀冀下同幸通倖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經常也。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

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共爲忠信也。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

執持而順行之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維所以繫舟者。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

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

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

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始也適也。生必也。固也。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同肅端冕。見之南郊。見

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繼抱

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師。保保其身。傅傅之德義。師道讀導之教訓。此三

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謂安居者也。故迺孩提

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

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

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

夏爲天子  
云廉卿曰  
此下晉敬  
太子



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  
 樂。音教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音慣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  
 學。學者所學之官。音謂官舍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通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  
 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措  
 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同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  
 傅。太傅罰其不則。則法也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  
 民。化輯同集和也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有過則記徹膳之宰。有闕則諫進  
 善之旌。進善言者立于旌下誹謗之木。讖惡事者擊之于木敢諫之鼓。頂諫者則擊鼓瞽史誦詩。工謂樂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  
 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每破切諫故無大過可愧恥之事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音潮朝音朝日。王者祭月秋暮夕月。王者祭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瞽而親餽。餽同饋所以明有孝  
 也。行以鸞和。車上鈴也步中去聲采齊。通趣讀中肆夏。皆樂章詩名步徐趣疾中者謂與其節相應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  
 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

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音義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刈讀草菅音義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愈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音憤。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音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音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爲處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

凡人之智  
云廉卿白  
此下言興  
數化

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

言非不用

法然而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辜。古罪字而不自知也。孔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極中也定於內而

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

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

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同之以法令。

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

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

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

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

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

聞也。秦王制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讎幾及身。子

人主之尊  
譬如堂云  
廉廡曰此  
下尊敬大  
臣

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階也。衆庶如地。故陞九級。上廉。側隅也。遠地。則堂高。陞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一官之長。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于器。尙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謂齒其年。君之路馬。駕車之馬。蹴其芻者。罰。見言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施于同姓。伯舅。施于異姓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髡。笞傷。罵本。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虜被戮辱者不泰迫。謂迫天也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見卷十陳琳檄文之事。

二世見當以重法者。見破也當決罪也言趙高殺二世又以法定其罪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

冠雖敝不以直音沮履中履之藉也。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

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縶音縶以長繩係之也

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

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

衆庶之所嘗寵。而人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

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讓。豫子曰。中行衆人

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

而折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

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音鈍亡恥。莫音莫詬音詬。志音志氣音氣無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若猶然也

故見利則逝。往也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音擡取也擊也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

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

職業者粹純也言其勢悉在羣下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

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音甫。簠音簠。音皆所以盛飯者。不

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讀疲。輒不勝任者。不曰罷輒。曰下官

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古呼字之也。尙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

大何何問也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喪聲音。以毛服。盤水加劍。水性平者已有正罪。君以平治之也。加。未當以自劾也。造至請室請罪

室而請學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弛廢也。自廢而死。上不使人頸盪而加

也。不畏其罪。親如刀鋸也。其有大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謂自刑。裁也。上不使捽才瓦反。捽按之。持其髮也。而刑之

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讀喜好也。好也。好志氣也。嬰嬰加也。廉恥。故

人矜節行。上設厲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則

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

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圍讀圍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

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言吏忠臣以死社稷其志蓋同于金城之意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

方望溪云  
彼且為我

死語本管  
子而義更  
警策  
歸熙甫曰  
此是千古  
書疏之冠  
何止西漢  
第一

一夫不耕  
方望溪曰  
語本管子  
方展卿曰  
賈生文最  
善轉筆換  
氣忽而馳  
驟忽而旋  
曾極其恣  
肆跌宕於  
此求之可  
長筆力

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託以權柄不須復制禦也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謂無陸級之事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 賈誼論積貯疏

筭同管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音掘盡也古之治天下。至纖細也至悉盡其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音岸本作豐覆也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散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音厭盡也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所積不足以備水旱故可哀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實爵級又賣子也既聞耳聞于天子之耳矣。安有爲天下音陸陸危音歛意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音壤豐也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禹留水而湯遭旱卽不幸而有方二

姚惜抱云  
廩廩即廩  
瘦字說文  
本作廩  
省作廩此  
又假借廩  
字耳哀十  
五年左傳  
廩然隕大  
夫之尸同  
此

已筆橫空  
而來有新  
勢關直入之

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千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疲夫羸老。易子而敵。音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讀擬信也者。竝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同民而歸之農。皆著直切于本。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卅本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通廩也。危也。竊爲陛下惜之。

###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執。同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人人自恣也。而不制。豪植而太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文帝子武封淮陽王。代。文帝子參封代王。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廩同僅如黑子。黑子。驢子也。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



萬年之後  
真西山曰  
按此亦人  
所難言

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同耳。高皇帝瓜

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斬讀與芟同之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

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諸侯國皆在關東故于東門外立之也。上東門東面最北出也。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

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謂梁及淮陽而縣同屬於漢。其吏民繇同役。往來

長安者。自悉而補。悉盡也。自悉其家資財補縫作衣。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

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文帝少子勝封梁王時勝

死亡立後。割淮陽今河南商邱縣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

新鄴。音妻縣名今微阜縣以北。著直略切之河。淮陽包陳今河南淮陽縣以南。捷音元謂立封界也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

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

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

之敵。古禍字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敵。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敵。

執同熱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甯。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欲發言則同其事

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下財同幸。

賈誼諫封淮南四子疏 諫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 誼知上將復王之上疏諫

竊恐陛下接王顏師古云接納續也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同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

不知其辜古罪字。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

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春秋楚平王孫太子建之子太子建被讒死勝居吳後令尹子西召之使為白公遂作亂大父謂平

王伯父叔父謂平王諸子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刻音

利手以衝仇人之匈同。固為俱靡顏師古云言與仇人俱滅斃也靡碎也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常用之矣。漢存特幸

耳。言漢之勝布得存此直天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

財。此非有子胥伍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專諸荆軻荆軻刺秦王起於兩柱之間。所謂

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賈誼諫放民私鑄疏

高梅亭云 賈文起筆 賈誼 李剛已 連耳孰不 知其罪孰 以王死之 不當二句 以呼起下 文所謂筆 所到氣 已吞者其 豈能忘其 交戰數句 援明峻厲 文氣峻厲 無公勝數 句逆筆 發忿快志 三句正筆 末段詞意 詞筆

舊抱絲田  
者本上有  
更復鑄聞  
罪多者一  
縣百數十  
者十數家  
吏之所疑  
及奔走者  
擊囚榜笞  
頻甚不少  
漢未之得  
驗然其形  
罪者固乃  
始時此無  
少於上大  
丁使頭陸  
十幸無忽  
甚不成文  
事此何竊  
聞曰未之  
形必然皆  
似夢中自  
語且自稱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謂顧庸之直或租其本鑄銅錫爲錢。致雜以鉛鐵爲它同他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

非殺雜也難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一錢之殺其微已甚而總計之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

奸。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同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雖黥罪日報。報謂論其罪其

執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同懸法以誘民。使

入陷阱。孰積多也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死罪委積于下也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

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去不受。用重錢則平稱。不餘不能受也。法錢依法之錢也不

立。吏急而壹之乎。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責怒也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

其術。何鄉音音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採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鑄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

多。善人忧音戎又音黜誘也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平也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

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令謂法令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

棄市之。又不足以禁矣。奸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

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

僕以對  
陸下苟少  
知屬文者  
亦不爲此  
又家屬之  
語亦出自  
近代此皆  
趙宋時人  
所作爲竄  
入者不可  
以誣去之  
今刪去之

王伯厚曰  
山之才亞  
於賈誼其  
學粹於禮  
樂  
姚惜抱曰  
於肆之氣  
噴薄橫出  
漢初之文  
如此昭宣  
以後蓋希

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謂多積。以御輕重。銅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四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音羨。奇殘餘也。羨。餘溢也。則官富貴而末民困謂工。六矣。制吾棄財言農人敦本則倉厚積實。布帛之餘。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 賈山至言

山潁川人。涉獵書記。不爲酷儒。秦文。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名曰至言。後帝下鑄錢令。山復上書諫。遂鑄錢。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言多激切。然終不加罰。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也。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喻粗陋也。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止。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讀疲。任役事。任罷。謂疲于役事也。赭衣半道。羣羣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言常遠視。有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一夫大譁。同。天下嚮應者。陳勝。字涉。城人爲秦首難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秦都故城在今陝西長安縣東而西至雍。山名在陝西鳳翔縣西北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

有矣况東  
京而降乎

吳至父曰

此特諫與

方正射獵

耳恐其言

不入乃引

秦為喻多

作危語未

甚切中也

而文乃句

句騰躍而

出語語有

崩雲墜石

之勢

杜訥曰筆

勁以峭詞

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撓。屈為

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會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天子所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

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隱築也以樹以

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會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在陝西臨吏徒數十

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三重之泉合采金石。冶銅錮。鑄合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

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壘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會不得蓬顯。顯土藏家

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

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

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

不能生焉。江臯。水邊河濱。雖有惡種。無不猥。盛也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音箕子。比干。

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

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

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撓。屈為

陳廷敬曰  
屢呼屢應  
詳複其辭  
而讀之不  
厭者由其  
氣厚而筆  
健也

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同勞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

其言而顯其身。士猶猶懼而不敢自盡。又迺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屢

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

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此方事類以諫也士傳言

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

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見辟雍行於太學。親執爵而餽。

同饋。進食也。執爵而音見少飲酒謂祝古饗。在前。祝字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

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同示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

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廢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

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

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

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

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什一而籍。借也。謂借人力也。一曰爲籍籍而稅之。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

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

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

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

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瑯琊。刻石。見卷六。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同。石鑄鐘簠。音篩。師士

築阿房之宮。縣解也。石百二十斤。稱鋼鐵之斤石。以鑄鐘簠。其奢泰也。簠猛獸名。謂鐘鼓之附飾爲此獸。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

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曩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

以諡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

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音才數月耳。天

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

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

是以道同導諛同倫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

此之謂也。姚惜抱曰：以上皆論受諫不敢適欲。獨有溫醇綿密之氣。西漢文繼戰國後。一變其黨。張謏歸於純正。所以開一代之風氣也。而令聞不忘也。姚惜抱曰：以上論敬士。

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甯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是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縗。練經。已棺謂已斂塗謂塗殯也。錫縗以細麻所製之喪服。周禮王為三公大卿。練經麻之在首在腰者。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祭。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后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同追厥功。圖所以昭光宏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訴。同訴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厲績而為潔白也。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同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同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勸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同減外衛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給與也。縣傳。去聲。傳驛之車馬。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



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謂其賦役八十者二算不事。免二口賦賜天下男子爵。大

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

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

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

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音降疲病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

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讀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

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

夏歲二月。謂建中三月也。時以十月為歲首。故曰夏歲。定明堂。造大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

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媠。音辭。辨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遊。方

闕也。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

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

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

議。夫遊不先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法也事之大者也。以上言宜以禮待大。臣不宜從射獵宴遊。

### ■ 鼂錯言兵事書

錯穎川人。學申商刑名。以文學為太常掌故。受尚書於伏生。累遷太子家令。數上書言邊事。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今甘肅。舊蘭州。秦及秦州諸府州。

之攻城屠邑。毆同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

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

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同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

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

無必勝之民。繇同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謂

兵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音車漸沒之水。山

林積石。經川常流之邱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猶聯相屬。

也。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

劉和文 心駢龍云 自漢以來 奏古或稱 上疏儲雅 繼踵殊采 可親若質 讀之務農 饋錯之兵 事匡斬之 定郊王吉 之禮觀溫 舒之綏獄 谷永之諫 仙理既切 玉辭亦通 暢可謂識 大體矣 林希元云 此疏百言

用兵三急  
中述兵法  
一段又  
入知兵  
君擇將爲  
兵家四要  
末匈奴  
中國技  
歸重於  
誰降胡義  
渠一事此  
其大主意  
也說出兵  
家利害處  
實大略無  
遺又一  
切當道經  
世之文  
唐荆川云  
此文最古  
尙似孫武  
子  
方望溪曰  
錯之師根  
柢管商其  
近俗濟用  
無出二子

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音完。葦竹  
薈。音完。草木蒙龍。覆蔽貌。支葉茂接。此矛鋌。音鐃。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音  
也。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集齊也。趨利弗及。  
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  
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  
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  
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  
弱異執。同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  
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與猶也。如也。險道  
傾仄。古側字。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同疲。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  
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平地也。輕車突騎。言其驍銳可衝突敵人也。則匈奴之衆。易撓。撓也。一曰曲也。弱也。亂也。勁弩長戟。  
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

外者而爲  
文尤見與  
管子相領  
故雜用其  
語而如出  
一人之說

能當也。材官騎射同或矢官之善者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筥皮作如木薦以木板作如弗能支也。下馬地  
 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給謂相連也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  
 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  
 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同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  
 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西戎之一種蠻夷之屬。來歸誼同義者。其衆  
 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  
 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  
 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同橫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  
 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下財同裁擇。

鼂錯論貴粟疏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音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

明主知其  
然也一句  
轉振迅捷

夫珠玉金  
銀姚惜抱  
云能言萬  
物之情能  
傳古聖人  
隱而未發  
之意此種  
文字真足  
與管韓并  
不朽於世

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瘠瘦病也言無相棄捐而瘦病者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

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

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

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直等切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

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

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

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

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

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臧。同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周謂周徧而遊行而亡飢寒

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

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

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

今農夫五口之家一  
 段不過指  
 陳農民之  
 苦而氣特  
 萃著  
 於是百賣  
 山字鬻子  
 孫以償債  
 者矣以上  
 言農夫以  
 下言商賈  
 此商人所  
 以兼併農  
 人兩旬互  
 收

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賣而賣。按吳至父從倭庫唐寫本漢書食貨志校正無改字其作具字絕句文義較順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sup>奇殘餘</sup>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物也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任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勢以利相傾。千里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音誤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餘。農民有錢。粟有所渫。音辭散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

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復除也。當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者得其錢。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第九等爵也。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 鼂錯論守邊備塞書

清聖祖曰  
首一節舉  
秦事以擊  
中一節言  
遠戍之不  
便後一節  
言徒民塞  
下之利末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音附築塞河上。南攻揚粵。揚州之南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同勢戰則為人禽。同擒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埋。肌理也鳥獸毳毛。細毛也其性能耐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

仍收歸前  
二節意矩  
獲森然

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債音奮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同謫發之。名曰謫

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謂會爲商人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

入閭取其左。閭里門居閭之左者發之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

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通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

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

漢時人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八百二十爲一算。復除也。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

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直略於地。謂以游牧爲生。異于中國之士著其執易

以擾亂邊境。讀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

壑。古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

國之所以離南晦。畝本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二王國于邊于匈奴或當上郡、北

地、隴西。皆郡名。邊于匈奴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

則不足。多發。遠縣纒音才。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能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



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竟。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

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上城

播石也。布渠答。鐵炭也。復爲一城。謂大城中復立一小城也。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去聲。立城邑。

毋下千家。調謂寬度之也。總計城邑之中。令有千家以上也。爲中周虎落。以竹葺相連。遮落之也。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古罪字。人及免

徒復作。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共除其罰令居之也。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

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這自給而止。初徒縣官與給其衣食。至能自供。乃止。郡縣之民。

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

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謂胡人入寇。驅略漢人及畜產。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

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

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

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謂發怨戍之民。使行戍役也。相去

遠矣。

### 鼂錯論募民徙塞下書

方望溪云

中幅全同

管子語而

與前後凝

合使人不

覺良由老

謀勁氣本

與之近也

故卒伍成

於內茅鹿

門云即管

子作內政

以寓軍令

之遺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送也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

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同集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

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

其土地之宜。觀其少古草字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

築室。家有一堂二內。二房也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

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同婚。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

所謂所樹畜積長茂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

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古者戍皆有期代則不置。曰假言其權設非常制也。五百。帥名十

連一邑。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能者。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

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

劉彥和文  
心雕龍云  
鄒陽之上  
筆齊潤於  
言有

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而此而勸以厚賞。威以

重罰。則前死不還。讀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

猶亡功也。以上副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豈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

者。始於折膠。秋氣至膠可折。匈奴常以爲候。而出軍。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得其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惟陛

下財察。同裁

### 鄒陽諫吳王書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始皇所治。若漢之未央宮。懸衡天下。衡猶稱之詞也。言其懸法度于其上也。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

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同兵之據。引也。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

也。今胡數涉北河。杜白曰。河自九原以東。漢人謂之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覆盡也。言上射飛鳥盡。兔免也。鬪城不休。救

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去聲。流猶行也。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間。趙幽王爲呂后幽死。文布立其長子

遂。趙王取趙地河間。立遂弟辟彊爲河間王。至子哀王無嗣。國除。遂後復還河間。六齊望於惠后。望怨也。呂后割齊濟南郡爲呂王台。泰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彭澤爲彭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爲王。

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城陽顧於盧博。城陽謂城陽王喜喜父章誅諸呂有功本當虛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而迫怨與帝與呂也。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一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喜顧念而怨望

也。廣博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淮南厲王三子為三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謂吳若舉兵反天下來北二縣名。王念其父見遷殺也。討四國但有意不敢相

救。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言胡為越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邯鄲趙都也水長沙者言越先以水軍攻長沙而後還舟侵吳也青陽吳地。雖使

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

益進。越亦益深。大國謂曹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糧漢截西河以下而助子趙終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其正意則謂吳越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

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截西河以禦十道如此則趙不得進吳不得深矣陽惡斥言故假胡越錯亂其辭。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臣聞蛟龍驤首奮鬣。則浮

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知畢議。易精極慮。改易精思

則無國而不可奸。音千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

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竊高下風。新序孫龍曰臣居魯則聞下風。高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之行。尤悅大

臣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臣聞鷲鳥累白。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

舉鼎之絃。音盛服也。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高帝丁之湛沈患。謂幽王為呂士也。絃音盛服也。叢臺趙王之臺。幽王友之湛沈患。淮南連

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謂淮南厲王受廢遷蜀道而死于雍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諸專諸賁孟賁不

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文帝入關而立以天

下多難故事寒心戰慄未明而起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襄儀父音甫之後。東牟東牟侯興吾朱虛朱虛侯劉章謂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

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襄鄭儀父也深割嬰兒王之。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壤子王梁代。讓子猶愛子王梁代謂文帝益以

淮陽。卒仆濟北。謂濟北王興居反被誅囚弟於雍。謂淮南王長見徙死于雍者。豈非象新垣等。言二國坐有姦臣象新垣平勸王共反也哉。今天子

謂景帝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

於漢。新垣平詐言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在其中弗迎則不至今為吳計者亦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可得也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

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張良說漢王以水灌其城破之兵不留行。言攻之易破收弊人之倦。東

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荆亦楚也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

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鄒陽從梁孝王遊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

十二字歷數六十人用臣聞者四是以字七故字何則二字一九一十夫字四昔字三今人主三字三見此二人此二國各一曰簇疊如連尚重早大波小瀾直達故不覺煩重不則幾謂點鬼錄矣

之。燕太子丹以養刑司刺秦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衛先生

說昭王益兵。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戒。精誠上。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麟願知。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

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下和得玉璞獻武王。玉人曰石也。則其右足武王沒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則其左足至厲。王時抱其璞哭于郊。乃使玉人

攻之果。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李斯為秦丞相。胡亥殺之。具五刑。是以箕子陽狂。紂王淫亂。箕子懼乃陽狂為奴。接輿。春秋楚人。陽狂避世。恐

遭此患。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

剖心。史記比干強諫。上怒曰吾聞聖人。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子胥鴟夷。伍子胥自剄吳王夫差取馬。平為鴟夷。盛于胥沈之江。按鴟夷盛酒皮囊。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

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謂道行相遇。駐車對語。兩蓋相交。小飲之義也。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

期。戰國秦將。以被讒奔燕。始皇購其首千金。燕遣荆軻刺秦王。期自勿令軻斷其首。以往。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戰國齊臣。亡至魏。其後魏伐魏奢登城自剄。

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

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蘇秦于秦不出其信于燕。則出尾生之信也。按

尾生古之信。白圭。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甘欲殺之。士見史記。白圭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

士見史記。白圭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

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音嗣以馱音馱。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

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

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六國時人。臙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見解。摺同拉臨折齒於

魏。卒為應侯。范雎用秦封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姿。故不能自免於嫉

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殷末人莊子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入河雍之河雍州之河也。徐衍周末人。負石入海。不容身於

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魯人。飯牛

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

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論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

不朝孔子行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冉史記作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

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音消也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見諫逐客書。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

臧而彊威宣。齊之二王。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竝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

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丹朱象舜。管蔡管叔鮮蔡叔度周之二叔。是矣。今人主

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燕王喻賢

其相子之欲禪以燕國國乃大亂之心。而不悅田常即陳恆齊簡公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紂所妬者觀其胎產

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諸侯。寺人勃鞞爲晉獻公深文公

以免呂卻之難其左傳。齊桓公用其讎。而一匡天下。謂管仲射中桓公。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

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秦孝公用商鞅乃孝公卒子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

用大夫種佐越王勾踐滅之稱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史記孫叔敖楚之處士

而不疾不朝賜劍自殺。三去相而不悔。於音陵子仲即陳仲子適楚居于於陵楚王聞其賢。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

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素謂心所向也。墮火規。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

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跖盜之客可使刺由。許由。何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

荆軻音洪音沈音七族。湛沒。要離燔妻子。吳王刺麻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堪亡令。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

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入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根

輪困離奇。委曲蟠。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



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于夜中銜大珠以報因名其珠曰隋侯之珠

夜光之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

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伊尹管仲之辯。懷龍逢音龍

關龍逢桀之賢臣

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

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

獨化於陶鈞。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以其制器為大小比之于天也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

任中庶子蒙嘉。戰國策則軻至秦厚遺秦王龍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于秦王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獵涇渭。二水

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

之義。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阜。此

鮑焦。周之介士怨世不用己采薪于道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厲

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曾子至孝以勝母之名不順故不入也邑號朝歌。墨子洄車。淮南子墨子非樂不入朝

歌朝歌殷邑名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

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與窟同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司馬相如諫獵書

長卿從上至之揚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逐野獸長卿因上書諫

李剛已云起設筆勢飄忽如風雨之驟至故佳入誠有之二句揭明正意筆極生動語極斬截

是胡越起於下數句又甲觀筆一托跌

雖萬全無患兩句孫月峯云接

法緊茅鹿門云辭直而文磊落且夫三句李剛已云深入一層以取逆勢而况乎五句正筆叔倫言傳敘

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猶不之地。犯屬車。天子從車之清塵。嗥車行而起塵也。自清者尊貴之意。輿不及還。同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涖臃蒙射者。善之。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車後橫木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檝。音厥。謂車之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而况涉乎蓬蒿。騁乎邱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顏師古云。垂。墜也。者近堂邊外。自恐墜墮耳。耳。畏欄瓦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嚴安言世務書

於忽微由  
此脫胎  
起筆方望  
溪云貫串  
通篇  
今天下人  
民吳至父  
云以下防  
淫侈

偽采淫泰  
方望溪云  
此旨漢宜  
變

臣聞周有  
天下吳至  
父田以下  
息兵

中幅事過  
奏論

臣聞鄒子鄒衍之字也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謂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

而不變者。未親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

族。音奔。節止也。族進也。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觀猶顯也。謂顯示之使其慕欲也。天下。彼民之情。見美

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足也。民離本而徼要求也。未矣。未不可徒得。徒空也。故措

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大也。競也。殺人以矯奪。矯偽也。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

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文過其實也。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可以範民之道也。

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

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

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遂成也。字生也。民不夭厲。病也。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

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詞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

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

行。強陵弱。衆暴寡。田常田常見前。鄒陽獄中。上梁王書註。篡齊。六卿范氏中行氏知氏韓趙魏分晉。竝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

姚惜抱曰  
鄉使秦緩  
刑罰數語  
言秦宜變  
秦不行是  
風言秦不  
變

於是強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車轂相擊言其衆多也介冑生蟻。民無所告。愬及至秦。

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鐘。匱懸鐘之具示不

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嚮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徭役。

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

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古詔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感海外。

使蒙恬秦始皇三十二年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匈奴略取河南海將兵以北攻強胡。辟同地進境。戍於北河。見諫吳王書飛芻輓

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郡都尉姓屠名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監郡御史名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

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趙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

北構於胡。南挂懸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

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謂起兵也。陳武臣張耳舉趙。項

梁舉吳。田儼音壇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竝起。不可勝載也。然

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執。同起閭巷。杖棘矜。音楛棘戟也矜不柄應時而動。不謀而俱

秦失之強  
方望溪云  
此言秦不  
變  
今徇南夷  
吳至父臣  
以上引周  
秦以爲監  
下乃入漢  
事外累於遠  
方之備姚  
惜抱云此  
言漢不變  
今郡守之  
權方望溪  
曰此言漢  
不變必復  
蹈秦之覆  
轍而併及  
晉與中齊  
幅輿縮恐  
篇法之幾  
也

起。不約而同會。壤長上地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南夷國名今貴州西境降羌楚。音僕見諡巴蜀檄略藏同穢東北夷名今奉天鳳城縣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匈奴祭天處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敵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挈音如禍相連引也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磨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東壤制。帶脇帶者言諸侯之子郡守譬若佩力足一脅之也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深諱也。

###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首段泛論  
不可讀武  
窮兵

唐荆川曰  
通篇祇是  
引用二舊  
事與昔人  
諫靜之說  
而後自說  
延不過數  
言亦是文  
之一體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

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書名司馬穰苴著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

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周禮選師振旅之樂也春蒐秋獮。音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

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

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

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音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

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

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散也敵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見前篇將兵而

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地多沮澤而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見諫矣王書

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

勢同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瑯邪負海之郡。顏師古曰黃腫二縣名並在東萊皆自東萊及瑯邪諸郡皆令輸至北河也

轉輸北河。率三十鍾六斛四斗為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幙。百姓

靡敵。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

奴聚代谷。也名漢初匈奴頓嘗居此胡三省曰谷在勾注之北按勾注山名在山西代縣西北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

而鳥散。從之如搏景。司彭搏擊也如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

谷。果有平城。東漢高帝擊匈奴被圍于此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本姓婁高祖賜姓氏往結和親。然後天

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

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同。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

夏殷周。固不程督。程課也督責也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

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思慮變易失其常也。使邊境之民。靡敵

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與外國交市。故尉佗見賜南粵王趙佗書。章邯秦將兵敗降楚項羽封以雍王。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

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孰司計之。而加察焉。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武帝建元六年閩越王郢攻南越帝遣大行恢大司農韓安國將兵擊之淮南王安上書諫伐閩越今福建省

唐荆川云此書如走盤之珠不可捉摸前後反復無非是說以中國勞蠻夷之意林次崖山此書言山川林麓溪谷道路之險阻物產風氣之凶惡南越之風土歷歷可見

陛下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

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

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古謂劉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

之盛。胡越不與讀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

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內封圻千里之內甸服也。治王田以供祭祀。封外侯服。封外千里之外侯服也。爲王者斥候。侯衛賓服。侯服之外又有衛服。賓服見于王也。

侯衛二服同爲等也。蠻夷要平服。又在侯衛之外而居九州之內也。要言其聲服內也要言以文德要來之耳。戎狄荒服。此在九州之外也。荒言其荒忽絕遠來去無常也。遠近執同勢異也。自

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

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

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

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直略視之若易。行之實難。

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甯。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

人名爲藩臣。貢酎音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



賈君房龍  
珠崖對寫  
戰事之慘  
苦一段由  
此摹仿然  
駿雄肆  
之氣則此  
爲獨絕矣

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贛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

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鬻子。以接衣食。賴

陛下德澤賑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猶齎也

衣糧入越地。輿轎而踰同侘嶺。坳同侘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

謂船觸石難行也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

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女父淮南厲王長也使將軍聞忌人姓名漢粵淮南王傳作聞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

塗。音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擢。同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古啼號。

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

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音搏陰陽之和。感

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

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

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古朝鼂字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

越爲人衆兵強。能難邊城。

能爲邊城作難也。

淮南全國之時。

謂淮南未分爲三之時也。

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

限以高山。人迹所經。車馬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

即贛水。

之山峭

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

今江西餘干縣。

界中積食糧。乃入

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綿

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

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饟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

瘴

音旦。黃病且熱。蠃地蠶毒也。

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

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

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

謂省問之。

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

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

畜謂畜養之。

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

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

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

姚惜抱云  
文穎曰顏  
行猶雁行  
兼按信陵  
君書請爲  
天下雁行  
顧刃雁行  
者相連而  
進顧刃乃  
是居前當  
鋒刃也顏

經年。則士卒罷疲勸同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紉。丁壯從軍。老弱

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

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見言世務書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

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同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

內蟻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率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

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奸邪

之作。由此起也。周易曰。高宗殷高宗武丁伐鬼方西戎國名。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

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

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犯也死傲幸。以逆執事之顏行。首杭前行也漢書注顏行猶雁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廝析薪者與之卒。有不

一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謂魯有大野晉有大

陸秦有揚子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

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讀與負背也白與黑畫爲斧文謂之黼依讀曰晨晨者形如屏風而曲之畫以

行者領類  
居前行者  
若領然與  
雁行義異

結尤傳峭

方望溪曰  
古文之法  
首尾一線  
惟對策最  
難以所問  
本又牙而  
難合也惟  
蕭子能依

輔文張子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謂使之沾  
戶牖之間。潤澤也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  
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閑。得其地物不足爲一日閑暇之娛也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  
此大雅常武之詩也。猶道也。允信也。塞滿也。既盡也。言王道信充滿于天下。則徐方淮夷盡來服也。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  
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  
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 董仲舒對賢良策一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怠。通康甯永維。萬  
事之統。緒也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儁。同郡國諸侯。分選賢良。修潔同博習之士。欲聞大  
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音然。褒進也。爲舉賢良之首也。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  
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樂舜

問條對事  
雖不一而  
義理自相  
融貫且大  
氣包舉使  
人莫窺其  
鑄鑄之迹  
良由其學  
深造自得  
故能左右  
逢源也

於周莫盛於勺

周頌篇名皆成大武之樂歌也

聖十已沒鐘鼓筦

同管

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

言漸頹替也

至乎

紂桀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

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諄

通悻悻

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

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鳥

讀鳴呼

凡所爲屑屑

動之貌

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

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

號未燭厥理

伊誰也

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

穀登德潤四海澤綏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虐方外延及

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

條勿猥勿并

猥積也并合也欲其一疏理而言之

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

之不泄

極中也言公卿執事有不忠直而阿枉者皆令言之朕自發書不有漏泄也

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

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

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

姚惜抱曰  
以策之次  
第當先對  
作樂然語  
非切要故  
從非天降  
命不可反  
意說起以  
勉強行道  
對夙興夜  
寐非無補  
以警勸之  
下乃從行  
道引入作  
樂科條不  
井而意自  
貫通

害以謹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廼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音至而還速也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解音書云。茂哉茂哉。茂勉也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同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甯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廼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音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論語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辍行善之所致。

失其統也  
以上對問  
中蓋聞五  
帝三王之  
道至又將  
無補與一  
節

此災異所  
緣而起也  
以上對問  
中三代受  
命四句

此之謂也  
以上對問  
中性命之  
情五句

也。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諄

失其統也。臣聞之天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

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覆于王屋，流為烏。

古曰：此文尚書泰誓之辭，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按今文尚書無泰誓篇，此偽泰誓文也。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

顏師古曰：周公視火烏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泰誓之文。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

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

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盪，辰古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

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

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

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造瓦之法，其中旋轉者。惟甄作瓦之者之

所為，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論語之文，綏安也。言國家者安之，則競來動之，則和悅耳。此之謂也。

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謂正月。其次王，其次春。解春秋書春王正月之文也。春者，天之所為

姚惜抱曰  
此段專對  
何修何飭  
至篇末皆  
一意

茅鹿門曰  
首對在仰  
承天心而  
興教化

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歟。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元。春秋公始即位何。不稱一年而稱元年也。一者。萬物之始。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讀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音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同而草木茂。天地之間。和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



姚惜抱云策問內不  
正不直一  
層董子所  
不對而寓  
意于此謂  
人君正已  
固取以  
察察爲明  
也  
姚惜抱云  
上段言人  
君正心以  
正朝廷德  
也下段皆  
言教也所  
當修飾二  
者而已而  
以福祥可  
致則其中  
不截然分  
兩段固是  
古人文字  
變化多有  
如此而德  
教相因亦  
非兩事也

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北論語之文舜時鳳凰來儀伏麟時龍馬負圖出于河皆王者之瑞  
也。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  
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  
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提  
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竝出。刑罰不能勝  
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  
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音尖民以仁。摩漸謂浸潤之摩謂砥礪之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  
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  
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尙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  
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  
同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  
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音銀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抵冒

殊扞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扞拒也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祜，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

### 董仲舒對賢良策二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遊於巖廊

巖廊殿下小屋也

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

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

及至周室。設兩觀。謂闕也。宮門雙闕上懸法象使民觀之。故曰觀。乘大路。玉路之車也。朱干干盾也。朱丹其盾。玉戚戚斧也。以玉為柄。八佾佾行列也。舞者一行列一列。

八人天子八佾六十四人也。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首篆彫刻為文也。又云。非文亡

以輔德。二端異焉。般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

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同。讀呼。虞讀呼。朕夙早也。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

深也。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本謂農也。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

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惡氣。氣充塞。羣

生寡遂。成也。黎民未濟。廉恥質亂。質易也。賢不肖渾糅。雜也。未得其真。故詳延詳盡也。特起之士。意庶幾

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

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音由。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謂盡意而對也。著于篇。毋諱有司。毋諱有司。謂不當忌畏有司。不極言也。

明其指略。切磋商究之。以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

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尚同。咎同。繇同。陶同。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

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論語之文。言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

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同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

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

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論語鼓方叔入于河。少師陽擊鼓。襄入于海。舊

說謂為聖紂時人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閔天。太顛

散宜生。皆周之賢臣等。亦聚於朝廷。爰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節或三公也。當此之時。

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

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家語齊太史子輿見孔子退曰天將欲王之王之乎言無位而空王之也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

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

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

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孫。順也儉則固。陋也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

此之謂也  
以上對問  
中虞舜之  
時至勞漢  
之殊一節

不成其德  
以上對問  
中論者不  
造玄黃旌  
旗之飾至  
二端異焉  
一節

此之謂也  
以上對問  
中毀人執  
五刑以督  
姦至極矣  
哀哉一節

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論語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不學而自知

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

材諸位。隨其材之優劣而授之位也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

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

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申不害商鞅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

狼。狼性嗜食故謂貪為貪狼也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貴也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

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

無恥。又好用慥音慘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

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

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

於方外。夜郎西南夷國名康居西域國名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

王心未加焉。曾子曰。曾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古他在

姚惜抱曰 此篇亦也 前篇設誠 於內德也 厲士求賢 長吏教也 從賢長吏 內又推出 選郎吏之 法及官不 計日月兩 層亦如介 甫上仁宗 皇帝書綱 中有細目 但漢人文 法自渾古 耳 茅鹿門云 次對在興 太學與擇 守令及求 賢之大者

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勸勉之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由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唐謂舉賢。其文學之詔書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小吏爲姦。欺守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漢制郡守秩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詞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功。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質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

未得其真  
以上對問  
中夙寤晨  
興至未得  
其真一節  
下遂陳真  
士之法

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 董仲舒對賢良策二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虛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同浸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聞與。同歟眩與。眩惑也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同熱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也。安處也息神之聽之。介也。助也爾景也。大福也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勉明之。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

姚信抱云  
前兩策問  
循問諸賢  
其此策蓋  
獨問董子  
故策首謝  
此意

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言轉承而說而之臣。復下明册。以切其意。

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

淺陋之罪也。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

徧覆包函。同舍而無所殊。異也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

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

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同此

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

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

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

務以應古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

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

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



此之謂也  
以上對册  
中天人之  
應一節

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曾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矍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也。性生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加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晦暗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謂從唐侯升天子之位舜興於深山。舜耕子歷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蓋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恭肅貌故堯兢兢。戒慎也日行其道，而舜業業。危懼也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

而人不見也。非明虛情性。察虛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

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影同鄉響同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謖。可讒賊竝進。賢知隱伏。惡日

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

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以上對册中上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

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復謂反復行之也者。謂之

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言有弊非道由失道故有弊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音

不明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古救溢扶衰

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

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尙忠。殷尙敬。周尙文者。所繼之球。謂請所受

先代之次球常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

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

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

非臣仲舒所能及也。以上對册中三王之數。五句姚惜掩因。此篇末陳不奪民利。罷細百家。二事非策所及。而自發之。亦因策有悉之。究之語也。天人古今。故首尾一線。

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

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

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

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庶同能勿失爾。若廼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息生

也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如周之太師太傅太保漢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

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

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遊。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同而陵夷。若

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違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同可得見乎。夫

天亦有所分子。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同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

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

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同囂衆怨苦不足也。身寵而載乘高位。家温而食厚祿。因乘富

貴。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同囂衆怨苦不足也。身寵而載乘高位。家温而食厚祿。因乘富

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音宣 減也寢以大窮。富者奢侈溢。貧者窮急愁

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尙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

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

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公儀休魯人相魯。

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同。女利

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

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音

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謂周太史尹氏民具爾瞻。爾好訟。則民鄉讀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

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

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

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見易解卦乘車者。君子之位

也。負儻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禍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 卷十一 奏議一

八二

---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一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二目錄

奏議之屬二

- 路溫舒尙德緩刑書……………一
- 賈捐之罷珠厓對……………三
- 趙充國陳兵利害書……………六
- 趙充國屯田奏三首……………八
- 劉向條災異封事……………一二
- 劉向論甘延壽等疏……………一八
- 劉向論起昌陵疏……………二〇
- 劉向諫外家封事……………二四
- 匡衡上政治得失疏……………二六

匡衡論治性正家疏	二九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三一
賈讓治河議	三三
楊雄諫不許單于朝書	三六
劉歆毀廟議	四〇
樊準與修儒學疏	四三
劉陶上桓帝書	四四
劉陶改鑄大錢議	四六
諸葛亮出師表	四八
高堂隆諫明帝疏	五〇
劉琨勸進表	五三
江式文字源流表	五七



陸贄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六一  
陸贄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六八

---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 卷十二 目錄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二

合肥李鴻章校  
湘鄉曾國藩纂  
桐城後學葉玉麟評

奏議之屬二

路溫舒尙德緩刑書

一起雄俊  
閱肆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無知齊之諸公子弑其君靈公而自立。國人殺之立公子小白是為桓公。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

駟姬晉獻公之妃欲立其子奚齊。晉太子申生殺之。公子重耳出奔狄在外十九年復歸于晉。是為文公。近世趙王英高帝子名如意封趙王後為呂后所釀。不終。諸呂呂后之宗族也。作亂。而

孝文為太宗。繇音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

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

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

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武帝少子在位十三年崩。即世而無嗣。大臣

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昌邑王賀武帝孫昌邑哀王子。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

點出刑獄

以下語語  
深痛使讀  
者惻然動  
心且暢發  
無遺

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  
 義。立有德。輔天而行。謂廢昌邑王 賀迎立宣帝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甯。臣聞春秋正卽位。大統而慎始  
 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  
 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廢封建鑄金人築長城造阿房焚書坑儒治驪山 之冢求不死之藥使太子監軍與用治獄之吏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  
 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  
 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  
 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勦力安家。然太平未洽  
 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古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  
 甯失不經。經常也 擊失不常之 罪不殺無罪之人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同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  
 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  
 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  
 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同之。諛服以求免 一時之痛吏治者

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指道其辭使若情之實然

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

同納謂周內于律使無可遁

之。蓋奏當

當讀去聲詳判其罪

之正當也

雖咎同舉繇同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

舞文法以八人罪也

之罪明也。是以

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間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慝惡。國君含詬。見左傳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 賈捐之罷珠厓對

漢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反發兵擊之連年不定帝與有司議大發兵捐之議為不當帝使人詰問捐之對云按珠厓郡名在今廣東瓊州島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讀。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論語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又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又曰禹吾無間然矣。韶舜樂名以

雄直之氣  
歸屬無前

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音尖于海。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欲與讀聲教

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殷高宗成王。殷周之大仁

也。然地東不過江國名今河南正陽縣有故江城即是黃國名今河南潢川縣有故黃城即是。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漢郡

名今內蒙古鄂爾多斯是以頌聲竝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越裳古國名在今安南南部重九譯極言其遠謂言語不通須經九次之譯述

也。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周昭王南巡狩反濟漢濱之人以膠船進王中流膠液解王溺死齊桓同其難

謂襄王也。初為太子而惠王欲立王子帶。齊桓公為首丘之盟。以定太子之位。事見左傳。孔子定其文。孔子作春秋夷狄之國雖大自稱王者皆貶為子以致乎秦。興兵遠攻。貪

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今福建省本閩時七閩也後為越人所居故曰閩越北不過太原。秦郡名今山西舊太原汾州二府及舊保德平定忻州等地皆是

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

一事。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

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

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

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

聲情激越  
酸楚入肝  
肺一簣弔  
古戰場文  
不速此數  
行精警

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

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追計其事也。平城見論伐匈奴書之事。錄冒音頓音突漢初匈奴單于

名。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漢西域國名在今波斯。東過碣石。山名

在今直隸昌黎縣境或云已淪入海中。以玄菟音菟郡名今朝鮮北境。樂浪音郎郡名今朝鮮北境。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

秦郡名今廣東地。以為八郡。鬱林蒼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儋耳珠崖。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音之利。以佐用

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竝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亭上設要處築牆置

亭使人守之也。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名安武帝元狩三年以謀反自殺

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函谷關以東今河南山東等地是。公孫勇武帝征和三年以謀反伏誅。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

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

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

下不忍捐捐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民也

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

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略越百越之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顯音顯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瑋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官名主供給天子私財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

趙充國陳兵利害書

時充國擊叛羌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先誅先零羌廷議以為不先破罕开先零未可圖詔書充國充國乃上書陳利害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謂茂渠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罕字无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

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音乘羌一種豪雕

庫。漢書趙充國專初罕开豪靡常見使弟雕庫來皆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都尉即留雕庫為質充國以為無罪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



皆聞知明詔。今先零音憐漢時羌族據有今甘肅省導河縣以西至青海之地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羌之一種

騎五千。阻石山木。謂依阻山之木石以自保固候便為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

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

今罕羌欲為敦煌郡名今甘肅敦煌縣是其郡治酒泉郡名今甘肅酒泉縣東北有酒泉故城是其郡治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

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指敦煌酒泉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

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并解仇結約。然其私

心不能亡。同忘恐漢兵至而罕并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并之急。以堅其約。先擊

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

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脇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小種羌名之屬。不輕得離也。

如是。虜兵寔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同由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

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馬齒有乳齒永久齒形態隨年齡而異故相馬必先齒七十六。為明詔

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同熱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并之

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惟陛下裁察。

### 趙充國屯田奏三首

三首字法  
句法千鍾

百鍊氣味  
純古當爲

古今軍實  
奏牘之冠

西漢之文  
如此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

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芟乾芻也藁乾禾稈也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

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古他夷卒同有不虞之變。相因竝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

勝之策。顏師古曰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音臨羌。

地名甘肅西縣在今東至浩音門地名置縣以浩壘水。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

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

募。及淮陽郡名故城在今河南舊汝寧陳州二府及安徽舊潁州府是其地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

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顏師古曰漕下水運木而下也繕

屹然而止

筆筆挺健  
字句沈著  
無浮聲泛

鄉亭。浚溝渠。治隍陜。音合同陝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即青海左右。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人

二十畷。古畷字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取內切倅。副也馬什二。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就草。爲

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今甘肅舊蘭州西寧二府地郡益積畜。省大費。令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

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顏師古曰

此兵法之辭也。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

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六畜所食曰薦愁於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

般。音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

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謂受充國之言。歸相告諭也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

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一部爲一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

竝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古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

民得竝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音鐸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

省甲士卒循河湟。

河黃河湟水即西寧河下流入黃河

漕穀至臨羌。以脉

同示

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

謂折衝之具可以傳

世

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

言不可必勝

不出令反畔之

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瘕。

音瘕手足所生寒瘡也

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

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

同勢

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

服虔曰皆

羌種在河西之河南也

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

同伸

威千里從枕席

上過師。

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

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

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

通策

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

音憐

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

罕

同罕

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

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朞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

見陳兵利害書

至遼東。

郡名今奉天東

境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

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壘

同壘

木樵。

同樵爲高樓以望敵也

校聯不絕。

校謂用木自相貫串以爲固者

再接再厲  
筆老氣蒼  
姚惜抱云  
推闡盡致  
仍不覺其  
繁冗可爲  
論事之法

整鍊

便兵弩。飭鬪具。烽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

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同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

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

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各于其處不戰而自破之

策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

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同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俱不能止而釋

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同敵。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同蠻夷也。又大

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湟水左右羌之所居曰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

東胡別種。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古贍字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名

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同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

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按宣帝詔書有大开小开前

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之語故充國及之五年者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言曰我告軍先零所在兵

謂元康五年義渠安國召誅先零之時不分別大小开故大小开有此言也

苟且得避嫌同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同熱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

### 劉向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劉向楚元王交之後為漢宗室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

漢人奏議  
皆渾穆深  
厚

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顏師古曰剛者田中之溝也田溝之法相廣五寸二相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剛六剛而為一畝剛音古犬反字或作畝其音同耳。畝。猶

不忘君。惓同拳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思也

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杼杼謂引而泄之也。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尙書禹作司空陶石稷契司徒咎陶

作士垂共工益作虞的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

凰來儀。擊石拊音撫石。百獸率舞。見尙書韶舜樂名言簫者見細樂之備也成築一終也石磬也拊亦擊也。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

開基西郊。雜音多選音沓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

真西山云  
自竊見以  
下凡七八  
轉忠誠惻  
悵之意謫  
然見於言  
外非積於  
中者厚不  
能及也

文王之德。其詩曰。於音鳥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周頌清廟之詩於歎聲穆美也肅敬也雍和也顯也相助也言諸侯

來助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

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音璧公。天子穆穆。此周頌禘太祖之詩也雍雍和也肅肅敬也相助也辟百辟公諸侯言四方皆以和

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音同我釐音釐麩。音牟此思文之詩以

遺也言天遺此物也。釐麩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厲王夷王之子厲王生宣王宣王生幽王之際。朝

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音翁歛相是

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音紫營音營。亦孔之哀。謀之其威。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音沒從事。不

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噉音數噉。當是之時。日月薄。迫也謂被掩迫也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

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言彼月當有虧耳而今日乃復微也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

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鞠告也言日月不用其常行之道以告凶災者由四方之國無政理不能用善人也天變見於上。地變動

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冢山頂卒盡也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

平平敘述  
自然雄渾  
氣韻高古  
故無凡響

翼云序次  
有法故不  
覺其冗

人。胡潛莫懲。潛曾也言今人何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

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

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周厲王虐國人相與畔王幽王見殺。至乎平王。平王幽王之末年。魯隱之始。即

位也。周大夫祭伯。春秋魯隱元年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

自此始也。是後尹氏。春秋隱三年夏四月尹氏卒公羊傳曰尹氏者何天子之世卿而專恣。諸侯皆畔。而

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地。二。彗星三見。夜常星

不見。夜。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春秋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敵于鹹公羊傳曰狄者五

石隕墜。春秋僖十六年正月六鵠退飛。同上是月六鵠多麋。有蜮。蜚。鸞。鴝。來巢者皆一見。晝冥

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饉。螽

蝗。子。蠡。終。螟。蠹。同。午。蝓。雜。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

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莫侯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桓王以諸侯伐

王中。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周景王崩

穆公劉公



竊謂公甘平公召莊公此五大夫相與爭奪更立王子猛子朝及敬王是爲三君也

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

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

游寬容。使得竝進。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竝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漢制中壘

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于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朝臣舛午。膠戾乖刺。肅遠切顏師古曰言志意不和各相違背更相讒愬。轉相

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言讒佞之人毀譽得準則忠賢被斥日以乖離也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

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

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

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顏師古曰言讒佞之人毀譽得準則忠賢被斥日以乖離也是以日

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

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

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

以然者。讒邪竝進也。讒邪之所以竝進者。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

名晉

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

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音泰。二卦名。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

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

雨雪靡音靡。與。見音現。聿消與熙盛也。見無雲也。現日氣也。聿語辭。言雨雪之盛。熙熙然至于無雲。日氣始出而雨雪皆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者欲興善政。則賢者升用而小人誅滅矣。與易

同義。昔者絲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

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

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謂季桓子。李斯。而消孔子叔孫謂叔孫通。故以大亂。

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

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此易渙卦九五爻辭。言王者渙然大發號令如汗之出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

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

二府丞相御史也。奏佞調古詔。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

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

吳至矣云  
句下有句  
遠咽斷此  
所謂口前  
截斷第二  
句曾文正  
所謂藉也  
爰云純以  
經書絡緯  
最爲難能  
此非章句  
之儒所知  
也

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音。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

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

吉。茹牽引也。彙類也。征行也。茅喻君。有潔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仕之。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

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竝在交戟謂宿衛者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營營。數設危險

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

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孔子爲魯

正卯于兩觀之下。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

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

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音波。去聲。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

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竝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

附。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也。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

宜宣泄。臣謹重封味死上。

劉向論甘遲壽等疏

一起突兀

邳支單于見議封甘延壽等詔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

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陳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監同覽字。應從手總持也。城

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陷康居。見議封甘延壽等詔及諭巴蜀檄屠五重城。塞歙同侯。賈信武帝時人。本胡小王。降漢封翁侯。後降匈奴。之

旗。斬邳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謂崑崙山之西。掃谷吉漢使者名。見議封甘延壽等詔之恥。立昭明之功。

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議封甘延壽等詔見邳支已誅。且喜且懼。鄉同嚮風馳義。稽首來賓。願

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

誅獫狁。險音。狁音尹。而百蠻從。其詩曰。嘽音。衆也。推音。盛也。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此離卦上九爻辭。嘉善也。醜類也。晉王者。出征克勝。斬首多獲。非類故以爲善。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

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業者

一折奮動  
婉

姚哲抱云  
前所徵引  
層層收束  
災異昌陵  
俱如一格  
此較於收  
束中有變  
化

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

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周都今陝西長安縣西猶以為遠。况

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損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所以勸

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春秋嘗十七年夏滅項。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為桓公誅也桓公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

諱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武帝遣使者持千金文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不之與漢使妄言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

物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十餘萬伐宛。捐五萬之師。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虜同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

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

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今俄領中亞細亞宛佛爾哈那州是其地邽支之號。重於宛首王。殺使者罪。甚

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日常惠。宣帝時烏孫為匈奴所侵上

出又遣校尉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宣帝時為衛司馬時匈奴亂日逐王先賢揮殺降漢使人與吉札開吉發兵迎之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

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

遠。鄭吉封長羅。常惠封長羅侯。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同懸縣罪未竟也如言縣罰通籍。除過

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劉向論起昌陵疏

時成帝營起昌陵制度泰奢數年不成向上疏諫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謂三代之正朔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

敏。裸音貫將于京。

此大雅文王之籍殷士殷之卿士膚美也敏疾也裸灌也將行也京周京言殷之舊臣來助祭于周也

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

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

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子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

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悟劉敬本姓婁賜姓劉氏說高帝徙都關中之言。自以德不

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徵驗也。故常戰栗不敢

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漢文帝陵在陝西長安縣東北臨厠水為厠。意悽愴悲

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同用紵絮斲音提。陳施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

真西山云  
按向論山  
陵而先及  
此所以開  
悟人主使  
知厚葬之  
無益也

方望溪云左氏敘事於極凌雜處間用總東或於首或於尾或於中子政用之多於篇末此古文義深之最深者不可數用

使其中有可欲。雖銅謂鑄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顏師古曰有可欲謂多藏金玉而厚葬之

人皆欲發取之是有間隙也無可欲謂不實器備而薄葬人無欲攻掘取之故無憂戚也。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

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覆之之以薪。臧同之中野。不封聚土不樹。後

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在陝西中部縣西北上有黃帝冢堯葬濟陰。濟水之陰也按堯陵

在今山東東平縣邱壠晉灼曰丘壠家墳也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山名亦曰九疑在湖南寧遠縣二妃不從。禹葬會稽。山名在今浙江紹興

不改其列。樹木百物之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在今陝西咸陽縣秦穆公葬於雍。今陝西鳳翔縣橐泉宮祈

年館下。樽里子葬於武庫。見西征賦皆無邱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

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

甚微。孔子葬母於防。山名在山東曲阜縣東孔子之母合葬于防即此稱古墓而不墳。曰。某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

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

陵季子。春秋吳公子季札封于延陵故曰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之贏博。齊二邑名並在泰山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

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顏師古曰號謂哭且言也骨肉復歸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

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

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蓋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桓爲石槨。仲尼曰。不

如速朽。李奇曰。非桓魋爲石槨。秦相呂不韋。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

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謂始皇父莊襄王後漢避明帝

諱改莊五王。皆大作邱壠。多其瘞讀若醫。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在

西臨潼之阿。阿謂山。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多累石作

以爲離宮。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館槨之麗。宮館之盛。不

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蠶同。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陳

將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顏師古曰。言至其墓所者發掘之而求財物也。其後牧兒亡

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

外被項籍之災。內離遭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

寡知。其葬愈厚。邱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

誠便於體也。宋祁云。浙水體作禮。

姚璽云。諫昌陵疏。渾軫適逸。當爲第一。災異封章。次之。

以下折筆。極河聲痛。快。



姚惜抱云此文風韻頗與相如諫獵相近

俊爽

吳至父云有危亡之懼發與無端不專為起陵立議故拂鬱甚至悲憤甚涼

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詩小雅篇名美宣王考室之詩是也。

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魯莊公也刻飾宗廟。謂母桓宮之櫨刻桓宮櫨多築臺囿。

謂一年三築臺終嗣再絕。謂于般刻公皆殺死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

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成帝始以延陵亭部爲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音婢下也

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同功費大萬巨萬也百餘。死者恨於

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顏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流離謂亡其居處也以十萬數。臣甚惜

焉。音曷惑也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

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宏漢

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邱隴。說愚夫之目。隆

一時之觀。遠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

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所以爲戒。初陵之撫。同宜從公卿大夫之議。以息衆

庶。

### 劉向諫外家封事

歸熙甫云  
忠憤之論  
讀之尙可  
流涕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人臣操權柄。持國政。

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知氏范中行韓趙魏也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

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音衎弑其君剽。音漂去聲按此乃寧如子

寧喜也季氏八佾。見對賢良策二舞於庭。三家。季氏孟孫氏叔孫氏也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見條

災異封事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見條災異封事五大夫註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弑

王子克。今經文不見甚之也。顏師古曰言其惡大甚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

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而汝也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

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見諫逐客書及涇陽業。音攝陽君。皆秦昭王母弟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

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

恣。壅蔽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見陳琳爲袁紹檄豫州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

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席猶因也言若人之坐於席也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

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同然後劉氏復安。

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言在帝左右相次若魚鱗也大將軍

王元帝舅王譚王逢時王根王立乘專用權。五侯王商五人同時封侯世稱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寄託

外託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太后所居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尙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

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

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

燕王名且武帝子昭帝時以謀反伏誅蓋音主。昭帝姊蓋侯妻與燕王且同時謀反以疑上心。避諱呂霍。霍光女爲宣帝后後其妻顯及子禹以謀反伏誅而弗肯

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磐結而交互也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

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父周卿士字也周后龍之故處于位見詩小雅秦穰侯漢武安武安侯田蚡景帝王皇后同母異父弟呂霍上官榮子

安之女爲昭帝皇后後榮安與燕王且等謀反伏誅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

重筆警動  
如驚蓬使  
人震眩

冠山下有石自立三石爲一石在上故曰冠石也

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昭帝元鳳三年上林有柳樹枯槁自起生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

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

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

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阜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

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平昌侯樂昌侯。平昌侯無故封武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

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

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

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

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

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

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顏師古曰言社稷不安則帝身亦不得久事皇太后也天下幸甚。

### 匡衡上政治得失疏

真西山云  
衡之說美  
矣然方是  
時恭顯用  
事逐堪猛  
殺買捐之  
衡對略不  
及此雖有  
近忠正遠  
邪佞之言  
何益哉

錄利無比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  
民觸法抵觸也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  
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  
顏師古曰保養也陳施也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莫  
遺其親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故衡引以為言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  
俗貪財賤義。好聲色。尚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讀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疏者妻妾之家  
內者同姓骨肉  
也踰謂  
過越也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傲幸。以身沒利。不改其原。本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  
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  
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  
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  
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  
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宋祁曰克  
當作刻或伎顏師古曰伎堅也  
謂酷害之心堅也害。好陷人於  
罪。貪財而慕勢。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

竊攷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詩鄭風覆

楊蘇虎獻于公所此詩言鄭莊公以好勇之故太叔肉袒空手搏虎取而獻之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

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太姬無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詩云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鸞羽晉侯好儉。而民畜聚。昭序晉昭公有

財而不能用故其俗吝嗇積財太王躬仁。邠國貴恕。太王周文王之祖國于邠修德行義戎狄攻之遷于岐下邠人舉國歸之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

名論不刊

而已。上謂崇尚也今之僞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

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

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此商頌殷武之詩商邑京師也極中也言可則可效乃四

方之中正也壽考且甯。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遠方也一云西戎國名也。

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收

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稜音稜有以相盪。善惡有

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同暗日

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之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

吳至父云  
雅圭鄉愿  
之文豪所  
不取

方望溪云  
古文章法  
一義相貫  
不得參雜  
惟習與之  
請主於指  
事達情有  
分陳數事

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威。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二官名宮衛。罷珠  
厓。罷珠厓對偃武行文。將以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  
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鄭衛之音  
也。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  
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陸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  
所貴。道德宏於京師。淑問淑音也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 匡衡論治性正家疏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  
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襲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  
之二后。謂文王武王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佑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  
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佑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

而各不相  
蒙者匡衡  
兼戒二疏  
及退之再  
與柳中丞  
書是也至  
北宋人乃  
總敘於前  
條舉於後  
蓋惟恐澆  
漫無檢局  
而體製則  
近於論策  
矣  
粹然仁義  
之言聖學  
功夫明備  
寫要

殆議論者未丕揚顏師古曰丕大也不字或作本言脩其本業而顯揚也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

或不可行。而復去聲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之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謂已成之業人所樂成之

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

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埋情性。而王道畢矣。能

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

而彊勉也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雍讀。勇猛剛彊者。戒於大

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讀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

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

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關雎美后妃之德而為國風之首禮本冠婚。禮冠義曰冠者禮之始

也。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

之衰莫不始乎相同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列滴讀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隲同尊。新

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上階也郊特性適子冠于阼禮之用醴。甘



真西山云  
衡之奏對  
本於經術  
故在漢儒  
論議最爲  
近理可爲  
仲舒之亞  
惜不能充  
其所學故  
德行事業  
皆無足觀

也實於衆酒 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

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祭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言欲治四方者先當能定其家

從內以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時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此疏

陛下乘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同。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

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顏師古曰言天性已自然矣又當加意也詩云。寤寤在疚。病也言成王喪畢思慕。意

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

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居尊上之位者者。民之父

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

湛深經術  
言之有物  
粹然儒者  
之言

仇也。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

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與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

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無德之人雖有竊見技能則斥遠之

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

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藝通

禮樂射御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

聖人言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

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

饗下之顏也。舉措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

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

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昭明也穆穆天子之容。以視同也之。又觀以禮樂。饗禮以禮酒

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正寢也。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

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根本天下幸甚。

## 賈讓治河議

治河有上中下策。三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

扶問切遺留也。言川澤水所流聚之處。皆留而置之。不以爲邑居。妄墾殖。

度水執勢同

所不及。大川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污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遊

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

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

讀導通。引也。

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

起戰國。雍通

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

同境。

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

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汎道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游盪。

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

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同沉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陜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

里。近黎陽

縣名。故城在今河南濬縣東北。舊爲大河所經。

南故大金隄。

可隄名。顏師古曰。在河郡白馬縣界。按漢白馬縣今河南滑縣東北是也。

從河西西北行。至西

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

大隄會。又內黃。縣名今河南內黃縣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住十餘歲。太守以賦民。以隄中之地給與民民

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郡名今直隸舊大名府山東舊東昌府及長清縣以西皆是白馬。縣名見上故大隄。亦復數重。

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

河內。郡名今河南河北道大部分地方皆是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地名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

工。漢切城名古觀國在今山東觀城縣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濟渡處也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郡名今河南舊彰德府及

直隸大名府是其地。昭陽。亭名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

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在今河南滑縣西南舊為大河所經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音搏也大山。東薄

金隄。勢同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出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憾。

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山名在今山西河津陝西韓城縣南大禹所鑿書所詳導河積石至于龍門者也辟關伊闕。在河南各

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析底柱。山名在今河南峽縣東北破碣石。山名孔安國書傳云海畔墮火規斷天

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亡數。如出

方望溪云  
洪邁謂四  
用石隄而  
不為冗非  
後人筆墨  
可到

曾子固越  
州趙公救  
災記及經  
湖圖序皆  
從此脫胎

數年治何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音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尙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水高於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元帝年號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漢書註。今磔溪口是也。足以下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執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印古印字。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支別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

害。民常罷疲乏也。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為魚鱉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秔音庚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漑。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以上言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 揚雄諫不許單于朝書

漢哀帝建平中匈奴單于顯朝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朝中國輒有大故帝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

為虛費府帑可勿許雄上書諫

一起雄峻

方望溪云亦復期暢而西漢質厚之氣索

臣聞六經不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北方之種族名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

然靈矣

姚惜抱云  
子雲此奏  
擬信陵魏  
伐韓書

吳至父云  
吾嘗疑此  
文類李斯  
諫逐客書  
姚智均謂  
擬信陵蒙  
所未喻

恬見言世  
私書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今山西離石縣至陝西榆林縣等地皆是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

以高宗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見論伐匈奴書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石畫堅固如石也之臣

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常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

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以權道爲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

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山名在陝西甘泉。山名在陝西京師大駭。發三將軍

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周亞夫屯細柳。禮次霸上。徐萬次棘門。按細柳在陝西咸陽縣西南。霸上在長安縣東。棘門在咸陽縣東北。數月迺罷。孝武卽位。設

馬邑之權。漢武帝元光二年。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爲將軍。將軍騎材百三十餘萬。置馬邑傍。谷中使聶翁壹亡入匈奴。誘之。單于覺引去。按馬邑今山西馬邑縣及朔縣之地。欲誘匈奴。使韓安

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古地名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

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謀也恢大也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持也兵前後十

餘年。於是浮西河。直度也大帳。沙土曰幕破寘顏。山名在外蒙古漢衛青追匈奴單于至此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

狼居胥山。在今外蒙古禪於姑姑。山名在今外蒙古以臨瀚海。沙漠也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

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匈奴中地名

之北哉。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同佚不暫費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隊。連府

庫之財。填盧山。匈奴之壑。而不悔也。王本始宣帝號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漢西域國名今新疆伊犁河流域之

地時漢以楚王戊之孫為公主嫁烏孫。上書言匈奴連發大兵。侵擊烏孫。請漢出兵救之。于是以田廣明為祁連將軍。置充國為蒲類將軍。田所為虎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軍分道並進。又使常持節詔烏孫兵共

擊匈奴。侵公主。酒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常惠時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

質。信也。謂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時田順不卒期

田廣明豆遵不進皆下吏自殺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俱宣帝年號之間。大化神明。鴻恩

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匈奴握衍胸。握單于。舉虐烏禪。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擱為平韓。單于發兵西擊。握衍胸。握衍胸。敗走自殺。其弟右賢王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於是呼揭。

王自立為呼揭。單于右。是。王自立為車罕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同伏通稱臣。然尚羈縻

之。計不顯。司制。以為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通拒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驚。形容魁健。

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附屬。謂以惡。隸。附屬之。惡謂賦也。其彊難誦。通風。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

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

此之備也。往時常屠大宛。漢西域國名。其地在俄屬中亞細亞。之。城。蹈烏桓。東胡別種。在遼東塞外。之壘。探姑繒。河南夷種。名在益州。之壁。

警心動魄  
筆力排募



籍猶蹈也蕩姐音紫羌屬之場。艾刈朝鮮之旃。拔兩越謂南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歷也二時。月

爲一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同捲。後無餘蓄。惟北狄爲不然。真中國

之堅敵也。三垂垂邊垂三垂謂東南西三邊也。比之縣同懸矣。前世重之茲益也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

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期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

距以來厭見題註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天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

言緣往辭。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

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

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

心於內。辯者穀擊言使車交馳穀擊于外也。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漢西域國名分前後二王俱在

今新疆境內置城郭都護官名三十六國。漢西域城郭之國凡三十六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見諭巴烏

孫能踰白龍堆沙漢名在今新疆天山南路。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

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通之禍。

### 劉歆毀廟議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音尹即嚴狁北狄名周宣王時入寇逼近。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

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今甘肅周原一帶。又曰。嘽嘽音推也盛也。如雷。

如雷。顯允方叔。人名周宣王之賢臣荆蠻背叛。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見西

賦征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

伐山戎。今直隸舊永平府之地。孔子曰。微無也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同

首。及漢興。冒頓音突漢初匈奴單于名。始彊。破東胡。烏丸之祖在匈奴之東故名。併其土地。地廣兵彊。

為中國害。南越國名亦在南粵今廣東廣西地。尉佗。見賜南粵王趙佗書。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

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

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

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

帝愍中國罷同勞。無安甯之時。乃遣大將軍衛青驃騎。伏波伏波將軍。樓船樓船將軍之屬。南

滅百粵。起七郡。見賜寶融書。北攘匈奴。降昆邪音。十萬之衆。伊穉斜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欲誅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

置五屬國。各依本國之俗而屬于漢故曰屬國古鄂爾多斯。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元菟樂浪。見羅珠崖對

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併三十六國。結烏孫。西域國名今新疆伊犁河之地。起敦煌。郡名今甘肅敦煌縣是其古治。酒泉。郡名

有金泉味如酒故名故城在今甘肅酒泉縣東北。張掖。郡名今甘肅舊下州府治。以高隔音。羌。漢三十六國之一。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

幕北。沙土曰幕。四垂。垂邊也。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指田千秋。為富民侯。以大

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言孝武功烈。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與制度。改正朔。易服

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武帝元鼎四年東巡河洛感周德乃封姬嘉三千戶地方三十里周子南君以奉周祀。定諸侯之制。永無

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

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

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

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昭穆

古宗廟之制太祖之廟居中二世四世六世居於左請之昭三世五世七世居於右謂之穆

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所例以兩禮。

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

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見前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

昭晰

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

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

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于先祖。或

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

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音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

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

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

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 樊準與修儒學疏

氣味淳厚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爲善。孟子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成王賢主。崇

明師傅。尚書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也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

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

情古典。游意經藝。同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孔子教學處在今山東曲阜縣城中之

化。音相禮記孔子射于豐相之闕按在今山東曲阜縣闕里西即濟曲阜縣學所在地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

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

廟。故朝多皤步河皤白首反之良。華首白首也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衍音衍和樂看衍貌。共求政化。詳覽羣言。

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和也可嘉。期門官名掌游獵也羽林禁衛之名稱之介

胄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謂開一家之說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

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明帝年號今學者

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饗饗忠貞之忠。習諛諛音諛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也。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宜署名。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謂明子經術也。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命令之著為定律者謂之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 劉陶上桓帝書

時大將軍梁冀專朝政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上此書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與需通資用也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謂當天之中也。稱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見太史公自序。之事。耳不聞檀車兵車也。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

鹿。漢書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蓋以鹿喻帝位也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

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

諸夏。曰夏中國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麋場。麋鹿子也謂養鹿之場所也

豺狼乳於春囿。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書舜典曰咨益汝作朕虞按虞掌山澤之官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

劉放曰令當作今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飢寒之鬼。

高門獲東觀。說苑孔子誅少正卯于味觀之下之辜。豐至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

所為咨嗟長懷嘆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

擅閭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趙高為車府令其增咸陽令閭樂謀殺胡亥史記權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

揆。以敗同執。與勢同願陛下遠覽彊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

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災。武丁殷高宗也得傅說為相殷復其是雉見卷八漢書藝文志周宣用申甫。

以濟夷厲之荒。申申伯甫仲山甫皆宣王臣夷厲夷厲土之父厲王宣王之父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

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

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上齊七耀。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謂不合于時也之義諱於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令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 劉陶改鑄大錢議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旋。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詩大雅

始靈臺經之營之經始勿亟庶民來按靈臺文王臺名武旅有鳧藻之士。武旅周武王之旅也。鳧後水藻言喜悅也。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

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及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旁引逮及。蓋以爲當今

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劉歆曰民當作貨是以先王觀象天象育物。敬授民時。

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

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鹽

音古開暇之意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詩大賂南金傳南謂荊揚也

痛切言之



瓦石變爲和玉。卞和之玉也見獄中上梁王書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義謂伏之純德。唐虞之文明。

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

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

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

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

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

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鑿日結薄謂錢錢切之

禁。後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讀如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三光日月星也分謂

山流謂河言日月。謫食之災。星辰有錯行之變。故視其文耀也。山崩川竭。皆亡之徵也。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

至於鴻雁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詩小雅鴻雁于飛。靡盬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鴻雁于飛。樂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鄭玄注云。壞滅之國。徵人起屋舍築。壁百堵同。

時而起言。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列女傳魯漆室

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有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啼。旁人聞之。之憂。始於此乎。見白駒詩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

心。莫不慘慘。鄰婦謂曰。子欲嫁乎。女曰。吾愛魯君老太子少也。

朝白駒喻賢人也

之意。屏音并營惶恐也。

彷徨。不能監寐。猶寐言雖寢而不寐也

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

食。羣小競起。進乘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同抄取也略也

求飽。吞肌及骨。并噬無厭。誠恐卒同猝有役

夫窮匠。役夫謂陳澤之徒窮匠謂驪山之徒

起於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

崩。中夏魚潰。何休公羊傳注魚爛從中發潰爛也

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謂大鼎也淮南子函牛之鼎沸則軋不得置其一足

貫與挂同

織枯之末。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漚音剛焉出涕者也。詩小雅大東之文

臣東野狂闇。隱晦不達大

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年下笑。

### 諸葛亮出師表

後主禪建興五年孔明率軍北駐漢中以圖中原臨發上疏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今四川省罷同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

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

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吳至父云宮中天子宮也府中丞相府也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

方望溪云孔明早見後主躬自菲薄性近小人恐其遠離師保志趣日遷故宮府營

傾又恐不能  
 勢危急使  
 難中負痛  
 恨桓靈以  
 廢自則使  
 之自謀以  
 帝皆稱先  
 而以其先  
 使以氣忠  
 良之氣必  
 業之極傷  
 先帝之心  
 棄道是悖  
 雅言是遺  
 命其言不  
 氣象雖伊  
 能上絕非  
 兩而文非  
 似之所能  
 矣

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音董允郭

之南陽人費禕江夏人時同為侍中黃允南郡人時為黃門侍郎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

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向寵襄陽人先主時為牙將魏歸之敗龍營獨完

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

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

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

尚書謂陳震長史謂張裔參軍謂蔣琬。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

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郡名按諸葛亮躬耕處在今湖北襄陽縣西二十里隆中山山下後漢屬南陽郡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

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

先帝以馳驅。後值傾覆。謂當陽之敗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謂奉使求救于孫權爾來二十有一

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

明。故五月渡瀘。水名今四川鴛龍江下游是也源出雲南石屏山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

姚惜抱云此文乃似劉子政東漢奏議蔑有違者

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 高堂隆諫明帝疏

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此易繫辭之文然則士民者

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勸農。后

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帝魏姓伊氏故曰伊唐世值陽九。漢書律歷志初人元百六陽九註子康所謂陽九

之厄百六之會也。初入元百六歲。有厄者。前元之餘氣也。凡四千六百十七歲為一元。一元之中有九度陽厄五陰厄四陽為旱陰為水九七五三皆陽數故曰陽九之厄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

繇禹之父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禹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蘇治水九年禹居外十三年災眚之甚。莫

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分九州。庶土庸用勳。各有等差。君子

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彼公卿大夫。並與厮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嫗音煦禮註氣曰煦體曰嫗疏。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

故稱愷悌音樂易也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薦臻。無以卒歲。宜加

愍卹。以救其困。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

循陰陽之逆順。矜矜自持業業危也。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修政。

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昏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

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天道既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謂廉貞寬大

賊貪五性謂五藏之性肝性靜靜子仁心性躁躁行禮脾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

爭于心。欲強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盜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

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

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

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謂未有土地也。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

醫惕

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怒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帝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言至近之地也。論語注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儉約。惠下養民。而賈誼方謂此方其短長之。以爲天下倒懸。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息者三。見陳政事疏况今天下彫弊。民無儋通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音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致仕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入。

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謀度也少於昔。而度音支官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

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

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太府掌九賦。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

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之則。以給九式。祭祀賓客喪荒蓋服工事幣帛勞之用。入有其分。出有其

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式謂五賦。貢謂九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

于司會。音檜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即三公。謂司徒。九卿之位也。則台閣近臣。皆

腹心造膝。穀梁與造。膝而諫也。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猶言備

也。見非鯁輔。骨鯁之臣也。鯁者喻其正直。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為人主而不恣睢。音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

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所。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為世誠。

**劉琨勸進表**時劉曜長安愍帝出降。郡那王審在建康。瑤遣使奉表勸進。

建興晉愍帝年號五年二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

氣疏以遠

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禪。音低段匹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臣聞天生蒸人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對配也天地。司教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

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

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通也其緒。所以宏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琨臣禪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因聖繼

軌。三葉謂宣文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左傳成王定鼎郊禪。四聖謂武帝。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自元康惠帝年號以來。艱禍繁興。

永嘉懷帝年號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宸極喻帝位。登遐謂帝王崩也。此指懷帝被虜見殺于平陽也。國家之危。有若綴旒。

即贊旒旒旒旒言為下所執持東西也。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皇帝謂愍帝舊物克甄。表也誕授欽明。服膺聰哲。

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家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書言來其蘇之望。

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重也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謂長安敢肆犬羊。陵虐

天邑。臣等奉表使遠。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沈虜廷。神器流離。再辱荒



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

號巷哭。况臣等荷寵三世。

私祖邁官相國參軍父蕃官太子洗馬侍御史至珉三世

位廁鼎司。

謂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且悲且

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

朔北也。垂邊垂也。

上下泣血。臣現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

謂晝夜。迭用。

否泰相濟。天命未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

為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

見尙德。綴刑書。

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

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元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

天地也。應命代之期。

孟子五百。年必有主。

者與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命名也。

紹千載之運。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

音春。去聲。

垂典。自京畿隕喪。九

服。服。服男服采服衛服。變服夷服。鎮服。藩服。是為九服。服者服天子也。

崩離。天下囂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

見前卷魏。絲諫和戎。

宗姬

之離。犬戎。

見西。征賦。

蔑以過之。陛下撫甯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安也。不

類。類善也。

杖大順以肅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序于上。四

門穆穆于下。

書納十百揆百揆時序。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昔少康。

夏王相之子。相為有窮后羿所篡。夏統中絕四十年。少康復中興。

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宣王

之興。周詩以為休詠。

詩序。燕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况茂勳格。

感通也。

于皇天。清輝光于四野。蒼生顛然。

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元帝宣帝之曾孫億兆攸歸。曾無與二。

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咏。徵

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割胎不

剖明則出于郊連理之木。孝經援中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要服荒服也之衆。不謀而同

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同函夏謂包含諸夏也之趣。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

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上

以慰宗廟。乃顧詩云眷西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荑。通梯木更生也育豐肌於

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琨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

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浹周匝也浹辰謂自子至亥周匝十二時也則萬機以亂。方今鍾當百王之季。當

陽九見前之會。狡寇窺窬。同伺國瑕隙。齊人即齊民謂平民也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陛

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秦。秦晉戰于韓原秦獲晉惠公以歸見左傳晉國震駭。呂卻呂謂瑕

姓瑕呂名飴錫也之謀。欲立子圉。惠公太子懷公之名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

原原本本  
條達疏暢  
小學家奉  
爲圭臬是  
有關學術  
之文

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大龜也古之寶也。物用以下者。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胷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踴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琨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主簿臣辟音壁閭訓。姓辟閭名訓臣禪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輕車將軍關內侯臣郭穆。奉表。臣琨臣禪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 江式文字源流表

式後魏陳留人字法安世傳篆籀訓詁之學延昌間撰集字書四十卷號曰古今文字

臣聞伏羲氏作。而八卦形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竹書紀年龍圖出河龜書出洛亦篆字以授軒轅古史倉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迹。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遺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掌小學之官教以六書。見說文序蓋是倉頡之遺法。及宣王太史史籀。音胃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謂之籀書。孔子修六經。左邱明述春秋。

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舛。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獨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車府令高趙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式。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簡易。始用隸書。古文自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書。即刻符見說文序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俱見說文序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見說文序學徒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尙書史。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形書雖無厥誼。長本字亦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書。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新莽也。時居攝自以運應圖作。使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音謀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旛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尙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

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卽前代之古文矣。後漢扶風郿名今陝西鳳翔等處曹喜。

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

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卽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

俗儒之穿鑿。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本十四篇此云十五篇者合序而言也首一終亥。首一部終亥部各有部屬。可謂類聚

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以爲古今雜形。

詔於太學立石碑。後漢書蔡邕傳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合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邕帝許之邕乃自書册丁碑使工鐫刻于太學門外于是後

儒晚學咸取正焉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宮門名後漢其靈帝紀始置鴻都門學生註于內置學召諸生能爲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者相課

試至千人焉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蒼。廣雅。三蒼爾雅皆古

訓詁之書古今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博聞古藝。特善蒼雅

許氏字指。文字之意旨也八體六書。精究厥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以古文篆隸三體並書故

稱三字石經以別于漢不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較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小異。又有京兆韋

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牋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

世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况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做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角徵羽。各為

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

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為疑。炫惑於時。難以釐

改。乃曰追來為歸。歸俗作歸巧言為辯。辯俗作晉小兔為黓。黓俗作兔神蟲為蠶。蠶俗作蠶如斯甚矣。皆不合孔氏

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嗟夫。文字者。六籍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

人所以識古。臣六世祖瓊。江瓊晉陳留人字孟琚為馮翊太守永嘉之亂奔涼遂仕張軌子孫因居焉家世陳留。晉國名領小黃等縣十小黃今河南陳留縣往昔

之初。與從父兄皆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蒼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遇洛陽

之亂。晉懷帝永嘉五年劉曜陷洛陽帝被執曜遷之子洛陽避地河西。即涼州領武威等郡八時為張軌所據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

延中。牧犍。北涼王沮渠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

錄。敍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臣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切慕古人之軌。企踐儒

門之轍。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為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註。籀篇。爾雅。三蒼。蒼頡請學於史籀博學

詩之合稱  
蒼亦作倉凡將、書名漢司  
馬相如撰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

文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無複重。統爲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訓詁假借之誼。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逐字而註。其所不知。則闕如也。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

## 陸贄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內侍朱冀甯奉宣聖旨。緣兩河寇賊。謂田悅朱滔  
王武俊李納未平殄。又淮西兇黨。謂李  
希烈攻偃襄城。縣名今河  
南襄城縣

條陳利害  
瞭如指掌  
而詞氣溫  
婉不迫促  
允爲奏書  
楷模

蘇老泉云  
陸贄之文  
並言措意  
切近的當

卿識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陳利害封進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乏使。簪組昇朝。荐猶頻承過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思酬獎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以越職干議。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尙。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近。日日以愧。自春徂秋。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周萬務。猶慮闕漏。下詢芻蕘。此堯舜捨己從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開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

牽裾

魏志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辛毗諫帝不答而起毗隨而引其裾

斷鞅

左傳齊侯駕將走郵采太子抽劍斷鞅乃止

者

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

憤踰禮。而不能自止故也。况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韓

于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顛沛之患。儻又上探微旨。慮匪悅聞。傍懼貴臣。將爲沮議。首尾憂畏。前

後顧瞻。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不忍

復躬行於當世也。心蘊忠憤。固願披陳。職居禁闈。當備顧問。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

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明主循省而備慮之。豈直微臣獨荷容納之恩。實億兆之幸。社稷

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

漢書本傳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願方略如何耳不在學古兵法

漢將之良者也。每言

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

可辯。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

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剋敵之要。在乎將待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

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

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



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尙恐其中或有傍遭註音卦

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姦逆。以僭帝稱王者也。况其

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牛。豈願爲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

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干苗格。帝舜。有苗逆。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十兩階。七旬有苗格。

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鷂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音音闕音茸

狼賤也。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踔距踴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

詐以爲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爲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

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

然尙曠歲持久。老師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漢武帝時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一算商賈人。船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徵卒殆窮於

閩。音種族名。漢春秋時夷族名。居今湖南。今福建省。舊常德府辰州府之地。笞肉捶音錘。上聲。以杖擊也。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

空。興發已殫。而將帥者尙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

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之臣。日月獻納。復爲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知。實所深感。遂乃

過爲臆度。輒肆討論。以爲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今以陛下效其明聖。羣帥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陛下若謂臣此說蓋虛體耳。不足徵焉。臣請復爲陛下效其明徵。以實

前說。田悅

唐盧龍人爲魏博節度使德宗建中二年遣兵圍邢州又自將兵數萬圍臨洛詔馬寔李抱真李晟討之戰于臨洛悅兵大敗三年又破之于洹水降博洛二州悅收餘兵走魏州倡亂之始。氣

盛力全。恆趙青齊。

皆州名恆趙隸成德軍時爲李維岳所據青齊隸平盧軍時爲李納所據迭爲唇齒。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真

謂李抱真俱見上文

李芑。時爲河陽節度使

聲勢相援。于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藏也勝殘蓋敵之誠。未有爭功

邀利之憂。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旣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蹙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旣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于茲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

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此自昔必然之效。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蠶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蹶也。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慮矣。海內爲之行齋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漂搖不甯。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尙巧遲。速則班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誠。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或重難。重謂重也。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辯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恆魏皆州名幽燕隸魏龍軍時爲朱滔所據。恆州已以上時被其歸王武俊魏州爲魏博節度使所治時爲日悅據虛龍成德魏博前之河三鎮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榮汴榮榮陽郡亦曰鄴州時汝汴爲李希

烈所陷遣將圍鄭州東都震駭

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

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謂安祿山稱亂。首起薊門。地名即前丘在今北京德勝門西北中興已來。未暇芟蕩。

因其降將。卽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

氣沮勢羸。偷全餘生。無復遠略。武俊王武俊自奉天改元大赦制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

田悅誘陷。遂爲猖狂出師。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惶惑。內外防虞。所以纔至魏郊。遽又退

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洛音潞名俱川壓其腹。雖欲放肆。亦

何能爲。又此羣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臣所

謂幽燕恆羈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俱州名鹵

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餽。音挫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榮汴

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邪靈俱州名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今山西濟寧名道南部之地盟津卽孟津今河南孟縣南按孟縣唐初

爲盟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彊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

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

勉唐宗室時爲水軍宣武以文吏之材當浚郊。浚縣唐汴州奔突之會。哥舒曜時爲東都汝州節度使以烏

合之衆。扞襄野。襄野豺狼之羣。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爲繼援。累敕諸鎮。務使協同。容旨殷憂。

人思自效。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竄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

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李懷光帥師。救襄城之

圍。李芑還鎮。爲東都之援。汝洛既固。梁宋二州名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

之擾。減山東飛芻輓衆之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

患於未然。徵發既停。守備且固。足以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

者若曰。河朔羣盜。向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

歲伐叛之初。唯馬燧真芑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泊遲留

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唐禁軍之稱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徵

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

可託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李寶臣李維岳父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

以塞其隙。曩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

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

張孝忠。李寶臣將。後歸。時爲易定滄州節度使。

日知。張日知。本李維岳將。以遣州歸國。德宗以爲深。遣團練使。

乘其後。是則賊勢

不滋於曩日。王師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

即河東節度使。謂馬燧。

澤潞。即昭義軍節度使。謂李抱真。

河陽。見上李三

將之衆。當出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

悉歸。彼亦纔能自守。况留抱真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生。又明矣。留之

則彼爲冗食。徙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唯陛下圖之。謹奏。

### 陸贄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朝隱

人名姓未

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

心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

不受讒譖。出外卽謾。

字慢謂詭也。

生是非。以爲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

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卻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

深切著明  
詞無泛設

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卽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禮毋割說  
毋雷同聽塗說。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猶造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以上  
述旨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諭。嘉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鶩。實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爲奉上之道。以此爲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展誠願。既免罪戾。又蒙褒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捨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羣心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睿眷特深。縷宣密旨。備該物理。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

之所立由乎誠。守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有補無失。一

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實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論語子曰。食足兵民信

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

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况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

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

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其所與而不

可不誠。海禽至微。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之至者。百住而下。含靈

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其似於愚也。然而

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祕。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此其類於神也。故

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效忠之情薄。上

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

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



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給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此大雅烝民之詩。箋云。衰職。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言不可磨滅也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爲美。而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行己。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

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弗拂

音佛

者。聖人之所尚。至

於贊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爲言。或以有闕能補爲美。中古已

通

降。淳風浸微。臣

既尙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人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

風俗。禮諫有五。諛爲上。故人則造

膝出則詭辭

姦曰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譖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甚。太宗

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有面折廷

爭者。必爲齊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爲黜心意之欲。而手敕褒揚。故得有

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滯習俗之凡見。

聞過則羞己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代

代當爲世。唐遼太宗諱故改世爲代

之效。雖有悔

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

又况不及中才。師心自用。肆於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

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致理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

人至于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

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

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

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唐太宗年號故事爲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

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邇言。中庸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左傳次于城濮晉侯

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馬子犯曰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害也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謨及

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

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于人者。不必是。同于衆者。不必非。辭拙而効。

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

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

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

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竝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予以。

虧天下之理。予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

逐條分晰  
據理直陳  
而筆情斐  
豐動人

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者。臣竊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恆苦上之難達。上恆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詔諛。顧望。畏慄。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詔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勦。聽他人之言論也。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虞。度也。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慄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其萬邦黎獻共惟帝曰獻賢也

謂庶民之賢者

而上。獲觀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觀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

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

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

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

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見獻中上剖而殷滅。宮奇宮之奇春秋虞大夫晉獻公假道于虞以伐虢

宮之奇諫不聽以族行晉滅虢遂及虞去而虞敗。屈原見離騷註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桀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

勦棄也。勦截也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

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禮記曾文子其言時尚然如不出諸其口按趙武諡文呐呐而

爲晉賢臣。絳侯周勃木訥而爲漢元輔。公孫弘上書論事。帝使難弘以十策。弘不得其一。及爲

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

者事。均見漢書本傳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訓同酬一詰而謂盡其

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

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黃氏聽於四方也蓋欲幽抑

之心通。且求聞己之過也。垂旒於前。音倫。續見答客難於側。蓋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

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祇以伺罪釁。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

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合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竊

爲陛下懷愧於前哲也。古人所以有恥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爲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

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

而不辯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辯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己。則君子小人固

不可辯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

之。猶懼忠告之不馭。音日。至也况有疏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烝人。合以爲國。人

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讟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

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見陳政事疏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漢書藝文志古有采詩之官。王

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

纏綿懇摯  
忠愛之忱  
動人肝膈

亢。太過也。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

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

道以師心。以己之心爲師也。卽剛愎自用之意。棄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

說爲忠順。謂獻替爲妄愚。謂進善爲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

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

矣。舊典盡在。殷鑒以前事爲鑒也。論語曰。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足徵。其於措置施爲。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

之道。開獎善之門。宏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熱也。亦恩也。之以和。虛心以

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論語禦人以口給何休註佞人口辭捷給。不自眩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

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辨。無從而

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莫得而怨也。有犯顏讜直者。獎而親之。有利口

讒佞者。疏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態日消。何憂乎少忠良。

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

周。如梓入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抉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己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之道行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納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可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羣下莫不憂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微臣所以屢屢塵黷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



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宏之量。而未翁受於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宗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三目錄

奏議之屬三

- 陸贄奉天請罷壞林大盈二庫狀……………一
- 韓愈禘祫議……………四
- 韓愈論佛骨表……………七
- 歐陽修論臺諫言事忝蒙聽允書……………一〇
- 蘇軾上皇帝書……………一三
- 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三四
- 蘇軾徐州上皇帝書……………三九
-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四六

---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 卷十三 目錄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三

合肥李鴻章校

湘鄉曾國藩纂

桐城後學葉玉麟評

奏議之屬三

陸贄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時德宗于奉天行宮廡下置瓊林大盈二庫貯諸道貢獻之物皆上書諫

趨動直

右臣謂佐助皇帝之臣也此贄自稱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

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

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

亂邦家耳是以務鳩聚也斂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

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

然忘情取之不為貪散之不為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

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

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唐玄宗年號貴臣貪權。飾巧

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盡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

求。元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柢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

豈非其明效與。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即太府卿

官名掌幣藏財物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宮闈也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卻馬。見賈捐之罷珠犀對晉武

焚裘之事。晉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命焚之于殿前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變輿天子之輿也外幸。既屬憂危之

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局縛切然。連觀若

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京師輦轂之地三國志遠處河朔隔絕天衢尙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喚音韻未息。

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

不滿所望為怨怒也史記獨此尙缺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探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議。音禮也或

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音萌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

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

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餼食以啗音淡也。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離也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

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恆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豈非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構姦鼓亂。干紀而彊取者焉。夫國家

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拂音佛。逆也。戾也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

戰國時燕昭王築臺于易水東南。置千金于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史記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爲玉杯。則必用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

矣。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爲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尙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

太大。見孟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當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禮記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

此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以豈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宜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

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

姿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言迅速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般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瓊同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焚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恆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慙少失多。廉賈音古也。記貧賈三之廉賈五之註。廉賈貴而賤而買故十得五。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况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莊子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願效之至。謹陳冒以聞。謹奏。

韓愈禘祫議



韓公筆勢  
勁直在奏  
議中自是  
一派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時貞元十八年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國子監四門博士臣

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

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建中德宗年號按建中二年九月太常博士陳京上疏請

祖景皇帝居百代不遷之享而禘祫之禮暫居昭穆屈已以奉祖宗可也乃日晉蔡謨議曰獻祖居東向而懿祖太祖

下左右為昭穆上從之景歲十月給宰奉獻祖東向而禘之由是議者紛然唐先涼武昭王甚之後高字玄感後追謚

曰興聖皇帝生獻徵生重耳生昭追謚曰獻祖宣皇帝生天賜追謚曰懿祖光皇帝天賜生虎追謚曰太祖景皇帝虎生昺追謚太祖元皇帝昺高祖之父也屢經禘祫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

穆合食于太祖之廟禘者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効忠今輒先舉

禘也謂審諦尊卑而祀之衆議之非禘祫之議考之新史陳京傳及禮樂志前後議者不一陳京始建議繼有禮儀四類其詳議左庶子李樂

等七人議吏部侍郎柳毅等十二人議司勳員外郎裴樞同官縣尉仲子陵京兆少府韋武等議左司陸

淳謹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議鴻臚卿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見廟主

王權又中衍之公所排五即此諸人議也其間惟顏魯公議與公合宜永藏之夾室家廟中藏祧祖之室也臣以為不可夫禘者合也毀廟之主公羊傳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

過高祖毀其廟威其主於太祖廟中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

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音善禮記註上封為壇除地為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禮記

方望溪云  
反復周密  
理正詞質  
說經之文  
當用爲程  
式

劉海峯云  
筆力堅挺  
如鐵鑄成  
尤爲議禮  
之法式

爲祫註云遷廟之主皆以昭穆祫于禘廟之中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

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開元十年六月增太廟爲九室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

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

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

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興聖見上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

帝。太祖景皇帝名虎懿祖之子也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

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差等也

是故去廟爲祫。去祫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禮記祭法之文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

春秋定公元年立煬宮註煬公伯禽子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之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主。而復築宮以

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

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元王。商之始祖契也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

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

折衷至當

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見左傳齊論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

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

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

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

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麤同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禋。如以為

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 韓愈論佛骨表

憲宗十四年有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請迎之帝遣中使迎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

施捨惟恐勿及公因上表論之遂貶潮州刺史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明飛行殿庭以問羣臣傳毅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丈

六尺而黃金色帝于是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像并與沙彌羅摩騰竺法蘭東還是為佛教傳入中國之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

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音旭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音醜在位

韓公早歲有此作以朱子韓文考異詳載公與大顛書知公曉

歲亦漸有悟不復作此等文字矣

劉海峯云佛骨表是學尚書無逸篇

姚薨塢云敘次論斷簡潔明健處見公文字之老境

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以上年歲皆出臯甫謚帝王世紀

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見帝王世紀湯孫太戊音茂

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經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有九年中宗即太戊高宗即武丁也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

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禮記穆王在位百年。書穆王年

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

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後魏之別稱後魏本性拓跋氏孝文帝改姓元故稱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

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帝崇信佛教三度捨身即泰寺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

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南北朝朔方人初為爾朱榮將後歸高歡旋又降西魏又請附梁武帝封之為河南王後舉兵反圍建康降臺城所逼。餓死臺城。侯景

反陷臺城帝為所囚飲膳亦被裁節遂州臺城。六朝時宮城也在今江蘇江甯縣元武湖側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

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唐高祖武德九年詔沙汰天下僧尼追士女冠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

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

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嘗以為

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今陝西鳳翔縣御樓以觀。音御舉也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

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

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

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

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之波。謂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瘞也。寸割

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

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禮法之言也。孝經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謂法所制定之服飾也。孝經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不知君臣

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尙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殿名一見

禮賓一設。禮賓院名招待四夷使者之所設宴設也賜衣一襲。單複具謂之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

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人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于其國。尙令巫

祝。先以桃茢。音列。音弗。禮也。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註桃鬼所惡。茢毒者可捍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

張云。意義亦明。顯無殊絕。處而淋漓。古鬱真氣。坐湧使人。讀之不厭。

歐公奏劄學宜公而微勁直

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茷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 歐陽修論臺諫言事未蒙聽允書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既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迎合人主之意旨也而得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

意之人樂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其與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悛。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同戾矣。然仲虺湯賢臣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宋南昌人仁宗時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執政以來。不叶同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尙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陛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

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飢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事。委一不學無識。讒邪很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出兵車萬乘後世因謂天子爲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宋東平人仁宗皇祐五年與執中俱爲宰相。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



方望溪云  
所向曲折  
如意如乘  
快馬行平  
地過速進  
退自由其

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日官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迎合在上者之意旨也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同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 蘇軾上皇帝書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草。言買燈事。崇寧四年正月上元神宗令收買浙燈四千餘盞禁民私買軾上書諫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

捐陳時政  
得失委曲  
詳盡而筆  
勢浩汗若  
長汀大河  
潭淵無際

赦。席藁。以不辟爲席也。史記應侯席請。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彊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它。他同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彊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民。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

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

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

之理也。不可道。音換逃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孰敢肆其胸

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左傳子孔當國爲載書。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焚書以安衆又子產爲政有事

伯石賂與之邑。註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

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彊。亦以召怨天

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

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春秋諸侯好言仁義與楚爭霸戰于泓被傷而卒雖

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即陳桓相齊簡公修其先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雖不義。得衆而彊。是以君子未論行事

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晉書謝安既破苻堅以功拜太保都督十五州軍時桓冲既卒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元勛印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

職。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改桓伊子中流桓石虔。爲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晉成帝時庾亮

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舉朝皆以爲不可。亮不聽。徵爲大司農。峻舉兵反。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迄今。未

劉海峯云  
此說條例  
司之失

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謂鹽鐵使度支使戶部及三部副使。三部判官也。鹽鐵度支戶部謂之三司。經今百年。

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官署名王安石變法所創。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六七少年。

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時置諸路提舉官。掌行青苗免役農水利凡四十一人。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

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於朝廷。遂以為

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

國外曰郊。遠及川蜀。噴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宋汴京稱正店者七十二。其餘皆謂之脚店。見東京夢華錄。議置監官。

如外曰甸。夔路。謂陝西夔州路。今四川舊夔州府。深山。常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寇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

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

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

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

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

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房元相。唐初賢相傳無可載之功。而陛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漕運使即轉運使掌一路財賦之官副謂副使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

姚僧抱云  
此處有抵  
觸相觸習  
類

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祠部禮部屬官度謂度祿凡實出。家官給以文書詔之度祿凡有稅。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漢官名。主出討奸猾治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桓帝遣八使。後漢順帝漢安元年遣周舉杜喬周滂張綱樂。巴。李。遵。劉。班。等八使分行州郡。此云桓帝事。似誤。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齊武帝次。景本作。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唐萬年人。開元中為監察御史。策請括天下游戶。羨田。以作軍需。由是攝為數田勸農使。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并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場。音賜。皇甫環

名論千古  
濫用枝官  
之弊寫來  
如燃犀照  
水物無遁  
形

劉云此言  
水利之失

音楊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讀之。觀其所行。為是為否。近考均稅。王安石新法有方田均稅法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與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為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意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甯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大部分在可南下游入淮小今已湮廢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古關中八川之一按。舉涇水以例汴水也。一石其泥數斗。且既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音碑。蓄水曰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空孔也。猶言鑿其孔穴也。見漢書註尋訪水利。所謂即鹿

無虞。比易屯卦之文即就也虞謂虞官 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肇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

才錄用。若官私格沮。竝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

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

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誦。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

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

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旣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

盡追收。人心或搖。此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也。壞所怨田

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田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

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

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

是猶見燕晉之聚粟。岷蜀之蹲鴟。芋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

前雇直。衙前官役名時行募役法凡買撲酒稅坊場舊以酬衙前者至是從官自賣以其錢充雇直 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旣微。自此必漸

劉云此言雇役之失



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

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漢書或擅縣役飾廚傳注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

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

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宋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廂軍何

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

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見文獻通考序之外。別立一科。

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戶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同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歷唐

宗年十四年。應于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

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別立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

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讟。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

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按募役法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

家舊無色役使之出錢助役謂之助得錢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三家之稅粟宅不毛。謂不種桑麻者有里布。一里二十而漢

世宰相之子。不免戍。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

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一夫百畝之稅。一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事勢

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上戶中戶之役。自公

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

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

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

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

邱甲。春秋魯成公作邱甲。一乘。十二頭。甲十三。井也。出戎馬二匹。牛三頭。今乃走出戎馬四匹。六車。此魯哀公時事。用田賦者。用田之所收。以為賦。令之

出牛馬也。皆重其始為民思也。青苗。官預出錢以貸民。納時加息二分。正月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

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與。異日天下恨之。國史

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

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

劉云此言青苗之失

劉云此言女戶單丁不宜直役

是空文。只如治平

宋英宗年號

之初。揀刺義勇。

治平元年于陝西刺義勇十五萬人。刺謂刺其手臂爲字也。

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

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論議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

宋陝西路約之鄉兵也。

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

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

固然。且夫常平倉名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

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勺之弊。無里正催

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

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

虧官壞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

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

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

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

唐玄宗時南詔反。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之。敗績。和國忠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

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

劉云此言  
均輸之害

顯贊俊爽  
似孟韓之  
文

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尙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

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勸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倣幸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弑之臣。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左吳公子札適衛說邈爰史狗史續公子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吳人郢召其後亡。左吳公子札適衛說邈爰史狗史續公子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左吳公子札適衛說邈爰史狗史續公子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何曾待武帝宴退而告人曰國家創業垂統吾每宴

見未聞經國遠圖非貽厥孫謀隋文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房彥謙子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齡密言于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

其亡可執足待按房玄齡字喬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元帝斬郢支朝呼韓見識可甘功多於武宣矣鳳等之釁偷安而王氏謂王

生宣宗收燕趙燕謂河北三鎮即成德魏博盧龍三鎮也趙謂澤路即昭義軍武宗會昌三年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自稱留後詔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等發兵討之又詔盧龍節度使

張仲武專備回鶻三鎮皆懷息聽命大復河湟唐自肅代以後河可龍右盡人吐蕃及宣宗時吐蕃復亂秦原安樂及河西諸州先後來歸其盡復河湟地力強於憲

武矣銷兵而庸勛之亂懿宗時桂州戍平作亂推判官龐勛為主將之北還未幾討平之按懿宗宣宗子起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

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彊使陛下富如隋彊如秦西取靈武即靈州時屬西夏北取燕薊二州名時屬契

丹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

長短在風俗世有疴音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疴羸而無害及其已耗

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

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藏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

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彊陽根本已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

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

劉云此言  
勿用新進  
喜事之人

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

世而亡。劉晏

唐曹州人，字士安，幼號神童，後歷任度支之職，受於理，財有無相，曲盡其妙，後爲楊炎冤死，天下冤之。

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

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唐

宗年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唐太宗年號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

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敍，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

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

風俗知義，是以升遐。謂天子崩也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

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

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

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

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龐參，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張釋之嘗從文帝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

劉云抑僂

簿尉不能對虎圍高夫從旁代對甚悉上詔釋之詳高夫上林令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

釋之曰陛下以管夫口辯而輕選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以上乃止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能文以矯激不仕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

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

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

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為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

况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

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係單于見陳政事疏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

三十萬衆困於平城見論戊旬奴書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諺言取旬取之一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佳為大操

常義也愛好有實可謂可期十死九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服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

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字倉庫奴婢以壞其腹十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

也見諷所著新書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說音悅見陳事疏尤不可信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戰國

成王時代廉頗為將與秦戰大敗於長平之輕秦李信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取荊度用幾何人言曰不過二十萬問王之易楚若

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



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絳侯灌嬰灌灌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漢景帝即位時爲內貴幸用事諸

法令多所請變。更丞相申屠嘉請誅錯不得。因嘔血死。後遷御史大夫。議削諸侯地。七國反。帝斬錯以謝。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

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更法改令。天下騷然。至於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

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其久而難得。則人各

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以

微幸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爲恨。使天下常調。外任循資官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

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如今之候補官員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之上。薦同更險阻。計析毫釐。

其間一事犖牙。不入人語也見廣韻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

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音嬰去聲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

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音黜恐也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來朴拙

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

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宋史選志立八路定差之制許中州及土著在選者隨意就差謂之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

劉云此詩  
舉積勞

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猶言幹辦也發運均輸。按行農

田水利。已據監司以其為監察州郡之官故稱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

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

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

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秦趙高欲專權恐羣臣不聽。持鹿獻二世曰馬也

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左傳楚子鼎之大小輕重焉按三代時以九鼎為國

寶器下問鼎之意欲篡周也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總於計省。三司更總管鹽鐵度支戶部之計省重

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預圖而深計。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

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

而自建隆太祖年號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

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

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

劉云此言重臺諫

取譬切直

精采飛揚  
筆酣墨飽  
劉云此言  
豪傑失職  
之故

借之重權者。豈徒然者。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夫英宗爲濮安懿王子。即位後。詔講崇奉儀王典禮。侍御史呂晦等力請稱濮王爲皇伯。因被黜。本非人主大過。亦無典禮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見晉隱公論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原原兵之變。李懷光將兵赴難。數與人言盧杞之姦。按曰。吾且上當請謀之。相聞之。

諸鹿門云  
指陳利害

似實誼明  
切事情似

陸贄

劉宗雖自

盧公奏議

來而筆力

雄偉打詞

高期宣公

下及也直

公止數陳

條達明白

足數人主

之聽故其

蘇或效其

灑言于上使乘機直取長安不令入朝懷光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意殊快快曰吾今為茲臣所排後遂反

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

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西漢人平

帝時為大司農羣臣稱王莽功德智因有是言。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

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

其間。則人主何緣得以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為異論。

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子弟因父兄之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

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

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

於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為桀紂。漢書本傳昌嘗燕奏事高帝方擁姬姬昌還走高帝逐得

劉毅以晉武為桓靈。劉毅收人字仲雄晉武帝問毅曰卿以朕方遠何帝曰可方桓靈帝曰方之桓靈不已甚乎

曰桓靈實官錢入官庫陛下寶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

此言今族有直臣故不同也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

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

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猶言奪職謂官被斥革朝籍中削去其名也

投荒。遠竄也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

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

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

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備述其所以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所

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特

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旣重。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

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

繼日。書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吐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

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 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方望溪起  
正喻直起  
兩書皆切  
直深婉精  
警處使聞  
者洞心快  
目

劉海峯云  
歷引戰勝  
而禍大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巳。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譎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四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就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

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至成功。建元漢武帝年號之間。兵禍始

作。是時蚩尤旗蚩尤旗星名。晉書天文志曰：蚩尤旗類彗而後曲。魏志曰：蚩尤旗類彗而後曲。出。長與天等。其吞戾太子名據漢武生。自是師行三十

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見何起。征賦。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爲太子生

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沒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

嗣位。隋文帝姓楊名堅。煬帝文帝子名暕。此志不衰。皆能誅滅疆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

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種族名。隋唐時掩有漠北之地。高昌國名。今新疆吐突谷。音魂。國名。今青海及

地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

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民不犯法。刑廢不用也。而一傳之後。子

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

暴之餘。故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

用兵之初。隨即收衽。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

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

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媮兵革朽鈍元昊西夏主趙元昊也其先本党項部唐時賜姓李宋賜姓趙至元昊遂稱大夏乘間竊

發西鄙延安宋府名今陝西膚施縣是其舊治涇州名今甘肅舊涇州直隸州原州名今甘肅麟州名今陝西府州名今陝西之閒敗者三四

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

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即位以來繕甲治兵

伺候鄰國羣臣百僚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

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辭向

宋晏安人英宗時夏人威夷山請降于青澗守將種諤事聞詔知延州陸統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向以令科之說言必可成遂啓邊為為橫山山名綿亘今陝西榆林道境之謀韓

絳神宗熙寧三年為陝西宣撫使種諤襲夏人敗之于囉兀遂城焉自是夏人日聚兵為報復計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

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歷皆仁宗年號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

陛下為之吁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

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祐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

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熙寧五年以韶為秦鳳路沿邊安撫使明年韶擊敗西羌及之衆遂取熙河諸州置熙河路按熙州亦曰臨洮郡今甘肅鞏蘭



州府是其地。河州今熙寧五年傳爲湖北。察訪使招降撫山峒蠻。熊本發難於渝溫。熙寧七年

甘肅導河縣等地。章惇造聲。梅山。熙寧五年傳爲湖北。察訪使招降撫山峒蠻。熊本發難於渝溫。熙寧七年

本爲梓潼。訪察更討瀘。專降之又降。熙寧七年。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

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熙寧六年

市率皆渴絕。奉疏上訴。亦不得達。遂分道入寇。陷欽廉州。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

而五六。道路之人。弊於輸送。費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神宗

四年。詔熙可經制。宜者李憲。令陝西可東五路之兵。之師。復出於洮。音州。今甘肅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

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

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

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

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劓鬻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臣

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

傷心慘目  
深痛之語  
如聞仙梵  
苟有人心  
誰忍爲此  
窮兵黷武  
者可以廢  
然自失矣

劉云此言將窮財不可用兵

劉云此言天心厭亂不可用兵

方云因戰勝而上此書以聖人之不己陪出今日得已而不勝之禍小陪

輿尚不可救。而況所任將吏。罷<sub>疲</sub>輒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糜俸。僅而能繼。<sub>南郊</sub>冬<sub>大祀</sub>天子園丘以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蜂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sub>陳勝吳廣</sub>未<sub>首</sub>起<sub>為</sub>盜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痛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sub>回</sub>背之跡。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笞。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sub>山名在今山西大同縣匈奴</sub>

出勝之禍  
大箕竊二  
字尤是一  
篇議論骨  
子

劉云沈著  
痛快足爲  
忠諫之式

領首甚高

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

漢光武二十一年莎車王賢欲兼并西域諸國。國恐懼車師。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報曰。今使者求兵。未能得出。爲諸國力不從心。

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

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

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而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 蘇軾徐州上皇帝書

臣以庸才。備員册府。

謂監官

出守兩郡。

謂密州

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

三書皆有  
關治道之  
文視匡劉  
賈董殆又  
別樹一幟

不足以服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台諸城今山東諸縣。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

輸河北。餅竭則疊恥。餅與同詩餅之聲矣維轉之恥。唇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因為陛下畫

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治城今江蘇銅山縣。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

籍。然後又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秦都故城今陝西咸

陽縣而東歸。則都彭城。即徐州。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

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

材官。騎射之善者。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屋瓦之仰蓋者曰瓴。史記下兵於諸侯譬猶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麥。一熟

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項羽所築在焉。其

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櫓。音骨木名守城用具字當作櫓。木礮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

相表裏。而積三年糴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為剽掠。小不

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今江蘇沛縣人也。項羽宿遷。今江蘇宿遷縣。屬徐州。人

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今江蘇碭山縣舊屬徐州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

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衆，攻彭城不能下。事在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而王智興唐溫人及慶初爲武甯副使逐節度

使崔暹朝以卒伍庸材，恣睢音雖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

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監。古冶鐵之所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

家。藏鐵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

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旣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

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

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漢末皆據有徐州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東京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

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

家語楚共王亡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也孔子聞之曰惜其不大也人遺之人得之何必楚也况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

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

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飢寒亡命，強力鷲忍之民也。臣欲使

治戶每治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邵刃刀槩。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知謂知州事。監謂州都監。掌本城屯駐兵甲訓練差使之事。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

者以違制論。治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治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

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治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敵惡。

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北宋以宋州爲南京。今河南商邱縣。新招騎射兩指

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

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

無窮。而奉化廂軍。見前上皇帝書。見闕數百人。臣願召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采

石以甃。音驕結。石也。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

無虞矣。沂州今山東舊沂州府。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采臣言。不以臣爲

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

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

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常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卽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故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期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寡。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漢哀帝時人曰。孝文帝時。二千石漢制郡守秩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起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名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見前上皇帝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

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復按其狀。劾以失人。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關略其小故。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州名治益都今山東益都縣。鄆州名治鄆城今山東東平縣。以降。如徐沂齊州名今山東舊濟南府。曹州名今山東舊曹州府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錢貫也。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羣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昔捕盜賊。得以酒與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



讀書有得見地真切

茅鹿門云此等文字

識以筆力並入西漢

吳至父云此文前幅

實雄俊有豪傑氣然

猶不免虛

橋

士雖不得志。不失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

為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

為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黃霸漢陽夏人武帝末入殿沈黎部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宣帝時官至丞相起於卒史。薛

宣漢鄭人少為廷尉書佐後官至丞相奮於書佐。朱邑漢舒人少為桐鄉齋夫官至大司農選於嗇夫。丙吉漢魯國人為魯獄吏宣帝時官至丞相出於獄吏。其

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軍帳前立大旗曰牙門牙將牙兵之稱緣

此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目自達者。皆爭為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

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唐高麗人以功封密雲郡公及討安祿山為監軍邊令誠所害封常清唐蒲州人年三十為高仙芝儼從積功官至范陽節度副大使後為邊令誠所

併斬于市。李光弼唐柳城人肅宗朝拜節度使平安史之亂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來瑱唐永壽人安祿山反瑒守潁州殺賊甚衆賊目為來瑒鐵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抱玉唐河

本姓安安祿山反上書與計事奪勿擊之中泚類途遇害段秀實唐沂州人官御史中丞反秀實陽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用人。如

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鱉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為之制。今

世胥吏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將用胥吏牙校。而胥吏行文書。治刑獄。

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

故臣願陛下采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見文獻通考序和庸調註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伐。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見前上皇帝書而不以流外。唐制一品至九品有正從焉流外外則別置九級無正從是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途。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山濤河南人晉侍中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甯。晉惠帝年號之後。盜賊蠡起。郡國皆以無武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

王安石自提點江西刑獄入爲度支判官宋仁宗嘉祐五年也

有所任屬。而當以

荆公此奏  
視蘇文忠  
雖不侔然  
條達有法  
度論議切  
直朗暢亦  
奏疏中有  
數字

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處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暇。聲色狗馬。觀遊玩好之事。無纖芥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認認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

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貧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閭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

筆筆提振  
長  
昇荆公所

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旨。以一  
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  
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  
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  
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  
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  
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  
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言漢此不新作人近新作人也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免置  
之人。猶莫不好德。免置之詩。詩序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是也。又况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  
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詩大雅城濮之文  
峨峨盈壯也于往  
也邁行也  
及與也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材。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  
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

之。見卷三詩蒸民輶輕也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

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

彼新田。于此蓄畝。見卷三詩采芑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

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人主陶冶而

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

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

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

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

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

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

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

其生也。既於父母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

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

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

左傳疏上公九命侯伯七命于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

皆以命數爲節

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

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誅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

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

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

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

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

觸也

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

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

而服行之。有一不帥

循也

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

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

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

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不過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類也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試其能行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願僂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



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尙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主。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彊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

銷鑠人才  
今古一轍  
可爲長太  
息

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目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禮之太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馬大司寇大司空也之卿。出則爲六軍。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天子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五爲比。五比爲閭。五閭爲族。五族爲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

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位。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彊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閒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旣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奸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

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隋言待除拜官守闕官職之空位通之曰闕亦作缺。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廩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出。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制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制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匄。無所不

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彊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曲也亦作軌法受賂。侵牟奪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旣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同紕。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其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謂朝廷也下不敢斥言朝廷故以縣官稱之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

漢書仰給縣官

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各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嘗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禮。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彊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

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彊。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蓋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毆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縋死於巖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

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宋朝禮部貢舉有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朝

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見前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雖自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



忱同誅音戍爲利所誘也

而爲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音漬疾智切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

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旣已不詳。使之旣已不當。處之旣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特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卽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旣已不詳。使之旣已不當。處之旣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

雖靡靡音無。或者或謀。或肅或艾。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此小雅小旻之詩。靡無也。止禮也。靡法也。淪率也。言國雖無禮。

倫有通聖者有賢者民雖無法猶有智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如彼泉流無相牽率以自濁敗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

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

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張角東漢末鉅鹿人自稱天公將軍傳教療病因以作亂皇甫嵩平之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

其謀。唐之黃巢。黃巢唐末冤句人僭號大齊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

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

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

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宗廟萬

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趨音促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

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

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太祖太宗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

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

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魯臣孟子告之曰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見孟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疆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疆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疆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

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不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敝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使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

見詩大雅肆犯突也忽滅也

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

方望溪云  
歐蘇諸公  
上書多條  
舉數事其  
體出於賈  
誼陳政事  
疏此篇止  
言一事而  
以衆生之  
善敗經緯  
其中義皆  
貫通氣能  
包舉遂覺  
高出同時  
諸公之上

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彊所劣。憧憧音衝意不定也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常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於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

劉海峯云  
其行文曲  
折變達極  
文章之能  
事而局段  
分析不及  
古人之高  
渾變化

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彜名倫以字顯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徵名公一人耳。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甯，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毛舉其細碎也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意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四目錄

書牘之屬一

左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	一
左傳呂相絕秦之辭·····	二
左傳叔向詰子產書·····	四
樂毅報燕惠王書·····	五
魯仲連遺燕將書·····	七
司馬遷報任安書·····	一〇
楊惲報孫會宗書·····	一七
王生遺蓋寬饒書·····	一九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一九

馬援與楊廣書·····	二二
朱浮與彭寵書·····	二四
馮衍奏記鄧禹·····	二六
李固與黃瓊書·····	二九
孔融論盛孝章書·····	三〇
阮瑀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三一
王粲爲劉荊州與袁譚書·····	三五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	三七
魏文帝與吳質書·····	三七
曹植與卞季重書·····	三九
曹植與楊德祖書·····	四一
吳質答魏太子牋·····	四三

吳質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四四
吳質答東阿王書	四六
楊修答臨淄侯牋	四七
薛綜與諸葛恪書	四九
高崧爲會稽王昱與桓溫書	五〇
王羲之與會稽王牋	五一
王羲之遺殷浩書	五二
王羲之報殷浩書	五四
王羲之與尙書僕射謝安書	五四
王羲之誠謝萬書	五六
王羲之與吏部郎謝萬書	五六
盧湛贈劉琨書	五七

劉琨答盧謐書……………六〇

丘遲與陳伯之書……………六三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四

書牘之屬一

合肥李鴻章校  
湘鄉曾國藩纂  
桐城後學葉玉麟評

左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

左傳文十七年晉侯合諸侯于屬平宋也子墨晉侯不見鄭伯以其子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

寡君謂鄭穆公即位三年召蔡侯莊公而與之事君君謂晉靈公

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行謂朝晉

敝邑以侯

宣多穆公恃寵專權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謂少損其難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

一面數說  
一面自誇  
功覺理甚  
充

於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子家名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於楚請陳子楚與俱朝晉陳侯謂陳共公而朝諸君十四

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恥寅切故也言敝成前好也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靈公自敝邑往朝於君君指靈公往年正月

燭之武往朝夷鄭太也燭之武鄭大夫謂子名相太子夷朝晉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

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襄公而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

三臣謂燭之武及歸生相及於絳晉國都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有惟

往年正月  
燭之武往  
朝夷也蕩  
漾一筆似  
極閑雅

古人有言曰一轉用強勁之筆堅決之詞

洋洋灑灑議論宏闊局勢開展

滅亡而已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言首尾皆畏則身之不畏者有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同蔭謂不擇蔭庇之所

小國之事大國也。德也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鉞。疾走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

知亡矣。將悉敵賦。以待於儻。音儻晉鄭交境唯執事命之。文公。鄭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四年二月

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

### 左傳呂相絕秦之辭

晉成、時秦晉盟于令狐秦桓公稱而拔晉厲公使呂相數其罪而絕之

昔逮我獻公。晉獻公及穆公。秦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秦穆夫人晉公女天禍晉國。

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驪姬難文公奔狄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

於晉。晉惠公十年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十五年秦伐晉後惠公以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二十四年秦納文

公。是穆之成。成功于晉也。文公躬擐。于患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

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音亦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晉以鄭貳于楚故圍之鄭非

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

侵秦也晉以此誣秦事在僖三十年

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造成也於西也。無祿。不幸也詩憂心文公即世。猶去也穆為不弔。不見

喪。蔑死我君。寡也。我襄公。迭通。軼侵也。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滑姬姓之散離我

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指襄鄭滅滑也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

之師。事在僖三十三年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即也。楚謀我。釋楚囚鬪天誘其衷。成王。成王隕命。

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即世。康公。康公靈晉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康公晉又欲闕翦我

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盩賊。指公子雍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秦送公子雍晉敗之康

猶不悛。音詮改也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地名左傳秦伐晉取王官及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

事在文十二年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自絕故不復東通晉及君之嗣。君謂秦桓公也。我君景公引領西

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去盟不肯稱晉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是年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焚我箕郛。

二邑芟夷我農功。虔劉。皆殺也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事在宣十年聚君亦悔禍之延。長而

欲傲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秦桓公子來命我景公曰。吾與汝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

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見題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與

狄應且憎  
一輒曲折  
楚人惡君  
之二三其  
德也亦來  
晉我曰爾  
面並提文  
勢不孤秦  
三公楚三  
十數語使  
之盡情出  
疏

氣勢磅礴  
使筆如珠  
走盤

也自狄與秦 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狄外雖應答秦而心實作秦無信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穆康共楚三王。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謂往來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懲創不一之人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暋親也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甯承君之意而甯靜諸侯諸侯以退，豈敢傲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左傳叔向詒子產書

魯昭公六年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論遺也

始吾有虞虞也謂深度子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者刑辟。婢亦切言先王臨事始議無其刑不預先詳為法書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禁止爭者是故閑防也之以義，糾舉也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養也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威戒其驕淫放逸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懼也之以行。



教之以務。時所急也。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泄施之子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上謂王公。明察之

官。謂大夫。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竝有

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

政。而作九刑。周之竟亦多刑。書謂之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衰世曰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子產使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

立謗政。謂作丘賦。國人勝之。制參三辟。謂用三代之末法。鑄刑書。鑄之上鼎。以國之常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

之德。日靖四方。此周頌之辭。刑法也。言文王以德為儀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文王篇。孚信也。如是。何辟之

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喻小。將盡爭之。亂獄滋。益。豐賄賂竝行。終子之

世。鄭其敗乎。肸叔向名。聞之。國將亡。必多制。言多改法制也。其此之謂乎。

### 樂毅報燕惠王書

樂毅為燕昭王攻齊。下七十餘城。惟三城未下。而昭王死。惠王即位。信齊間使。騎劫代之。將殺奔。稍燕土。懼趙用毅。使人讓毅。毅報之以書。

臣不佞。自稱之辭。謙言不才也。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

趙。今足下使使數之以罪。臣恐侍御即左右不敢斥言。惠王故稱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意。親愛之理。又

鬱勃煩寃  
文筆中折  
而氣雄放

方望溪云戰國之文峭而儂惟此書從容寬博有叔向國僑遺風

不自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假節使燕也以身得察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次於正卿曰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美。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周禮門用符節注符節者宮中諸官詔符也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春秋時國名今改為縣屬山東濟寧道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甯臺。燕臺名括志云元里甯臺西四大呂齊鐘。陳於元英。燕宮殿名故鼎。齊之亂齊伐燕得鼎今仍燕故曰故鼎反乎磨室。燕宮殿名薊邱之植。植於汶篁。周藩按說文篁竹田也張平子西京雜記敦衍編成篁以真與町對舉亦訓田也此云汶篁亦指汶上之竹田也後人以葦訓竹則此與西京風皆不可通魚丘燕所都之地言以薊邱所植之竹移植于汶上之竹田也自

篇中凡十  
四引先王  
與諸葛武  
侯勳出師  
表凡十三  
引先帝相  
同皆欲因  
此以感動  
嗣主耳

左右之說  
與首以順  
左右之心  
意相承貫

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差弗是也。賜之鷗夷。革囊也。吳王取子胥尸盛以鷗夷投之江。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同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

### 魯仲連遺燕將書

史記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譏之。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得書。自殺。

論議當時  
大局如聚  
米盡沙

指陳利害  
瞭如筆文  
而筆勢健

吾聞之。智者不倍。也。背違也。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

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今山東聊城縣。而威不信。同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

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

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齊地今山東鄒縣。魏攻平陸。齊邑故城在今山東汶上縣。而齊

無南面之心。不南面與楚魏爭。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謂聊城。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

下兵。魏不敢東面。秦救齊而魏退。衡秦之勢成。時秦與齊和故云。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右壤謂平陸。

齊棄楚所攻之南陽。又斷絕魏所攻之平陸。而不救志在攻聊城而定濟北也。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

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謀也。謂秦救至而楚魏退無謀齊者。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謂兩相做也。

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燕將。燕使伐趙為趙所破。以十萬之衆。五折

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僂笑。國敵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敵

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黑翟。公輸般為雲梯將攻宋。墨翟聞之見般解帶為城以保為。械般九設機變墨九距之般之械盡而墨之守固有餘。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言孫臏能撫士卒。士卒無二心也。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

此數語又  
一折愈形  
緊迫

又開一筆

吳至父云  
此書有稟  
姚之氣

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遊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無意亦捐燕燕意棄世棄世俗之公名東遊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秦魏冉封于陶商。鞅姓衛陶衛謂此。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棄也。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仲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奴曰臧。婢曰獲。且羞與之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繼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同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沫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猶疑也。桓公之心於壇坫。亂會之場也。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

收處用重  
筆壓通篇  
精警獨絕

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

### 司馬遷報任安書

漢書遷被刑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任安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

太史公牛馬走

太史公遷父談走猶僕也言己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

司馬遷再拜言少卿

任安字

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

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勲勲懇懇。若望僕也。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

此也。僕雖罷同。驚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願自以為身殘處穢。穢被刑穢惡名動而見尤。尤怨也欲益

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誰為猶為誰也言己假次為善當為誰為之乎復誰聽之乎蓋鍾子期

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呂氏春秋伯牙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泰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蕩蕩乎若在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何

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己者容。若僕大質也。已虧缺矣。雖材懷隋和。隋侯之珠卞和之璧行若由夷。由

與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也。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從天子東幸歸又迫賤事。相見

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舊說為戾太子事下獄涉旬月。迫季冬。言再旬月即當就刑季冬

史公此文  
昌沛流轉  
命意嗚咽  
激昂慷慨  
而通篇祇  
如一筆寫  
就其氣之  
駿邁不可  
一世

故禍莫憚  
於欲利一  
筆舒卷而  
下

刑也僕又薄音博從上雍。傳道也從天子祭于雍恐卒然不可為諱。難言其死故云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

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

惟修身乃足智符信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勇士當于此而果決之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憚音慘於欲利。悲莫痛於傷

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宮。旬刑。減死一等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

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家語。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去衛適齊。此言。陳未詳商鞅因景監見

趙良寒心。史記趙良謂商君曰。今君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同子參乘。袁絲變色。同子謂趙談與遷父。諱故曰同子。孝文帝嘗朝東宮。使宦者趙談參乘。袁盎諫。上笑。下趙談

按袁盎守絲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巨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

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緒餘也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

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

賢。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拔取也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

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氣閉一開

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數十行一氣抒寫情詞悲壯

者僕亦嘗廁下大夫太史令秩千石下大夫也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

掃除之隸。在關音戎上聲茸音戎上聲猥賤也。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

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之才。長無鄉

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宮禁之中宿衛周密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戴盆

則不得望天。望天不可得也。不得戴盆。二者不可兼施。已一心營職。不暇修人。也。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壹

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漢成紀人武帝時驍都尉將步卒五千自當一隊與匈奴戰力竭而降

俱居門下。同為侍中素非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餘懽。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

士。自守奇士之節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以身從事曰徇國

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

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讒酒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

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匈奴天子所居處曰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北方地高

故。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匈奴所服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



其左右賢王。匈奴爵號舉引弓之民。能引弓者皆發之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

卒死傷如積。于智切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古頽字音悔血沫洗面也言流血在面如鹽類也飲泣。更張

空卷。音稍卷弩弓也矢盡故張弩之空弓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

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

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甘則自絕少則分之能得人之

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音觀彼也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言欲立功以當罪而報漢也

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音僕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

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音目相忤貌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

貳師。師將軍李廣利也。毀壞也。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治獄官也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分解也因為誣上。卒從

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

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目。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同頽其家聲。

而僕又佴音貳次也若人相次也之蠶室。取其溫密不使受刑者風中其創而死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謂委曲也為

姚廣抱曰此下自恥辱引入立名如江河之上風起水涵怒濤萬變而卒輸於海天之下至奇也

且西伯伯也筆勢重振再接再屬

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朱書也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太史掌天文星歷與太祝太卜官相近固

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

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次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儼然

也。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

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音體長跪對風體薄也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木杻械索縲索被箠

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謂兇鉗受辱。其次毀肌膚謂黥斷肢體謂劓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

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

食。積威約之漸言或為人制約種漸也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平聲

未遇刑自殺鮮解也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獄也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

拒也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

且西伯伯也。拘於美音里。見太史公自序李斯相也。具於五刑。見獄中上淮陰王也。受械於陳。漢高帝僞遊雲夢械楚王

信以歸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越以人告其謀反繫洛陽獄卒夷三族數以枉貫高誅高帝并逮繫長安絳侯周勃誅諸呂。權傾五伯。

且勇者不  
必死節日  
疏宕之筆  
使文勢一  
懸  
蓋文王拘  
而演周易  
滔滔汨汨  
筆陣酣恣  
灑繁而不  
冗

囚於請室。請室請罪之室也。有人告魏其竇嬰封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刑具在項。季布高帝購求布千

至魯朱家。其欲反下廷尉捕治之。爲朱家鉗奴。灌夫丞相田蚡劾夫屬坐不敬繫上居室如淳曰居室爲保宮今守宮也。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

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此言之勇

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法度也之外。以通已稍陵遲。至於鞭箠

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

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

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所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

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繚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奴曰臧婢曰獲婢妾。由猶司能引決。況僕之

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

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惟倜傥音惕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

見太史公自序仲尼厄而作春秋。孔子道不行乃約魯而作春秋屈原見卷三離騷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謂無目也厥有國語。

孫子贖脚。戰國齊人與龐涓學兵法於鬼谷子消多魏將滅其勝出已上月其九月因稱之爲孫臏兵法修列。見太史公自序不韋遷蜀。呂不韋薦參毒于太后人有告嫪毐實非宦者事連

方望溪云

如山之出

雲如水之

赴壑千態

萬狀變化

於自然由

其氣之盛

也後來惟

退之答孟

尚書書類

此柳子厚

諸長篇詞

意郁而

氣不能以

自舉矣

不韋後與之屬徒即呂氏春秋呂不韋使其名所著世傳呂覽非為李斯所讒被囚于秦詩三百篇

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

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

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

茲。茲漢武時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

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通著

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

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負累之下未易可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里所戮

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

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身直為閭閻之臣。甯

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

與僕私心刺戾戾也。今雖欲自雕琢。曼辭曼美也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

與僕私心刺戾戾也。今雖欲自雕琢。曼辭曼美也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

死日。然彼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 楊惲報孫會宗書

漢書單為常侍騎與太僕咸受樂相失坐事免為庶人既失訂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友人孫會宗與書誠諫之惲作此書以報

才力高張  
奇氣益湧  
得外翁之  
風惟中幅  
略涉譏刺  
非溫厚之  
旨

惲音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致也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惲父敞為丞。宿衛請於常侍騎遭遇時變。以獲爵位。

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猶曲也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

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論語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

朱輪。英制二千石以上得乘朱輪朱輪者乃以丹漆塗車轂也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

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也已負竊位素餐之

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漢書註曰上章者于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罰之楊惲上

書遂向北闕公車門所在也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

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

君父至尊  
親數語意  
太刻露

真西山云  
文氣豪蕩  
似此遷然  
辭涉怨望

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充縣官之賦歛也不意

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盡也

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伏日在夏臘日在冬祭漢時令節烹羊炮炙。肉也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

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瓦器秦人擊之以節歌而呼烏烏。其

詩曰。田彼南山。燕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燕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真實之物當在困倉零落在

野喻己見放棄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諛諛也人生行樂耳。須待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起。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

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汚辱之處。憚

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董生董仲舒

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

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地名即今陝西舊同州府地在黃河西戰國魏地魏

文侯更吳起爲西河守即此魏士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皆魏文侯時賢者之遺風。漂然高遠意皆有節概。知去就

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謂西河臨安定。郡名今甘肅舊平涼府是其境安定山谷之間。昆夷古西戎名舊壤。子弟貧鄙。豈

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王生遺蓋寬饒書

漢書寬饒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子書曰

魏茂淳古

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彊強有勢力之人也故命君以司察之位。宣帝非寬饒以大司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為司隸校尉

真西山云此蓋以危

擅專也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時所急也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sub>耳</sub>。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

則宣帝之時可知矣

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同彌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

王生智士史逸其名惜哉

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

遽論語遽伯玉邦無道則可免而懼之之高蹤。而慕子胥。伍子胥知吳王不可諫而不能止自取誅滅也之末行。用不訾。同賞言無質量可上者貴重之至也之軀。

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音屈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

之言。聖人擇焉。惟裁省覽。

劉歆遷讓太常博士書

漢書歆欲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于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責讓

之

劉彥和曰  
歲歷紛擾  
條流紛糅  
自夫子刪  
述而大寶  
咸耀于駿  
瞻材洽識  
根砥盤深  
故移讓之  
文詞旨馳  
舉

方望溪云  
此兩漢經  
學所係不  
得以人而  
廢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精微要妙之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

一叔孫通。漢薛人高帝時徵魯諸生定朝儀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

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絳侯周勃灌灌嬰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

故官宦屈錯。從伏生伏生濟南人故為秦博士孝文聞伏生修尚書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常掌故是錯往受之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漢書秦燔書禁學濟南伏

生獨壁藏。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傅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

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賈誼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

趙。漢書儒林傳序漢興言詩于魯則申培公子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魯則高堂生言春秋于齊則胡毋生于趙則董仲舒頗有詩禮春秋先師。前學之師也皆起於建



吳平父云  
于駿少氣  
峻厲過於  
厥考

元武帝

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武帝未有人得秦誓于

壁中

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

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

六篇。武帝

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

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

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謂前後錯亂也

博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

即桓生以習禮為禮官大夫

趙國貫公。

趙人從賈誼受左氏傳。趙人從賈誼受左氏傳。趙人從賈誼受左氏傳。

膠東庸生。膠東人治論語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

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猶言承學。大戴禮若丘也。綴學之徒。安知忠信。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

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同老。且不能究竟也。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

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天子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

殘守缺。撫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

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備。

當時學者謂尚書惟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

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

聖明。繼續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

試左氏可立不。同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經藝有廢遺者

冀得興立之也。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

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

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

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漢書歐陽生千乘人專伏生。春秋公羊。名高齊人。易則施。施讎沛人從田王孫受易。孟。孟喜東海人從田王孫受易。然孝宣

皇帝猶復廣立穀梁。名徹字元始一名元。春秋。梁丘。名賀字長翁。琅琊人從京房受易。易大小夏侯。夏侯勝及其兄子建。尙書義雖相反。

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甯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

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專執已守之所見。

殘。黨同門。妒道真。道真。道真。遠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 馬援與楊廣書

情辭嫺嫻而氣味高古雅澹中復動人心脾當爲書牘中無上品

春卿無恙。楊廣隗鷲將春卿廣字也前別冀南。天水冀縣也今甘肅伏羌縣東有冀城寂無音驛。近也還長安。今陝西長安縣因留上林苑。

名在陝西長安縣西。季孟鷲字表猶標也言爲標也爲射的也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

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遣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詔邪之說。

游翁王元字。自謂函谷。漢函谷關在今河南新安縣東北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問至河內。漢郡名今河南舊懷慶衛

鄆二府至彰德府。南境皆是其地過存。存猶問也伯春。伯春鷲子恂之子時爲質于光武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仲舒

鷲次子字。欲問伯春無它。同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

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閱。曾參同子鷲不過。夫孝於其親。

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刑具在項及手足曰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戰國策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

盡一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

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

辱也。子陽。公孫述字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國藩按漢書蕭望之傳不肯碌碌反抱國爲與此陸字詞意正同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

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公孫述欲封王而春卿拒之。今

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游浮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謂蒙傑共說季孟。孺卿將牛孺卿字也若計畫不

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媵音餒與弱也。咋音齧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君叔來歙字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指天水諸郡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 朱浮與彭寵書

後漢書浮爲幽州牧辟召郡中名宿多發言殺慶之時彭寵爲漁陽太守以爲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實不從其令浮數譴寵寵疑遂反舉兵攻

浮浮以書責之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即共叔段春秋鄆莊公之弟居京城故謂之京城太叔後出奔共事具左傳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彭寵守以名字謂發譽遠聞也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

援引事實切實之筆亦銜利

庫而浮乘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滅族之

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

母。尙能致命一殮。

晉趙盾田子首山舍子醫桑見靈異鐵三日不食食之後晉靈公欲殺趙盾軫爲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盾媵母未詳

豈有身帶三綬。龍爲漁陽太守建忠

侯大將軍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

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覩景。影同何以施眉目。舉厝措通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

名。造窳鷗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

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次况字俠遊爲上谷太守初與龍結共歸光武謙讓。屢

有降搆損也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

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高。論于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

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

奈何以區區漁陽。

郡各今京兆東部

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津名在今河南孟縣南多見其不

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豈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

一給辭絕

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浮密奏寵有良志帝微之寵妻勸勿受徵所親信更多亦怨浮無勸行者長為羣后惡法。永為功臣鑿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讎者所快。

### 馮衍奏記鄧禹

奏記者書事于牘以上陳也猶今之發帖東觀漢記曰衍建武初為揚化大將軍掾辟鄧禹府數奏詎于陳陳政言也

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言深遠也之論。忠臣不顧爭引謂引事與君爭也之患。以達萬機之變。

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危猶高也之時。豈

敢拱默避辜。古罪字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遭也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莽居攝元年翟

莽發八將軍擊之東郡今直隸魯大繼以西海之役。莽居攝元年西羌龐參等怨莽奪其地為西海郡攻西海太

名府及山東東昌府之境是其地緣邊破於北狄。建國三年烏珠單

甘肅舊蘭州巴蜀沒於南夷。莽篡位乞西有夷貊王為侯王邯怨恨攻

西寧二府地遠征萬里。暴僕兵累年。禍挈音柳謂相連引也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眾

此篇文氣昌博曲盡事情

掠人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

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也民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邱

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蠱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湧。更相駘同踏音藉。四

垂邊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

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今河南南陽縣南葉縣之衆。將散亂之兵。唾血劉放曰當作唾血昆陽或名在今河南葉縣東北

光武大破光武大破長驅武關在今陝西商縣東。破百萬之陳。摧九虎更始遣申屠建等攻武關。率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爲號以禦之之軍。雷震四海。席

卷下下。撰除禍亂。誅滅無道。一莽之閒。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

炎精火神也。漢以火德王。故云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新平之國號也。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

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蜚鴻毛也。然而諸將擄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

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音如食。毛無也。今湖廣東寒者裸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

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今山西省之陝西蕃延安榆林二府之地之人。惠愛之

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特

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

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周宣王舅召虎召穆公周宣王臣夷吾管仲字吉甫尹吉甫周宣王臣。攘其蝨賊。安其疆宇。況乎萬

里之漢。一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

生。今邯鄲之賊。

謂王郎邯鄲縣爲趙國都今直隸邯鄲縣

未滅。眞定之際復擾。

謂眞定王劉楊眞定今直隸眞定縣

而大將軍所不過

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

謂井陘關在今直隸井陘縣東北井陘山上

北逼彊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

待之。故曰德不累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

同

今生人之命。縣同於將軍。將軍所杖。

必須良材。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苟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

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

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郡名

治晉陽今山西太原縣

撫上黨郡名今山西濟甯道南部之地

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

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

議之是非。詳衆士之黑白。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化。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

伊望伊井之策。何以加茲。



# 李固與黃瓊書

簡質樸茂

聞已度伊洛。二水近在萬歲亭。在今河南登封縣豈卽事有漸。將順王命乎。先是瓊被徵稱疾不進有司劾其不敬至是不得已就徵故云蓋

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見孟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論語。則英于是無可無不可鄭玄註不爲夷齊之清不爲惠連之風故曰異

于是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唐堯時之高士巢父許由也斯則可矣。若當輔政

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

曰。饒饒音高峻者易缺。皦皦音白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宋玉對楚襄王問客有歌于郢中者爲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上陽春白雪屬可和者不過數百人是以其曲彌高其和彌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名英被徵。初至。朝廷設壇除地爲壇席猶

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

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

士不仕之士也純大也盜虛聲。有虛名而無實也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孔融論盛孝章書。盛孝章名靈官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深忌之融憂其不免與曹操書由是徵爲都尉詔命未至果爲權所害

風流偶塵  
睥睨羣倫  
有顧視落  
落之概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

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孝章為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吳深忌之妻孥湮沒。埋沒也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

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春秋傳謂公羊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

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繫。命不期於旦夕。吾祖不當復論

損益之友。論語益者三友損者三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朱穆後漢宛人感時流涕著絕交論公誠能馳一介。介與個古字通用謂一人也之使。加

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

大名。九牧九州也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市千里馬者遣使市之他國未至而千里馬死以五百金買其骨

以歸其君怒使者對曰死者市之况生者乎馬將至矣于是期年而千里馬之至者三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

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人之有足乎。昭王

築臺以尊郭隗。史記燕昭王謂郭隗曰孤欲得賢士以共國雪先王之讎隗曰王必致士請自隗始况賢士隗者豈遠千里哉于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于是身殺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

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

倒懸而王不解。臨時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

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 阮瑀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離絕以來。於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吳志策并江東曹公力未逞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

彰取彭女取。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

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漢高帝偽遊雲夢執楚王韓信以歸赦為淮陰侯由此日怨。傷心於失楚。彭寵見前彭寵書無異謂自以功高光武接之不能滿。

也。積望於無異。盧綰封燕王漢高祖擊陳豨綰欲與豨連兵及豨既斬高祖使人召綰綰稱病高祖乃使樊噲擊綰。嫌畏於已隙。英布布為淮南王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徧賜。

諸侯布大恐。令人部聚兵司候旁郡警急布中大夫上赫上變言布謀反布遂族赫家發兵反。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

南。不屬本州。江南之地本屬揚州今魏徙揚州于壽春而孫權全有江南之地故云不屬本州也。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馥。沛國人為魏揚州刺史。相厚

益隆。甯放朱浮。見與彭寵書。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盧綰臣為綰使胡先上書言勝反請族勝後又匿之貸故謂有故而加恩貸也。匪有陰

構。賁音肥赫音見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為佞人所構會也。夫似

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

元瑜翩翩  
記室然文  
氣平衍風  
骨稍頹矣

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諺曰甯為雞口毋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于牛後也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怒然

作色攘臂按劍曰寡人雖死其不事秦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緒業也所嬖。既懼患至。

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齋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之扇揚。煽

也。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太平之意之

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夷狄也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

責。以為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鄧武取胡。鄧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因問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開其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胡君聞之以鮑親已遠不備鮑

鄭人襲胡以之見韓子之詐。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

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在今湖北嘉魚縣東北江濱周瑜大破曹操處之役。遭離

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盡也無所復據。徙民

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赤壁之敗操北還留曹仁守江陵周瑜攻之相守歲餘仁委城走按江陵今湖北江陵縣荆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

其餘。荆謂荊州言荊州之土本非我之分今盡以與君實冀取其餘地耳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

此。不復還之。我尚冀君之餘而何必荊州之士不復還我哉高帝設爵以延田橫。項羽既滅橫誅亡入海高帝恐其久為亂遣使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光武指

河而誓朱鮪。首有光武攻洛陽朱守之光武今岑彭說鮪謂彭曰此事不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

情。頗聞德音。往年在今安徽縣在譙譙名故城在今安徽縣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後漢郡名故城在今安徽定遠縣西北貴欲觀湖

灑。音勳即巢湖在今安徽省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將恐議者大為已榮。自謂策得。長無

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

有麋鹿。吳王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舉也輔果。見策丞相諸葛亮詔識智伯之為趙禽。穆生。漢書穆生不嗜酒楚王

生遂謝病去。吳王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舉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吳書陽仕吳吳王有邪謀陽奉書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

豈聖人哉。徒油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勞少力乏。

不能遠舉。割江之表。大江之外即大江以兩也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

不得渡。亦未必也。水城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二軍。吳曾不禦。左傳越戈吳子禦之亞澤夾水而

之吳師大亂。漢韓信擊魏王豹虜兵蒲漢潛夏陽。魏豹不意。兵陳船欲渡而伏兵從夏陽以木塞津軍安邑江河雖廣。其地難衛也。

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前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威重追敵以然有所恐。恐書

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目引還。今日在遠。而與剌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

動。但明效古。當自鬪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漢書淮南王某反日夜與左吳等披圖部署兵所從出入隗囂納王元之言。後漢

書互始亂囂亡歸天水囂時王元說囂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彭寵人不寤。終

為世笑。漢書王怨袁盎與羊勝公孫詭之屬使人刺殺盎漢捕寶融斥張元。光武賜

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張昭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

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

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音親彼二人。不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

大忠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為此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

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為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為君

所執。孫輔交州刺史遣使與豫章距命。不承執事。吳志劉繇並亂淮浦詔遣為揚州刺史繇敢之疫旱並行。人兵滅

損。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為悅。然道路既遠。降者無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且

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嗣。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

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同意。以應詩人補袞。詩袞職有闕惟仲山甫稱之之

仲宣依劉  
未展素抱  
此文理事  
嚴鍊而詞  
氣徑直洵  
才人之筆

歎而周易牽復易小畜牽復吉牽謂牽連也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揚之而已。

### 王粲為劉荊州與袁譚書

袁譚袁紹長子與其弟尚日文譚兵敗奔平原遣使求救于曹操劉表以書諫

天降災害。禍難殷盛也。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羣倫論常也。攸斲音如敗也。是以智達之士。

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謂譚父紹志同願等。雖楚魏楚謂荊州魏謂冀州絕邈遠也。山

河迴遠。戮力乃心。共獎助也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

也。功績未卒。太公殂隕。賢胤承統。以繼洪業。宣奕次序也世之德。履不顯之祚。摧嚴敵於鄴都。

先是曹操攻譚于黎尚救之譚尚敗退遁還鄴候進軍尚逆擊破曹揚休烈於湖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同影附。何

悟青蠅蠅人也詩營青蠅止於樊懼弟君子無言飛於竿旌。無忌史記楚費無忌得龍士遊平王為太子建少尊無龍于太子日夜讒太子于王欲誅太子太子亡奔宋按無忌左傳作無極

游於二壘謂譚尚。捷股肱分成二體。胸膂絕為異身。初聞此問猶信也。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闕

音伯實沈直深切左傳辛有子伯曰鬲伯李曰實沈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于戈以札征討之忿已成。棄親卽讎之計已決。旃旆交於中

原音僕。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子相殺。兄弟

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徼富強於

一世也。未有棄親卽異。兀危也。其根本。而能全軀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紀侯齊襄公。周夷王

王烹哀公。齊襄公滅紀以復讎。見公羊傳。按齊襄公之廢。凡九世。士匄卒荀偃之事。荀偃晉大夫。左傳。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伐齊。濟河。病目。出及平。而厭不可含。探盈曰。其爲未卒事于齊。故也。士匄

撫之曰。主苟終所不調。事于齊。有如。乃以受舍。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何游。荀偃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

於曹也。宣子十句人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違難不適讎國。見左傳。違。交絕不出也。

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

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

冀州。謂尙安。冀。智。爲冀州牧。紹。卒以幼。尙。魏。行。事。有不弟之愾。同。傲。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

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夫人。謂襄紹後。妻劉氏。未若鄭莊。春秋鄭莊公。母姜氏愛其幼子。

叔段段時。鄭姜氏啓之。莊公置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及黃。長無相見也。既而悔之。願考叔曰。君何患焉。掘地及泉。隧。札見其誰曰。不然。從之。遂爲母子如初。見左傳。之於姜氏。昆弟之嫌。

未若重華。虞舜。號。之於象。象。舜異母弟。常欲殺舜。舜爲天子。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教。於受有鼻。

之封。願捐棄百瀆。同。痾。病也。意。瀆。隙。而。言。追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



雖魏晉間  
氣習然雅  
韻獨超

##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吳質字無恙。塗路雖局。近也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

左。手足便右以左爲僻。僻。山。狽。猥。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縣名。今屬直隸。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道

遙百氏。猶言者。百家。彈碁。漢時遊戲之事。二人對碁。黑白。今六枚列碁。相當下呼上擊之。閒設。終以六博。古遊戲之事。史記注。博。箸也。行六碁。故云。高談娛心。哀

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旅。衆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

竝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子顧而言。斯

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阮瑀字。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

可言。方今蕤賓。禮。仲夏之月。律中蕤賓。紀時。景風。易通卦驗。夏至則景風至。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

曲。從。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漢縣名。今河南臨漳縣。

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 魏文帝與吳質書

曹文正最善此文以爲善翰妙品

情文相生風致雅淡

二月三日不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且猶也。四年二年不見。東山詩篇名同公長征將歸作此詩以慰軍士之久信者。猶歎其

遠。見卷三。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遭也。其災。徐幹

陳陳琳應應璩劉劉楨。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

酌流行。絲竹竝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去聲猶言分所當得也

可長共相保。何謂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凡也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

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

名節自立。而偉長徐幹。猶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在今山東濰州東堯時許由隱此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

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應揚。常斐然有

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收淚。既痛逝者。

行自念也。孔璋陳琳。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劉楨。有逸氣。但未適健也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

絕時人。元瑜阮瑀。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王粲。自善於辭賦。仲宣王粲字言仲宣年最少續彼衆賢自善于辭賦也續或作續。惜其

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見報任安書。仲尼覆醢於子路。

子路死于衛孔悝之難孔子哭于中庭既已進使者而問之故使者曰醢之矣命覆醢身禮記

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為未及古人

自一時之雋也通俊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

枕音首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暝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

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喻虛有其表也服虎

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即乘燭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為昔日遊也少壯真當

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燭即乘燭夜即乘燭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

否同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不白

### 曹植與吳季重書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猶言雅也得為密坐接席也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

勞積也石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高飛下擊貌其體鳳歎虎視鳳喻文虎以喻此歎猶歌也謂

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見桓譚新論言飲談

風致灑落  
筆意婉曲  
而達

之極不能實得姑用以自慰也

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

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

滲漏之酒器

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

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也急節。

別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

二星名。商星居東方。參星居西方。二星出背而出。永不相見。故喻久不相遇。參商之

闕。思欲抑六龍

楚辭。六龍于扶桑

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

見離

之華。閉滯汜之谷。大路高邈。

良久無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

音鑪

若春榮。瀏

風疾

若清風。申詠反覆。

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

謂朝歌

復申詠之也。可令憲事小吏

謂文之佐吏也

諷而誦之。夫

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無貴矣。

言驥

及和氏以希爲貴。今若家有千里人懷盈尺。即驥及和氏。等得珍貴乎。按和氏下和之璧也。

夫君子而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

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

淮南子。墨子非樂。不入朝歌。朝歌殷邑名。

足下好伎。值墨翟迴車之縣。

按字善注知字上有不字。翟字下有自字。值字上有而正

二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末有不求而得者

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

王良伯樂古之善御者

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

史一循更楚有孫叔敖。鄭有子產。而二國俱治。是不易之民也。願足

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詞采斐然  
筆致洒脫  
不落凡近  
而情韻不

曹植與楊德祖書楊修字德祖魏弘農人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

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仲宣字粲字居孔璋鷹揚於河朔。孔璋陳琳字廣陵人在冀州為袁紹節室故曰河朔

長擅名於青土。岸長徐幹字居北海郡高公幹振藻於海隅。幹劉楨字子平寧陽人也寧陽邊齊故云海隅德璉發跡於此

魏。德璉應揚字南頓人也足下高視於上京。修太尉楊彪之子故曰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隋侯之珠也

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下和之璧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止八紘之外。于九州之外有八紘以掩之。

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飛舉也絕跡。一舉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

多自謂能。多猶太也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也。前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

夫鍾期。見故任安書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無

病。僕常好人饑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名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

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

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

史記孔子文辭有可與共者。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古之美人。戰國策晉平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之容。

乃可以論其淑媛。有龍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其斷割。劉季緒劉表之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

詆訶文章。持音獨撫音近引而利病。昔田巴戰國時人魯連子。田巴辨。狙丘而議于稷下。毀三王罪五帝。一曰而服千人。魯連謂徐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不敢復說。

毀五帝罪三王。皆音紫五霸於稷下。稷齊城門。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

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息止乎。人各有好尚。蘭茝音采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

有逐臭。呂氏春秋人有逐臭。其親戚兄弟。妻子知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又悅其臭者。晝夜隨而不去。之夫。咸池音樂六莖音顛之發。衆人所共

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墨翟非篇。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

有可采。擊轅之歌。崔謂竊一竊一竊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

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揚雄字子雲。以奏羽賦賦。為斯漢制為郎者。執戟而侍。又曰執戟。臣雄所著法言曰。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

吾雖德薄。位為蕃通侯。猶庶幾勳音勳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

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

詞意婉妙  
情韻欲流

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非魏志作此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名施與莊子同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 吳質答魏太子牋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日冉冉。歲不我與。昔侍

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權。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聘

材力。効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見前與吳質書才學所著。

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為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

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皋。枚乘子善賦頌又極

敏。時以比東方朔之徒。不能持論。即阮謂阮瑀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漢書推嚴助與壽王見任用後淮南王朝賂遺助竟坐棄市壽王後坐事誅

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長卿有病渴之疾

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何休墨守曰君者臣

天之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發言抗。窮理盡微。搗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

王。後漢光武帝也。文帝。光武言。十餘云云。見前。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

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敕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

己之累耳。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

載。通。猶欲觸匈。同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懷。力珠切。懷。勳。恐。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

死罪死罪

### 吳質在元城與吳太子牋

縣名今直隸大名縣

吳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耀靈也。匿景。繼以華燈。雖虞卿適趙。史。虞卿說趙孝成王。一平原

入秦。史。秦昭王遣平原君。君與吳君。布衣之交。幸過寡人。願與爲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

沈頓。尚書。孔專沈。謂醉也。頓。猶弊也。醞寤之後。不識所言。卽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謂每承前。所改易也。未知深淺。猶等

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常山。卽恆山。在今山西直隸界上。連岡平。平邑縣名。故城在今山西高陽縣西南。代。今山西代縣。北鄰柏人。地名。故城在今



直隸唐山縣西漢高祖嘗過趙相貫高謀弑高祖高祖欲宿心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泚音此水此北泚水也

內漢韓信斬陳餘音泚漸音音尖清音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漢赤幟也亮成安之失策陳餘號成安

用李左車南望邯鄲戰國趙都今直隸邯鄲縣想廉藺廉頗藺相如之風東接鉅鹿戰國趙邑今直隸平鄉縣存李齊戰國趙將漢書文帝問馮唐曰吾居

代之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積將李齊之賢之流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廣武

左車也韓信下音左車說陳餘願之計而質閭弱無以泄之若乃邁通德者尚書皋陶邁種德邁種恩樹之

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所能也至於奉遵科條也教班揚明令

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賦事行刑資於故實國語魯侯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而咨于故實抑亦懷懷有庶幾之

心往者嚴助漢書嚴助為中大夫上問所欲曰願為會稽太守釋承明漢承明處在石渠外之權受會稽之位壽王漢吾丘壽

後為東都尉復召入為光祿大夫侍中去侍從之娛統東郡見史記漢興以來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

不然不亦異乎張敞漢書張敞為膠東相與朱邑書曰值敞遠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漢書陳咸為南陽守

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怙矣按子公陳湯字憤積思入京城彼豈虛談夸論誑耀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

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買易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觀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 吳質答東阿王書

此篇典藻  
繁縟致不  
免堆垛  
之累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邈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於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詩既見君子。龍爲光。鄭注龍讀若龍。之休。慕猗頓。春秋魯人以畜牧。世家富比士侯。之富。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三輔圖未央宮北有玄武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瀟灑。魏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戰國策毛遂曰。平原君曰。臣今日請處。纒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已。見而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援。喧三窟之効。薛公謂孟嘗君曰。戰國策馮謂孟嘗君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樂矣。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史出魏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子從車騎。虛左。迎東門侯生按劍子謂。不陵右。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衽而惜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傾海爲酒。并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右質之志。質在所天。曰答魏太子。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鑽仲父。仲尼也。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醕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

出帷。嫖母。古稱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盪鄙心。秦箏發徽。節

曰二八。列也左傳鄭八迭奏。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回於座右。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

謂可北懼肅愼。使貢其楛矢。家語昔武王克商于是實氏貢楛矢石谷按肅愼古國名今吉林及俄屬東濱是地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周

王時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又況權孫。劉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

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平聲鄭七子賦。晉趙武過鄭山亭之七子從趙武請皆賦詩見左傳按七子謂子展伯子西子產太叔段公孫也春

秋載列。以爲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

閑習辭賦。三事謂大夫。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重思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

文墨。墨子迴見曹植書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五百人也之

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駟迹。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

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其巧捷之能者也。不勝日恤。謹附遺白

答。不敢繁辭。吳質白。

### 楊修答臨淄侯牋

修死罪死罪。不待數日。若彌終也。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嘉命。蔚矣其文。

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

魏國。見植原書斯皆然矣。至於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自應作周章會皇於省覽。何遑高視哉。伏

惟君侯。少長貴盛。周武王名發。發旦周公名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

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舍王謂仲宣超陳謂陳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

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

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論語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之仰望。始如此矣。是以對鵠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曹植為鵠鳥賦亦命修為之而修辭。又作大暑賦而修亦作之竟日不敢獻。見西

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削也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見植

原呂氏淮南。字直千金。植新論案呂不韋迎高妙作。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並以著。章書成皆布之都市。置千金以示衆士而莫能變易。然而弟子箝口。市

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

子雲。子雲漢揚雄字漢楊。與揚同用實一姓也。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揚子法言或問吾子少好賦曰。然若此仲山。子雲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

甫周旦之儔。爲皆有魯古邪。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

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鍾。晉景公鍾也國語書。顧知退。秦附親止杜回其勳。于景鍾。書名竹帛。斯自雅量。

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瞶瞶。誦詠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緒俱

植原書。瓌瓌。何足以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備。修死罪。死罪。

### 薛綜與諸葛恪書

是孫權時以恪爲撫西將軍領丹陽太守討山越恪不交鋒候其殺稼既熟輒縱兵及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不收平且屯居略無所入于是山民

飢時出降權嘉之遺尙書僕射薛綜等軍綜先不恪書曰

流利暢達  
敬亦整鍊

山越種族名古百越之遺居今浙東皖南之山中故名山越特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

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鏑。刀刃也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

寇。邑罔殘奸。旣掃兇慝。又充軍用。藜藜音祿苗也。稂莠音音。化爲善草。魍魎音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

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詩小雅執訊獲醜事醜辭也疏謂其有知可與之爲言辭。易嘉折首。

易離卦下用出征。嘉。周之方方叔見卷三詩采芑。召。召虎周宣王時。討淮夷有功。漢之衛霍。衛青霍去病。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勳超



情詞馳擊  
直抒胸臆  
不爲六朝  
釘鑿繁麗  
之習所染  
宜乎王伯  
厚謂其有  
處廟材也

### 王羲之與會稽王牋

晉穆帝永和八年殷浩謀再舉攻秦  
羲之遺浩書又與會稽王昱書止之

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願智力  
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  
自非聖人。外甯必有內憂。今外不甯。內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  
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  
擬議乎。夫廟算謂帝之謀略也古人出師定於祖廟故云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

而卽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况今轉運供繼。西輸  
許指許昌今河南洛陽今河南洛陽縣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

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謀畫也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敵不已。

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董仲舒策警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令殷浩荀羨時浩也壽春羨鎮下邳還據合肥今安徽縣廣陵今江蘇江都縣許昌譙郡即譙城今安徽亳縣時譙縣屬屯九

梁四晉梁國今河南商邱等縣彭城在江蘇舊徐州府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

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始。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為譏。況廁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為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遊。將不止林藪而已。以前為曹公作書與孫權願殿下暨與曹同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為存。轉禍為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

### 王羲之遺殷浩書

時殷浩伐秦使安西將軍桓胤等攻許昌敗績浩退屯壽春復謀再舉羲之達止之

知安西見題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也。如此。天下寒心。固已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

王伯厚曰  
南豐記王  
右軍盤池  
云愛人之



善雖一能  
不以愚  
謂右軍所  
長不止輸  
墨其勳殷  
浩內外協  
和然後國  
家可安其  
止浩北伐  
謂力爭武  
功作非所  
當其遺謝  
萬書隨事  
行藏與士  
卒同甘苦  
請謝安虛  
談願務浮  
文妨要非  
當世所宜  
言論風旨  
可著廟廊  
江左第一  
流也不可  
以藝掩其  
德

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  
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切可論。一事可記。忠  
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  
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  
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也凡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  
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  
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尙德之舉。未  
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  
延羣賢。與之分任。尙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  
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  
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古。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  
罔知所厝。也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窮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夷三族也漢書商之刑耳。恐

勝廣陳勝吳廣之變。無復日矣。

### 王羲之報殷浩書

吾素自無廟廊志。直當也王丞相王時果決也欲內納吾。誓不許之。跡猶存。由來尙矣。不於足

下參政而方進退。言不于此時方定進退之志俟兒婚女嫁。便懷向子平。名東漢朝歌人隱居不仕建武中男女娶於既非與北山禽慶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

命。宜國家威德。固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公羊傳天王出居于鄭王者無外也此所益

殊不同居護軍。時授羲之護軍將軍不拜也。漢末使太傅馬日音禪族孫獻帝音至太僕慰撫關東。若不以吾

輕微。無所爲疑。宜及冬初以行。吾惟恭以俟命。

### 王羲之與尙書僕射謝安書

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司耳。此一郡謂會稽郡時畿之爲會稽內史久以同

辭氣實素  
兀傲不羣

清聖祖云  
風流雅興  
逸致乃能  
留心實政  
不祖尚清  
砥柱矣

蹈東海矣。今車之大者木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電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

當歲考其殿典最。今課之等差也。上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謂廷三縣不舉。二千石必

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切愛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州之佐吏亦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

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取重者。及綱紀輕者。綱紀

郡之屬官輕謂輕在五曹。郡縣掾屬曰專如主者滋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

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

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

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縣名今屬浙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

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以凋

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猶言就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

伍課捕。課捕不禽。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

亡絕滅。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怠。而無益實事。

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又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爲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

王羲之誠謝萬書

謝萬晉謝安弟穆帝時爲豫州刺史羲之遺書牘之萬在位矜豪傲物但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果敗

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

王羲之與吏部郎謝萬書

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汚身穢迹。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

鍾詞琢句  
均極雅雋

此篇風韻  
特妙遠無  
匹

天賜。遠天不祥。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敷布草木。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

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殊。邈遠也。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謙。戒以輕薄。庶令舉

策數馬。彷彿萬石。漢石奮與其四子皆官二千石號萬石君其次子曼代帝時為太僕御出上同車中野馬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

安石。晉謝安字東游山海。並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曠。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勸譏。雖不能與言

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耶。常依陸賈。漢楚人有五男

子各二百金為生帝買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千人令其男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漢書班嗣自遠方至交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楊王孫。漢武帝時

人學黃老術家樂千金厚自奉養生無所不至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矣。

### 盧湛贈劉琨書附詩一首

故吏從事中郎盧湛。死罪死罪。湛稟性短弱。當世罕任。用也。因其自然。用安靜退。在木闕不材

之資。處雁乏善鳴之分。見卷一莊子山水篇也。異蘧子。論語蘧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愚殊甯生。語可尤子邦無道則。不

免牒。言在木闕不材以者時時。嘗自思惟。因緣連會。得蒙接事。自奉清塵。於今五稔。謨明

之效不著。尚書允迪厥德謨弼諧候人之譏以彰。序侯刺近小人也大雅含弘。量範山藪。傳川澤訥加以待接彌

優。款眷逾昵。與去聲運籌之謀。廟讜私之歡。綢繆之旨。有同骨肉。其為知己。古人罔喻。昔聶政

戰國假人為嚴遂刺殺韓相俠。殉嚴遂之願。荆軻戰國衛人為燕太子丹入慕燕丹之意氣之間。靡通軀不悔。雖

微達節。左傳聖節謂之可庶。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懷思也故委身之日。險已之。已猶決意也事與願

違。當忝外役。讓先為創規從中事後去為段匹禪駕故曰外役。遂去左右。收迹府朝。蓋本同末異。楊朱與哀。始素終玄。

墨翟垂涕。淮南子楊子見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分乖之際。咸可歎慨。致感之途。或迫乎茲。亦奚

必臨路而後長號。祝絲而後歔。祝哉是以仰惟先情。生謂謹父志俯覽今遇。今謂感存念亡。觸物眷

戀。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矣。況言有不得至於盡意。

書有不得至於盡言邪。不勝猥慙。猥衆也謹貢詩一篇。抑不足。揄揚弘美。亦以摠其所抱而

已。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錫以咳唾之音。慰其遠離之意。則所謂成池。黃帝樂酬於北里。史記尉

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夜光報於魚目。謾之願也。非所敢望也。謾死罪死罪。

濬哲維皇謂紹熙與有晉。振厥施維。光闡遠韻。有來斯雍。至止伊順。三台舒擗。四岳增

濬哲維。皇謂紹熙也。有晉振厥施維。光闡遠韻。有來斯雍。至止伊順。三台擗。四岳增。

峻伊陟殺太戊時賢相佐商。皇甫中山甫也周宣王臣翼周。弘濟艱難。對揚對答也王休。苟非苟誠也異德。曠世同流。

加其忠貞。宜其徽猷。伊謚陋宗。昔邁嘉惠。申以婚姻。著以累世。義等休戚。好同與廢。孰云

匪諧。如樂之契。王室喪師。私門播遷。望公歸之。視險忽艱。茲願不遂。中路阻顛。謂謫父為劉榮所害也

仰悲先意。俯思身愆。大鈞載運。良辰遂往。瞻彼日月。迅過俯仰。誠今惟昔。口存心想。借曰

如昨。忽為疇曩。疇曩伊何。逝者彌疏。温温恭人。慎終如初。覽彼遺音。謫父之遺言也恤此窮孤。謫母

譬彼膠音鳩木。蔓葛以敷。妙哉蔓葛。得託膠木。葉不雲布。華不星燭。承侔卞和。周時楚人嘗得璞玉于荆山之

中獻之楚王。質非荆璞。眷同尤良。左下郵無恤御簡子注郵無恤王良也用乏驥音錄。承亦既篤。眷亦既親。飾獎驚猥。

張凡方駕駿珍。弼音見上謨。靡成良謀。莫陳無覬狐音猥。趙音衰有與五臣。春晉驪姬之亂晉公子重耳出亡從者狐偃趙衰顯

魏武子司空季子按此二句言謀之事謂氏不敢望狐趙之立大功而有志與彼臣俱危厄也五臣奚與。契音勤苦百罹。身經險阻。足蹈幽遐。義由

恩深。分隨昵加。綢繆委心。自同匪他。詩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昔在暇日。妙尋通理。尤非尤非也意氣。使是

節士。情以體生。感以情禮。越舍罔要。無可要也窮達斯已。已止也由余史之秦穆公問內史穆曰孤聞鄭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

人之書將索何也片言。秦人是憚。日音禪音低謂金日禪夷武帝時人效忠。飛聲有漢。桓桓撫軍。謂段古賢

作冠。來牧幽都。濟厥塗炭。塗炭既濟。寇挫民阜。謬其疲隸。授之朝右。謂別駕。上懼任大。下欣

施厚。實祇高明。敢忘所守。相彼反哺。鳥初生時母哺之及長反哺其親。尙在翔禽。孰是人斯。而忍斯心。每憑

山海。庶覲高深。遐眺存亡。緬成飛沈。長徽已纓。徽大索也謂已被匹禪所辟猶徽纆之繫于己也。逝將徒舉。收跡西踐。

銜哀東顧。曷云塗遼。曾不咫步。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縣縣女蘿。施十松標。宋。稟澤洪幹。幹本

也。晞乾也。陽豐條。根淺難固。莖弱易彫。操彼織質。承此衝飄。織質實微。衝飄斯值。誰謂言精。

致。致之言至也。在賞意。不見得魚。亦忘厥餌。遺其形骸。寄之深識。先民頤意。潛山隱機。仰熙燥

丹崖。俯澡綠水。無求於和。自附衆美。慷慨遐蹤。有愧高旨。爰造異論。謂琨被謗國帝王之大志也。肝膽楚

越。見莊子肝膽喻近楚越喻遠。惟同大觀。謂也也騁也。萬殊一轍。死生既齊。榮辱奚別。處其玄根。玄道也。廓焉空

也。靡結。福爲禍始。禍作禍階。天地盈虛。寒暑周迴。夫差史記吳王夫差伐齊敗艾陵越王勾踐不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後爲越所滅

祀。費在勝齊。句踐史記吳王夫差悉精兵以越敗之夫椒越王勾踐以甲兵五千人種子會稽。作伯。祚自會稽。邈矣達度。唯道是杖。形

有未泰。神無不暢。如川之流。如淵之量。上弘棟隆。易曰棟隆吉棟隆屋棟隆赴也。下塞民望。

劉琨答盧諶書附詩一首



琨頓首。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董仲舒對策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

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未嘗檢括。或法度也括約束也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謂阮籍之放曠。怪

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自頃轉張。驚懼之貌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彫殘。負杖行吟。則

百憂俱至。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為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

暫歡。譬由通猶疾疢爛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得乎。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和氏之璧。見前焉

得獨曜於郢。春秋楚郢在今湖北江陵縣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隋侯掌。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

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耳。然後知聃老聃周莊之為虛誕。嗣宗阮籍之為妄作也。昔騶驥倚轡

也於吳坂。戰國策昔騶驥駕驪車上吳坂遷延負轡而進遭其弊傷而鳴之知伯樂知已也長鳴於良樂。或謂王良王良無遇驥事此因伯樂而連言之知與不知也。百里

奚愚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今君遇之矣。勛之而已。不復以意於文。二十餘年矣。久廢

則無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稱去聲指釋其意送一篇。適足以彰來時之益美耳。琨頓首頓首。

厄運初遭。陽爻在六。謂乾上九也易乾卦曰上九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乾象棟傾。坤儀舟覆。屬糾紛。羣妖競逐。火燎

神州。洪流北域。彼黍離離。彼稷育育。育長也哀我皇晉。痛心在目。天地無心。萬物同塗。無心謂無心愛

實萬物即不仁也同塗謂初皆為狗也見下禍淫莫驗。福善則虛。逆逆指全邑。劉聽義無完都。英華夏落。毒卉冬敷。如

彼龜玉。論語龜玉毀于中韞也積毀諸芻狗。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芻狗以芻為狗供祭時之用祭畢則棄之之談。其最得

乎。咨余輒弱。弗克負荷。愆豐同豐稔仍彰。榮寵屢加。威之。不建。禍延凶播。忠隕於國。孝愆

於家。斯罪之積。如彼山河。斯豐之深。終莫能磨。郁穆舊姻。嫵婉新婚。裹糧攜弱。匍匐星奔。

未輟爾駕。已墮我門。二族偕覆。王隱晉書劉聰圍晉陽令狐氏以千餘人為鄉導琨求救未至太原太守高瞻反應聰逐琨琨父母年老為所害又伊法益晉錄劉榮悉害諸父

母三孽。謂琨之兄子孺子之稱竝根。長慙舊孤。永負冤魂。亭亭孤幹。獨生無伴。綠葉繁縟。柔

條修罕。朝採爾實。夕捋爾竿。竿翠豐尋。謂節長盈尋也豐滿也逸珠盈椀。實消我憂。憂急用緩。逝將去

乎。庭虛情滿。虛河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瘁此秋棘。有鳥翻飛。不遑休息。匪桐不棲。匪

竹不食。永載東羽。翰高飛也撫西翼。我之敬之。廢歡輟職。音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

以暢神。之子之往。四美音味文不臻。澄醪覆觴。絲竹生塵。素卷莫啓。幄無談賓。既孤我德。

又闕我鄰。光光段生。謂段匹碑時出幽邊。喬資忠履信。武烈文昭。旆同旌弓駢駢。輿馬翹翹。乃

奮長靡。是辯是鏢。何以贈子。竭心公朝。何以絃懷。引領長謠。

鍾嶸評丘  
遲詩調點  
韻映媚似  
落花依草  
圖此文慕  
春三月數  
旬登僧

# 丘遲與陳伯之書

陳伯之，吳興陵人。武帝時為江州刺史。其子駕鄧綽恣為奸利，帝使伯之代綽伯之不受命，遂反降魏。天監中，梁臨川王弘北討，使丘遲為書遺之。伯之得書

復歸  
梁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音的，漢書：冒頓乃為鳴鏑。音的，漢書：冒頓乃為鳴鏑。而股戰，對穹廬音，廬，帳也。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于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見前，為曹公作書與孫權。涉同血於友于，張繡三國魏，祖為人初降曹操，既而之復之，操與戰兵。刺讀如恣。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史記：漢，吞舟魚，刑寬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輅所乘之車也。建節，奉疆場音亦

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視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甯不衰哉。夫以慕容超晉時南燕

主在位六年為劉裕所敗執送建康軍斬之之強。身送東市。姚泓多疑姚興長子與元帝即位劉裕伐之泓降裕送建康斬之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

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益。理至焦爛。況僞嬖

指後魏世宗宣武帝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會離家猜貳。方當繫頸贊邸。懸首藁街。街名在漢長安城內漢時諸夷來朝設邸于此

以居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

羣鴛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絃登陣。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史記趙悼襄王立廉

頗奔魏久之魏王不能用頗思復月于趙吳子之泣西河。呂氏春秋起治西河王謂西之魏代侯武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數行下人之情也。將軍獨無

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世本舜時西王母獻白環楛矢東來。見答東阿

書夜郎漢西南夷名滇池。湖名在今雲南省城南解辯音請職朝鮮昌海。謂滿昌海一名鹽澤今新羅羅布淳爾即是蹶角受化。唯北狄指魏也

野心。掘強即掘強也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洛汭。

水之隈曲處也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評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四

931348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6878B



G 31348